THE GODS OF PEGANA
TIME AND THE GODS



裴伽纳的诸神

LORD DUNSANY

[爱尔兰] 邓萨尼勋爵 / 著
管昕玥 冯心怡 / 译

译言出版
Yeeyan Publishing

版权信息

书名:裴伽纳的诸神

作者:[爱尔兰]邓萨尼勋爵

译者:管昕玥,冯心怡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序言

太初之前，「命数」同「机缘」在迷雾中掷骰[注]，以此来决定谁是游戏的掌控者。赢的一方大步穿过迷雾，走到「玛纳-尤德-苏夏」[注]面前，说：“现在，为我创造诸神吧。因为我是胜者，这场游戏将属于我。”谁是掷中胜者？穿过太初之前的迷雾，来到「玛纳-尤德-苏夏」面前的，是「命数」还是「机缘」？——无人知晓。

---

1. 掷骰（cast lots），又译为掣签、拈阄。这个词曾在《圣经·旧约》中出现过70余次，所掷物体却非常神秘，从未被提及，可能是棍子、扁平的石子（如硬币），或是骰子之类的东西。（编注）
2. 玛纳-尤德-苏夏（MANA-YOOD-SUSHAI），是邓萨尼虚构出来的创世神祇，平时祂在斯卡尔的鼓声中沉睡，一旦醒来，世界便会毁灭。玛纳原文为MANA，有魔力之意。（编注）

引言

当奥林匹斯山上有神明立足之前，或者说，在「安拉」尚未成为「安拉」之时，「玛纳-尤德-苏夏」就曾经劳作并休憩。

裴伽纳之上有「蒙」、「斯什」、「基布」，以及所有次代神明的创造者「玛纳-尤德-苏夏」。除此之外，我们还信奉「若恩」和「斯利德」。

自古相传，世间万物都是次代神明劳作的产物，只有「玛纳-尤德-苏夏」除外。祂创造了诸神，自此以后便开始休憩。

人们不可对「玛纳-尤德-苏夏」祈祷，只可对祂所创造的诸神祈祷。

然而，「玛纳-尤德-苏夏」将在终结之时忘了要休憩，祂会创造出新的神明与其他世界，并摧毁之前所创的诸神。

诸神与诸世界便将烟消云散，唯余「玛纳-尤德-苏夏」独存天地之间。

裴伽纳的诸神

鼓手斯卡尔

「玛纳-尤德-苏夏」造出诸神和「斯卡尔」之时，「斯卡尔」造了一面鼓。他打起鼓来，仿佛要永生永世击打下去。「玛纳-尤德-苏夏」创造了诸神，已然疲倦不堪，又听见「斯卡尔」的鼓声，只觉昏昏欲睡，终于陷入沉眠。

诸神见「玛纳」休息了，全都安静下来。除却「斯卡尔」的鼓点，裴伽纳再无半点声息。「斯卡尔」坐在「玛纳-尤德-苏夏」双足之前的迷雾中，凌于裴伽纳的诸神之上，敲击着他的鼓。有人说，诸世界与恒星不过是「斯卡尔」鼓点的回声；另一些人则说，它们是「玛纳-尤德-苏夏」因「斯卡尔」的鼓点而产生的梦境，就如同被歌声搅扰了睡眠的人会做梦一样。但是无人知晓答案——有谁听到过「玛纳-尤德-苏夏」的声音呢？又有谁见过祂的鼓手呢？

因为诸神的目标尚未实现，「斯卡尔」一直敲着他的鼓，不分寒暑，无关晨昏。有时，他的胳膊没了力气，可「斯卡尔」仍继续击鼓，让诸神可以做他们的工作，让诸世界可以继续运转。因为要是他暂停一瞬，「玛纳-尤德-苏夏」就会苏醒，诸世界与诸神将不复存在。

然而，当「斯卡尔」的手臂最终停止击鼓，如山洞中响起惊雷一般，寂静将会令裴伽纳为之震惊，「玛纳-尤德-苏夏」也将停止休憩。

那时，「斯卡尔」将负起他的鼓，走向诸世界之外的虚无；因为那就是终结，而「斯卡尔」的工作已经结束。

在那儿，或许会崛起另一位神明，「斯卡尔」或许会侍奉祂；又或许「斯卡尔」会将就此逝去。但是对他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做完了「斯卡尔」的工作。

创世纪

「玛纳-尤德-苏夏」造出众神之时，除却诸神，别无他物。诸神坐在时间的中央，因为在他们之前与之后的时间等长，这时间无始亦无终。注

裴伽纳没有热、没有光，除却「斯卡尔」的鼓点，也并无声响；裴伽纳更是一切的中心，它的上即是下，前即是后。

然后，诸神造了各自的徽印，用手势交流，唯恐惊扰了裴伽纳的寂静。诸神用手互相示意：“「玛纳」休憩之时，让我们创造世界自娱。让我们创造世界、生死、天空的颜色，只要不打破裴伽纳的寂静就好。”

于是，诸神皆抬手，结出各自的徽印，创造了诸世界与恒星，点亮了天穹中的星宫。

然后，众神说：“让我们造一探寻者，令他求索众神创世的原因，却永远找不到答案。”

于是，诸神都抬起手，结出各自的徽印，创造了闪耀者。他拖曳着明亮的尾迹在诸世界的尽头之间探寻，历经百年方得折返。

人啊，当你看见彗星，应当知晓在你之外另有一探寻者，亦从未找到答案。

然后，依然用手势，众神说道：“要有一个守望者去观察。”

于是他们创造了月亮，使他的脸因山峦皱缩，为千谷残破。他用苍白的眼观察着次代神明们的游戏，在「玛纳-尤德-苏夏」休憩的时候一直守望着；守望、凝视着一切，并保持沉默。

然后，诸神说：“让我们创造一个休憩者。一个在这变动不居中的恒常之物。他不像彗星般寻寻觅觅，也不像世界般行行役役；「玛纳」休息时，他也一同停驻。”

于是，他们创造了万世不易之星，将他安放于北方。

人啊，当你看见北极星，当知他与「玛纳-尤德-苏夏」一同休憩，亦可知宇宙之中，仍有凝驻之地。

最后，众神说：“我们创造了世界和恒星，创造了探寻者和守望者，现在，让我们创造思考者吧。”

于是，诸神抬手结印，创造了地球，让他去思考。

地球便诞生了。

---

1. 这里的时间可能是个抽象名词。后文又将时间描述为诸神的猎犬和诸神的仆人。（编注）

诸神的游戏

诸神的第一轮游戏之后，已经过了一百万年。「玛纳-尤德-苏夏」仍在休憩，此刻仍在时间的中央，诸神仍在以万千世界为戏。月亮在观察，闪耀者在探寻，又一遍遍折返回探寻之中。

「基布」对诸神的第一轮游戏心生厌倦。于是他在裴伽纳抬起手来，结出基布之徽印。地球上便布满了兽类，供「基布」戏玩。

「基布」便开始以百兽为戏。

其他的神明用手互相示意：“「基布」做了什么？”

他们对「基布」说：“地球上那些东西是何物？它们移动，却不像诸世界般旋转；它们像月亮般观察，却不发光？”

「基布」说：“此乃生命。”

诸神却彼此说：“既然「基布」造了兽类，他终有一天会造出人类，而这将危及诸神的秘密。”

「蒙」对「基布」的创造感到嫉妒，便把死亡降到百兽头上，却无法令它们灭绝。

诸神的第二轮游戏过去了一百万年，此刻仍在时间的中央。

「基布」对第二轮游戏感到厌倦了，便在万物之中抬手，结出基布之印，创造了人类：他从兽类中造了人，地球上便布满了人类。

这让诸神极度担忧诸神的秘密。他们在人类与其愚昧之间置了一扇纱障，让人难于理解它。「蒙」也开始忙于带走人的生命。

但是，当其他神明看到「基布」在玩他的新游戏，他们也来玩起这游戏。他们会一直玩下去，直到「玛纳」醒来斥责他们：“尔等作甚，竟以世界、恒星、人类、生死为戏？”在「玛纳-尤德-苏夏」的大笑中，他们将为自己的玩乐而羞惭。

「基布」率先打破了裴伽纳的寂静，像人类一样开口说话。

所有其他神明都对「基布」感到愤怒，因为他开口说话了。

裴伽纳之中，诸世界之上，自此之后便再无寂静。

诸神之歌

诸神的歌声传了过来，他们唱着诸神之歌："我们是神；我们是「玛纳-尤德-苏夏」的小游戏，玩乐之后，祂已把我们忘记。

"「玛纳-尤德-苏夏」创造了我们，我们创造了诸世界与恒星。

"我们以世界、恒星、生死为戏，直至「玛纳」苏醒，斥责我们：'尔等作甚，竟以世界与恒星为戏？'

"世界与恒星的存在多么重要，然而「玛纳-尤德-苏夏」的笑声将摧毁这一切。

"当祂最终从休憩中苏醒，嘲笑我们以世界与恒星自娱，我们将立即把它们弃置身后，诸世界便不复存在。"

基布的话

（诸世界生命的缔造者）

「基布」说：“我是「基布」。我不是别人，正是「基布」。”

「基布」就是「基布」。「基布」是他不是别人。请相信！「基布」说：“早先的时候，的确非常早的时候——只有「玛纳-尤德-苏夏」。「玛纳-尤德-苏夏」在诸神出现之前就存在，也将在他们消逝之后继续存在。”

「基布」说：“诸神消逝之后，诸世界将不复存在，无论世界是大是小，结局都是一样。”

「基布」说：“「玛纳-尤德-苏夏」将孤身一人。”

既已书写在册，就相信它！难道它没有被写下来？难道你比「基布」更伟大？「基布」就是「基布」。

关于斯什

（时之摧毁者）

时间是「斯什」的猎犬。

「斯什」出行时，时光遵照「斯什」的命令，跑在他的前面。注

「斯什」从不后退，也从不停留；对曾经知晓的事物，他从不怜悯，也从不回顾。

「斯什」的身前是「基布」，身后是「蒙」。

在「斯什」面前，一切都欣欣向荣，而在他的背后，万物凋零残破。

「斯什」一路前行，从不停留。

曾经，诸神像人类一样在地球上行走，像人类一样开口说话。他们曾经待过的地方是沃纳斯-玛怀。而今他们已不在那儿漫步了。

沃纳斯-玛怀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园。

「基布」是仁慈的，「蒙」没有对它抬起手来，「斯什」也没有派他的时光去攻击它。

沃纳斯-玛怀坐落在一座山谷之中，朝向南方。「斯什」年轻的时候曾在山坡上的花丛中休憩。

从那儿，「斯什」走入世界，毁灭都市，驱使他的时光攻击万物，用锈迹和灰尘摧折它们。

时间，那「斯什」的猎犬，吞噬万物。「斯什」让藤蔓攀爬，让野草丛生，灰尘从他手中落下，覆满庄严堂皇之物。他让时光攻击一切，只放过他和时间年轻时休憩过的山谷。

在那里他勒住他的老猎犬时间，在花园边「蒙」收住他的脚步。

沃纳斯-玛怀依然朝向南方，依然是花园中最美的一个，花儿依然长在山坡上，就像诸神年轻时一样；甚至连蝴蝶也依然生活在沃纳斯-玛怀。因为尽管诸神对其他事物从不怜悯，但对自己最初的记忆，他们还是心怀仁慈。

沃纳斯-玛怀仍然朝向南方；但如果你能找到它，那你比诸神都要幸运，因为他们而今已不在沃纳斯-玛怀漫步了。

有一次，一个先知以为他隔着群山看见了它，看见了那无比美丽的盛放着鲜花的庭院。但「斯什」站了起来，遥遥指向他，并放猎犬去追他。从那以后，猎犬就一直追逐着他。

时间是诸神的猎犬；但是故老相传，他终有一日会转头扑向他的主人，试图噬灭诸神。他独独不会攻击「玛纳-尤德-苏夏」——诸神皆是祂的梦境，一场悠远的长梦。

---

1. 此处的时光（hours）为时间（Time）的另一个表述。可能和英语中Time is running out的习语有关。在《时间与诸神》中，hours又有钟点的意象。——编注

斯利德的话

（他的灵魂居于海边）

「斯利德」说：“不要让人们对「玛纳-尤德-苏夏」祈祷，谁可以拿凡人的悲愁打扰祂？谁可以用地球上千家万户的哀伤触怒祂？

“也不要让人们对「玛纳-尤德-苏夏」献祭。因为，对祂这位诸神的创造者来说，祭品与祭坛能带来什么荣耀呢？

“向次代神明们祈祷吧，他们是行动在现在的神明；「玛纳」是行动在过去的神明——祂的工作已经完成，正在休憩。

“向次代神明们祈祷吧，祈望他们能够听到。然而，次代神明们又有什么仁慈可言呢？正是他们创造了死亡与痛苦。或者，难道他们会为你们勒住他们的老猎犬时间？

“「斯利德」不过是个次代神明。但「斯利德」就是「斯利德」——这已被写下，已被言说。

“因此，对「斯利德」祈祷吧！不要忘记「斯利德」，当你最为渴望死亡的时候，「斯利德」或许不会忘了把它赐给你。”

地球上的人类说：“地球上回荡着一段旋律，仿佛有一万条溪流在一齐唱歌，为了被它们抛弃在山间的家园歌唱。”

「斯利德」说：“我是流水之主，泡沫翻腾的急流与静水都归我管辖。我掌管着全世界的水以及所有积聚在山间的长溪；但「斯利德」的灵魂在海洋中。地球上所有的流水都奔向那儿，所有河流都终结于海洋。”

「斯利德」说：“「斯利德」的手玩弄瀑布，「斯利德」的脚迈下河谷，「斯利德」的眼从平原的湖泊中向外张望；但「斯利德」的灵魂在海水之中。”

「斯利德」在人类的城市里备受崇敬。森林间、平原上，条条水径多么美丽；他在山中舞蹈，那儿高高的溪谷多么怡人。但「斯利德」不会被堤岸束缚——只要「斯利德」的灵魂在海水之中。

在那儿，「斯利德」可以在阳光下休息，向着他上方的诸神尽情微笑。相较于那些统领世界、掌管生死的神明，他要开心得多。

在那儿，他可以闲坐微笑，或攀上船只，或是心满意足地绕着岛屿发出呜咽与叹息之声——他是个吝啬的财主，拥有的宝石与珍珠比任何传说里提到的都要多。

在那儿，当「斯利德」欣喜若狂的时候，他可以举起他巨大的手臂，或是甩动他有力的头颅，拖着蜿蜒数英寻的长发，为失事船只放声高唱狂暴的挽歌。他用他全部的存在去感受「斯利德」摧毁性的力量，摇撼海水。于是，海洋像是临战前夜的勇猛军团，狂热地为它们的领袖欢呼，在风的吹袭下积聚力量，一同咆哮着，追随着，歌唱着，摧毁着，去征服万事万物——这全都是遵照「斯利德」，这位灵魂居于海中的神明的命令。

鉴于神明情绪万千，当「斯利德」的灵魂安闲的时候，海上风平浪静；同样，如果海上卷起风暴，说明「斯利德」的灵魂正遭烦忧。因为「斯利德」坐在裴伽纳的高处，所以他的身影能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无论水在哪儿流动，无论水在哪儿静息，那里都有「斯利德」在沿着河谷漫步——但「斯利德」的声音与呼唤来自大海。不管是谁听到了呼唤，都必须追随于他，把所有稳定的事物抛在身后；在「斯利德」的喜怒哀乐之中，他必须永远陪伴着「斯利德」，直到抵达海中方得安歇。

前方是「斯利德」的呼唤，背后是家乡的群山，十万之众奔赴大海。以神明哀哭他子民的悲声，「斯利德」为他们的骨骸哀悼。即便是内陆的溪流听到了「斯利德」遥远的呼喊，全都会抛却草地和树木，奔向「斯利德」汇聚之所。它们为「斯利德」喜悦之事而喜悦，一路唱着「斯利德」之歌，就像当最终的时刻来临，所有人类的生命也将这般将汇聚于「玛纳-尤德-苏夏」足下。

蒙的事迹

（裴伽纳与世界边缘之间一切死亡的主宰）

「蒙」一路前行，横跨地球，进出城市，穿越平原。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了一个人。「蒙」说：“我是「蒙」！”那人深感畏惧。

「蒙」说：“过去的四千万年是否让你难以忍受？”

「蒙」又说：“将要来到的四千万年不会更难忍受！”

然后，「蒙」对他结出蒙之徽印。从此人类的生命不再被桎梏于四肢之中。

箭矢坠地之处就有「蒙」存在。他亦存在于人类的房舍与都市之中。每时每刻，「蒙」无处不在。但他最喜欢的是在黑暗与寂静中行走：当暗夜与黎明在裴伽纳与诸世界之间的大路上相逢前片刻，沿着风止息时河畔的迷雾行走。

有时，「蒙」走进穷人的茅屋；「蒙」也会在帝王面前深深鞠躬。然后，穷人与帝王的生命都飘散到世界上。

「蒙」说：“「基布」赐予每个人道路，让他们在地球上行走。每条路上都有许多转角，在某一个转角背后就坐着「蒙」。”

有一天，一人走在「基布」赐予他的道路上，突然遇见了「蒙」。「蒙」说：“我是「蒙」！”那人喊道：“啊，我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是因为如果我走其他任何路，都不会碰到「蒙」。”

「蒙」说：“如果你能走其他的路，《万物纲纪》就是另外的样子，神明也不再是这些神明了。当「玛纳-尤德-苏夏」忘记休憩，再次创造新的神明之时，或许他们会使你重临世间；那时，你或许可以选择别的路，且不会遇见「蒙」了。”

然后，「蒙」结出了蒙之徽印。那人的生命带着昨日的悔恨、过往的哀愁和被遗忘之事流逝而去——去往只有「蒙」才知道的地方。

「蒙」向前走去，肩负分离生命与血肉之躯的任务。「蒙」遇到一个人，看到「蒙」的阴影令他悲痛欲绝。而「蒙」说：“在蒙之徽记面前，你的生命将飘离此地，你的哀愁也将在生命断绝时消失。”但那人呼喊

道：“噢，「蒙」！请稍停片刻，不要现在就对我结出蒙之徽记，因为我在尘世上还有家人。尽管悲伤会因蒙之徽记离开我，却会伴随他们。”

「蒙」说：“对神来说，每一刻都是现在。在「斯什」抛掷掉诸多年月之前，你的家人对你的悲伤就会像你的悲伤一样消逝。”于是，那人看见「蒙」在他眼前结出了蒙之徽记，而这就是他所见到的最后一件事了。

祭司之歌

这是祭司之歌。

这首歌属于蒙之祭司。

这是祭司之歌。

蒙之祭司整日都对着「蒙」大声呼喊，而「蒙」却还是听不到。那么，众生的祈祷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不如把礼物献给祭司，把礼物献给蒙之祭司。

这样，他们会以更大的声音对「蒙」呼喊，比他们惯常的呼喊都要响亮。

这样，「蒙」或许就会听见了

「蒙」的阴影将不再落在众生的希望之上。

「蒙」的步履将不再使众生的梦境阴郁。

众人的生命将不再因「蒙」而消散。

把你的礼物献给祭司，把礼物献给蒙之祭司。

这是祭司之歌。

这首歌属于蒙之祭司。

这是祭司之歌。

林庞-通的话

（欢笑与吟游歌手之神）

「林庞-通」说："诸神之道奇哉怪也。花朵生长又凋谢；诸神这样做或许是很明智的。人类从婴孩长大，不久死去；这或许也是很明智的。

"但诸神却按照古怪的纲纪游戏。

"我将给世界送去玩笑与一丝欢乐。当死亡遥远如群山紫色的边缘，或当哀伤遥远如夏日晴天里的雨水，向「林庞-通」祈祷吧。但当你老了，或是在你死前，不要向「林庞-通」祈祷，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他所不理解的纲纪的一部分。

"出门去观赏星夜吧，「林庞-通」将和你一起舞蹈。他从诸神还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舞蹈，他是欢笑与吟游歌手之神。要不就给「林庞-通」献上一个玩笑。只是不要在忧伤时向「林庞-通」祈祷，因为他是这么说悲伤的：'诸神这么做或许是明智的。'可是他并不理解悲伤。"

「林庞-通」说："我不及诸神；因此，向次代神明们祈祷，不要向「林庞-通」。

"尽管如此，在裴伽纳与地球之间，还是飞舞着千万个祷告。它们用翅膀在死亡脸上扑打，却从未有一个止住了打击者的手，也没有一个停住了无情者的脚步。

"大声祈祷吧！或许在千万祈祷失败的地方，你的祈祷能够成功。

"「林庞-通」不及诸神，也不能理解他们。"

「林庞-通」说："为了避免人们看着一成不变的天空对这伟大的世界心生厌倦，我将在天空涂满我的图画。只要时日尚存，我将每日涂画两次。当一天从黎明之乡出现，我将涂上蓝色，好让人们看到，为之欢喜；当一天落入夜晚，我将再次在蓝色上涂画，免得人们伤悲。

"这微不足道，"「林庞-通」说，"对神来说，给世间的人类一些欢愉真是太微不足道了。"

「林庞-通」发誓，只要时日尚存，他的图画将永不重复。他以诸神永远无法违背的裴伽纳诸神之誓立下了这样的誓言。他把手放在每位神明的肩

上，凭着他们眼眸后的光芒许下誓约。

「林庞-通」诱取了溪流的旋律，窃走了森林的赞歌；风为了他在荒凉之地哭嚎，洋流为了他唱起它的挽歌。对「林庞-通」来说，在青草摇曳的声音中，在人类哀恸的声音中，在他们快乐的叫喊中，都有音乐存在。

在人迹未至的深山里，他用山雕出了他的管风琴。当风，他的仆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便在那儿演奏出「林庞-通」的旋律。然而，那起于夜间的歌声却如河水般流淌开来，蜿蜒穿过整个世界。世界各地的人群中一有人听见，便立即和着那直抵灵魂的音乐放声歌唱。

或者有时候，「林庞-通」在黄昏中漫步，人类听不到他的脚步，也看不到他的身影。「林庞-通」走出深山，来到音乐之城中，站在吟游歌手背后，在他们头顶上来回摆手。吟游歌手们便致力于他们的工作，乐音响起。欢乐与旋律充满了音乐之城，却没有人能看见站在吟游歌手背后的「林庞-通」。

而当吟游歌手们睡去，欢笑与旋律也沉寂之时，在那黑暗之中，「林庞-通」穿越黎明前的迷雾，返回到他的深山之中。

关于尤哈内斯-拉海

（小小梦境与幻想之神）

「尤哈内斯-拉海」是小小梦境与幻想之神。

他整夜都在把小小的梦境从裴伽纳散播到地球上，使地球上的人类心情愉快。

他把小小的梦境分发给穷人，也分发给国王。

为了在夜晚结束之前把梦境分发给所有人，他实在太忙了，以至于常常忘记谁是穷人，谁是国王。

要是有谁没得到「尤哈内斯-拉海」的小小梦境与睡眠，他就得整夜忍受裴伽纳的诸神最为嘲弄的笑声。

「尤哈内斯-拉海」整夜都在给城市送去安宁，直到破晓，他才离去。此时，诸神又开始以人类为戏了。

到底是「尤哈内斯-拉海」的梦与幻想为假，白日之事为真，还是白日之事为假，「尤哈内斯-拉海」的梦与幻想为真？除了「玛纳-尤德-苏夏」，无人知晓，可祂却从不言说。

前行之神若恩与一千家神

「若恩」说：“有运动之神，也有静止之神，而我是前行之神。”

因为「若恩」，世界永不止息。诸世界、卫星和彗星都被若恩的精神激励着，他说：“前进！前进！前进！”

早在万物之初，裴伽纳还没有光的时候，「若恩」就和诸世界相遇了。「若恩」在空无之中对着它们舞蹈，从那时起，它们便从未止息。「若恩」还把所有的溪水送到海洋，给「斯利德」的灵魂送去道道河流。

「若恩」对众水结出若恩之徽印，瞧！它们离开了山川；若恩对北风耳语，于是他也不再停驻。

夜里，人们的屋外曾传来「若恩」的脚步声。从那时起，他们就不知舒适与安稳为何物。他们的面前展开了周游全世界的旅程，路途迢迢；在他们的家与坟墓之间，永无停歇——这全都是遵照若恩的命令。

群山无法拘束「若恩」的脚步，众海也不能给他设下界限。

无论「若恩」想去哪儿，他的人民都会前往，诸世界、溪流、风也是一样。

夜里，我听到「若恩」的低语：“南方有香料之岛。”「若恩」的声音传达着：“出发吧。”

「若恩」说：“家神有一千个，他们坐在灶前，照看炉火——而「若恩」只有一个。”

夕阳西下，在无人听见之时，「若恩」低声说：“「玛纳-尤德-苏夏」有何作为？”「若恩」不是那种你可以在灶前礼拜的神明，他也不会庇佑你的家。

向「若恩」献上你的辛劳与速度，以去往南方的营火之烟为香，以前行之声为歌，他的神殿比最远的山还要远，坐落在东方以东他的土地上。

亚里那黑斯，亚里那黑斯，亚里那黑斯，意思是远方——这些字以金色的字符刻在「若恩」之殿大门的拱券上。「若恩」的神殿朝向东方，坐落在海边。「若恩」的雕像是一个巨大的号手，他的号角指向远隔重洋的东方。

无论谁听到了「若恩」的声音，那在夜里响起的「若恩」的声音，他就会立刻背弃坐在炉灶边的家神。以下这些都是家神：「皮祖」，他抚摸猫咪；「霍比斯」，他让狗平静；「哈巴尼亚」，发光余烬之主；小「祖比博」，灰尘之主；「老格利鲍」，坐在火焰的中心，把木柴变成灰烬——他们全是家神，居于裴伽纳之外；他们之中没有谁及得上「若恩」。

还有「基洛洛古」，炊烟之主。他从炉灶中收取炊烟，把它送上青天，如果它能到达裴伽纳，裴伽纳的诸神就会对彼此说："「基洛洛古」在地球上做「基洛洛古」的工作了。"那么，他就心满意足了。

所有这些神都非常微小，甚至比不上人类，但炉灶边有了他们却会顺心许多。人类常常对「基洛洛古」祈祷："当您把炊烟送上裴伽纳的时候，请把我们的祈祷送上裴伽纳吧，诸神或许就能听见。"听到人们向他祈祷，「基洛洛古」很高兴，就把自己拉得细细长长的，成了一道灰影。他的手臂举过头顶，把他的仆从炊烟送往裴伽纳，这样裴伽纳的诸神或许就会知道人们在祈祷了。

「贾比姆」是破烂之主。他坐在房子背后，为被丢掉的东西哀悼。他坐在那儿哀悼那些破烂，一直哀悼到世界终结，除非有人过来修补那些残破之物。有时候，他也会坐在河边，为那些浮在水面的被遗忘之物哀悼。

「贾比姆」是一个善良的神，只要有东西被丢掉，他就觉得心酸。

还有「垂布吉」，黄昏之主，影子就是他的孩子。他坐在远离「哈巴尼亚」的角落，默然不语。但是，等「哈巴尼亚」睡着了，等到「老格利鲍」已经眨了一百下眼睛，忘记了木柴和灰烬的区别，那时候，「垂布吉」就让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在墙上跳舞，可他们却从不惊扰寂静。

而当光明重临世间，黎明走出裴伽纳，从大道上舞蹈而下，「垂布吉」就缩回他的角落。他的孩子们围绕在他身边，就好象他们从来不曾在屋里跳舞一样。「哈巴尼亚」与「老格利鲍」的仆人们出现了，把他们从炉灶中唤醒。「皮祖」开始抚摸猫咪，「霍比斯」安抚狗，「基洛洛古」在天空中向裴伽纳舒展他的手臂，而「垂布吉」一动不动，他的孩子正在熟睡。

当黑夜来临，在「垂布吉」的时间里，「希什」从森林里爬了出来。他是寂静之主，他的孩子是蝙蝠。虽然他们违背了父亲的命令，不过他们的声音却极为低微。「希什」命老鼠以及所有在夜里窸窸窣窣的动物不得出声；他使得万籁俱寂。只有蟋蟀不服从他。但「希什」对它下了个咒语，让它在叫了一千次之后，它的声音就变得杳不可闻，化作寂静的一部分。

等到他寂灭了所有的声响，「希什」向着大地深深鞠躬；然后，「尤哈内

斯-拉海」便走进房舍，不发出一丝脚步声。

然而，远在「希什」来处的森林里，夜间的声音之主「沃霍」，从他的巢穴中苏醒了。他在森林中爬行，查看「希什」是不是真的离开了。

在某些沼泽里，「沃霍」提高嗓音大声呼喊，使整个夜晚都能听到：他，「沃霍」，正在森林中出行。狼、狐狸、猫头鹰，还有大大小小的野兽，都提高了嗓门，为「沃霍」欢呼。森林中便升起了各种各样的嚎叫。树叶也被摇动，发出簌簌的声音。

家神的叛乱

早在有记忆与传说以前，平原上诞生了三条大河。他们的母亲是三座灰色的高峰，父亲是风暴。他们的名字是「艾梅斯」、「扎内斯」、「塞加斯特里昂」。

「艾梅斯」给哞哞叫的牛群带来欢乐；「扎内斯」俯首为人类负起重轭，将木材从高高的森林里运到山下；「塞加斯特里昂」对牧羊少年唱着古老的歌谣，歌唱着他在幽寂的峡谷中度过的童年，歌唱着他是如何从山腰一跃而下，远赴平原去看世界，歌唱着终有一天，他将找到大海。他们是属于平原的河流，平原因他们而欢喜。但是老人们说，他们的父亲从祖先那儿听说，这三条河流的河神曾反叛世界的法则，从自己的流域泛滥而出。他们聚在一起，淹没城市，残杀人类。他们说："现在，我们玩起诸神的游戏，残杀人类为自己取乐。我们比裴伽纳的诸神更加伟大。"

于是，整个平原都被洪水淹没，水一直涨到山巅。

「艾梅斯」、「扎内斯」、「塞加斯特里昂」坐在山上，在他们听命反叛的的河流之上舒展双手。

但是人类的祈祷升到了裴伽纳，在诸神的耳旁哭泣："有三个家神屠杀我们给自己取乐，还说他们比裴伽纳的诸神更加强大。他们还拿人类来玩诸神的游戏。"

裴伽纳的诸神怒火滔天；但他们无法消灭三条河流的河神。因为他们身为家神，尽管低微，却也是不朽的神明。

家神们仍在他们的河流上伸展双手，手指肆意舒张。水涨啊涨，他们的洪流也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呼喊着："难道我们不是「艾梅斯」、「扎内斯」和「塞加斯特里昂」吗？"

于是「蒙」降临一片非洲的荒野，来到"干旱"乌博尔面前。乌博尔正坐在沙漠中的顽石上，贪婪地抓取着人类的骨头，喷吐着热气。

「蒙」立在他面前，他干燥的胸膛正翕张起伏。每当他的胸腔回缩，他灼热的喷吐就横扫干枯的枝干和骨头。

「蒙」说："「蒙」的朋友啊！请你去往「艾梅斯」、「扎内斯」和「塞加斯特里昂」，在他们面前咧嘴而笑，直到他们明白为何反叛裴伽纳的诸

神是不智之举。”

乌博尔答道：“我是「蒙」的鹰犬。”

于是，乌博尔来到洪水一侧的山上，蹲踞在此，隔着水面向叛乱的家神咧嘴而笑。

无论「艾梅斯」、「扎内斯」、「塞加斯特里昂」何时在他们的河流上伸展双手，都会看到乌博尔在他们面前咧嘴而笑。因为那笑容就像是灼热可憎之地的死亡，所以他们转身离开，不再于他们的河流上伸展双手，洪水便渐渐退去。

乌博尔咧嘴笑了三十天。然而，当水退回了河床，河神们溜回了他们的家园，乌博尔还坐在那儿，咧嘴而笑。

于是，「艾梅斯」试图将自己藏在岩石背后的一个大池塘里，「扎内斯」钻进一片树林中央，「塞加斯特里昂」躺在沙子上喘气——而乌博尔还坐在那儿，咧嘴而笑。

「艾梅斯」变得瘦弱了，被人们所遗忘，因此平原上的人会说：“这儿曾经有条「艾梅斯」河。”「扎内斯」也几乎没了引着河流入海的力气。「塞加斯特里昂」躺在那儿喘气的时候，有一个人从他的水流上跨过。「塞加斯特里昂」说：“连人类的脚都跨过了我的脖子，亏我曾经还想要比裴伽纳的诸神更加伟大。”

于是，裴伽纳的诸神说：“这就够了。我们是裴伽纳的诸神，没有谁能与我们比肩。”

「蒙」便将乌博尔送回了非洲他的荒野，让他继续在岩石上呼吸，烘烤沙漠，将关于非洲的记忆烙在那些得以全身而退之人的脑子里。

于是「艾梅斯」、「扎内斯」和「塞加斯特里昂」重又歌唱了起来，再度走过他们熟悉的地方，与游鱼和青蛙玩着生死的游戏，但他们再也不会尝试像裴伽纳的诸神一样，与人类玩这样的游戏了。

关于多洛兹汉德

（他的眼睛注视着终结）

坐在众生的生活之上展望，「多洛兹汉德」看向未来之事。

「多洛兹汉德」是命运之神。「多洛兹汉德」的双眼看向谁，谁便走向那万物化为乌有的终结；他化作了「多洛兹汉德」弓上的箭，「多洛兹汉德」将它射向一面他看不到的标靶——那便是「多洛兹汉德」的目标。「多洛兹汉德」的双眼所视，超越了人类的思考，超越了所有其他诸神的眼界。

他已选择了他的仆从。他们在命运之神的驱使下向他向往的方向前行，既不知道去往何方，也不知道原因，只是感觉到身后他的鞭策，或是听到前方他的呼唤。

有件事「多洛兹汉德」乐见其成，因此，他让人类不断努力。诸世界之上无人停止，也无人暂作休憩。但裴伽纳的诸神互相说道："「多洛兹汉德」不得不做的事是什么呢？"

「多洛兹汉德」不仅照管人类的命运，他的意旨甚至也把裴伽纳的诸神考虑在内。这已被书写，已被言说。

裴伽纳所有的神明都心怀担忧，因为他们曾见过视界超越诸神的「多洛兹汉德」双目之中的一个眼神。

诸世界存在的原因及目的，便是让生命在诸世界上繁衍，而生命则是「多洛兹汉德」用以达到他最终目标的工具。

因此，诸世界继续运行，河流奔腾到海，生命在所有世界上出现又消逝，裴伽纳的诸神做着神明的工作——这些全都是为了「多洛兹汉德」。但等到「多洛兹汉德」实现了他的目的，世界上就不再需要有生命存在，次代神明们也不需要玩游戏了。然后，「基布」就会踮着脚尖轻轻穿过裴伽纳，抵达裴伽纳的最高处，「玛纳-尤德-苏夏」休憩之地，虔敬地触碰他那创造了诸神的手，说："「玛纳-尤德-苏夏」，您已经休息了很久了。"

「玛纳-尤德-苏夏」会说："并没有那么久；因为我只休息了神明的五十世，而一世不过相当于你们创造的世界中凡人的一千万年而已。"

然后，当诸神发觉玛纳知晓诸神在他休憩之时创造了万千世界，他们会感到害怕。他们会说：“并非如此，诸世界是自己出现的。”

就像人们对待烦心事那样，「玛纳-尤德-苏夏」将轻轻挥手——那创造了诸神的手——诸神就烟消云散了。

那时北方会有三个月亮，踞于北极星之上。那三个月亮不会盈亏，只是望向北方。

或者彗星将停止探寻，静立不动。他不再在诸世界之间巡游，只是停驻，就像人在搜寻结束之后开始休息。那时，「玛纳-尤德-苏夏」，那更伟大的存在，那古老的时光中的休憩者，将停止休息，因为此乃终结。

然后，时间将不再是时间。过往消逝的日子将从世界边缘之外重临世间，我们这些曾为之哭泣的人或将重见旧日时光，就像多年的游子返回家乡，忽遇铭记心中的珍爱之物。

因为玛纳已经休息了太久太久，所以无人知晓他是个严酷的神明还是个仁慈的神明。他或许会心存仁慈，那么这些事情就将如是发生。

荒野中的眼睛

博德拉罕这座城市是商队的最后一站，城市外有七个沙漠。无人能走出城市。在第一个沙漠中，可以见到强壮的旅者走出博德拉罕留下的足迹，也能看到一些返回的足迹。而在第二个沙漠里，只余出发的足迹，无人返回。

第三个沙漠则从未被人涉足。

第四个沙漠充满沙粒，第五个沙漠里全是尘埃，第六个是砾石之沙漠，第七个则是万漠之漠。

在博德拉罕外最遥远的那个沙漠中央，万漠之漠的中心，立着一尊雕像。那雕像是先人从荒山上劈砍出来的，所雕之人名为拉诺拉达——荒野中的眼睛。

环绕着拉诺拉达的底座，刻着一些神秘的字母，它们比溪流的河床还要阔大。那些词句是这样说的：

致觉晓之神。

既然从第二个沙漠往外，全无人迹，博德拉罕之外的七个沙漠内亦无水源。因此，没人能到那儿从荒山上劈砍出雕像，拉诺拉达乃是出于诸神之手。在博德拉罕，那商队止步之处，那赶骆驼的人休息之地，人们叙说着诸神曾在沙漠上挥了一整夜锤子，从荒山上劈凿出拉诺拉达。他们还说，拉诺拉达是照着那位叫做「霍德拉宰」的神明雕刻的。「霍德拉宰」发现了「玛纳-尤德-苏夏」的秘密，知晓了创造诸神的缘由。

他们说，「霍德拉宰」独自站在斐伽纳，不与任何神明交谈，因为他知晓了那件对诸神隐瞒的事情。

因此，诸神在荒僻之地造了他的雕像，把他雕作一名沉默的思考者——荒野中的眼睛。

他们说「霍德拉宰」听到了「玛纳-尤德-苏夏」的自言自语，参悟了它的意义，便觉晓了；他本是欢笑之神，无尽喜悦之神，而自他觉晓之时起，他便成了一位忧郁的神明，正如他的雕像一般，注视着无人涉足过的荒漠。

但是在夜里，当骆驼休息的时候，那些赶骆驼的人坐在博德拉罕的市集，听老人们说故事。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说：

“如果「霍德拉宰」真是如此睿智却伤悲，让我们痛饮美酒，把智慧驱赶到博德拉罕之外的荒漠中吧！”所以这座商队旅程尽头的城市里，竟夜享筵，欢笑不绝。

这就是当商队从博德拉罕归来时，赶骆驼的人所讲述的。但是谁会相信赶骆驼的人在如此遥远的城市里，从老头子口中听来的故事呢？

关于既不是神明也不是野兽的东西

因为看到城市中没有智慧，智慧中也没有幸福，也因为先知亚丁自出生起，就被诸神定下了他的使命——寻求智慧，所以，他跟着商队来到了博德拉罕。夜里，当白日之风退回沙漠，留下静息的商队，在棕榈树中叹息它最后的告别之时，他在骆驼休息之处随风送出他的祈祷，让它飘到沙漠中，呼唤「霍德拉宰」。

他的祈祷随风而下，呼唤着："为何诸神不朽？为何诸神以人类为戏？为何「斯卡尔」不停止击鼓？为何「玛纳」不停止休息？"来自七个沙漠的回声答道："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暮色中，拉诺拉达的巨大身影在七个沙漠中若隐若现。而远在七个沙漠之外的荒野里，黄昏时分，他的祈祷被听见了。自沙漠边缘，从祈祷传去的那个方向飞来了三只火烈鸟。每挥一下翅膀，它们就说："往南方去，往南方去。"

当它们飞越先知的时候，它们看起来那么自由，让人备感清凉，而沙漠则极其灼热，令人目眩，因此他向着它们展开了双臂。那时，飞翔显得令人愉悦，追随在白色巨翼后面好像也十分惬意，于是他就跟着那三只火烈鸟升到了沙漠上方凉爽的空气中。它们的声音在他前面呼喊："往南方去，往南方去。"而他身下的沙漠则嘟囔着："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有时，大地向他们伸出座座山峰，有时，大地急落而下，化作道道深谷。当他们飞过蓝色的河水，河流对他们唱歌；与世隔绝的的果园里传来微渺的清风之歌；远处，大海为那些早已被遗弃的岛屿唱着雄壮的挽歌。然而，整个世界上似乎只剩下"去往南方"这一件事情。

仿佛在某处，南方在召唤他们去到她的所在，他们便去往南方。

但当先知看到他们已经离开了地球的边缘，而月亮远远悬在在他们北边，他意识到自己所追随的不是凡间的鸟儿，而是来自「霍德拉宰」的奇异信使。它们的巢就筑在裴伽纳诸神所在之山下方的溪谷里。

他们继续向南，穿越了所有世界，把它们抛在北方，直到南方只剩下阿拉塞斯、扎德瑞斯、海拉格里昂。在那儿，大因加兹似乎是唯一一点亮光，而约和敏多已经消失在视线之外了。

他们继续向南，直到他们从南方下面穿过，到达诸世界的边缘。

在那儿，没有南，没有东，也没有西，只有北和外两个方向：它的北方铺陈开万千世界，它的外面笼罩着宁静。世界边缘由诸神创世时剩下的大堆砾石构成。石头上坐着特洛古尔。特洛古尔既非神明亦非野兽，既不嚎叫也不呼吸，牠只是翻动着一本伟大的书。黑页，白页，黑页，白页，就这样永远交替，直至终结。

所有将会发生的事情全都在这本书里，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也是一样。

当牠翻到黑页，便是晚上；当它翻到白页，白日来临。

因为书里记载了诸神的存在——诸神便存在了。

同样，书里也有关于你我的记载，直到从某一页起，书中不再出现我们的名字。

在先知观察特洛古尔的时候，牠又翻过了一页——一张黑页。于是黑夜结束，白日照亮了诸世界。

在千万个国度里，特洛古尔有千万个名字。牠就是那坐在诸神身后之物，他们的书就是《万物纲纪》。

但是，当亚丁看到旧日时光被掩藏在那已被翻过的部分里，知晓那写着亡者之名的最后一页纸已经永远翻过去，埋在一千页以下，他便当面向特洛古尔祈祷，向特洛古尔这只知翻页、从未回应之物祈祷。面对特洛古尔，他祈祷道："请您翻回写着那亡者之名的最后一页吧，在那个遥远的叫做地球的地方，就会出现小小的一群人以特洛古尔之名祈祷。因为远方的确有一个叫做地球的地方，在那儿人们会向特洛古尔祈祷。"

特洛古尔，这只是翻页、从未回应祈祷之物开口了，牠的声音像是荒野在回声消弭的夜晚发出的低语："尽管南方的旋风能用爪子拽住已翻过的书页，但他也无法将它翻回。"

然后，就像书里所写的那样，亚丁发现自己躺在沙漠之中。有人给了他水，然后把他搬到骆驼上，送回了博德拉罕。

有人说，他只是在沙漠的岩石中游荡之时，口渴难耐，产生了梦幻。但是博德拉罕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某处确实坐着特洛古尔，牠既非神明亦非野兽，翻着书页。黑页，白页，黑页，白页，直到它翻到这些字：迈度伊扎恩。这些字的意思是"永久终结"，于是书、诸神和诸世界都将不复存在。

先知约纳斯

约纳斯是第一位教诲人类的先知。

这就是约纳斯，第一个先知的话：

裴伽纳之上有诸神存在。

一天晚上，我睡着了。在我睡梦中，裴伽纳变得触手可及，其中满是神明。

我看待身边的诸神就如看待寻常之物。

只是没有看到「玛纳-尤德-苏夏」。

就在那时候，在我睡梦中的那一刻，我觉晓了。

这既是我知识的终结与起始，也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一无所知。

你们在夜里去寻找黑暗明确的边界吧，或是去寻找彩虹诞生之处、他从山中跃出的地方，只是不要寻找诸神创世的原因。

诸神给将要到来之物的远端镀上光辉，因此对人类而言，它们看起来比现有之物更加美好。

对诸神而言，将要到来之物与现有之物毫无差别，在裴伽纳万物恒常。

尽管诸神并不仁慈，但是他们也并不残忍。他们摧毁过往之日，却给未来之日加上荣光。

人必须忍耐现在，而诸神赐给他无知作为抚慰。

不要求知。你的寻求会让你倦乏。你将筋疲力尽地归来，最终休憩于你的出发点上。

不要求知。即使是我，约纳斯，最老的先知，也受到积年智慧的负累，疲于求知，只知人类一无所知。

曾经，我寻求了解万事万物。现在，我只知道一件事，而且岁月马上就要把我席卷而去。

当约纳斯不再是约纳斯，那让我不断探寻的探寻之路上，必将留下更多人的脚步。

不要踏足于那条路。

不要求知。

这就是约纳斯的话。

先知亚格

当岁月带走了约纳斯，约纳斯死去，人类之中便没有了先知。

可人类依然求知。

因此，他们对亚格说：“作我们的先知吧，了解万事万物，并告诉我们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于是亚格说：“我无所不知。”人们就高兴了。

亚格说，一切起始于亚格的花园里，万物终结于亚格的目光中。

人们又忘了亚格。

一天，亚格看到「蒙」在群山之后结出蒙之徽印。亚格便不再成其为亚格了。

先知阿希热斯-霍特普

当亚格不再成其为亚格了，人们对阿希热斯-霍特普说：“作我们的先知吧，像亚格一样睿智。”

于是阿希热斯-霍特普说：“我像亚格一样睿智。”人们就十分开心。

阿希热斯-霍特普是这样说生死的：“这些是阿希热斯-霍特普掌管的事务。”人们便向他敬献礼物。

一天，阿希热斯-霍特普写道：“阿希热斯-霍特普无所不知，因为他曾和「蒙」交谈。”

于是「蒙」从他背后走来，结出了蒙之徽印，说：“那么，阿希热斯-霍特普，现在你是否无所不知呢？”阿希热斯-霍特普就归于逝去之物了。

先知卡波克

当阿希热斯-霍特普归于逝去之物，人类依然求知。他们对卡波克说：“像阿希热斯-霍特普一样睿智吧。”

于是，不论在卡波克自己眼中，或是在他人眼中，卡波克都变得睿智了。

卡波克说：“「蒙」是否对人结出蒙之徽印，取决于卡波克的建议。”

他对一人说：“你触犯了卡波克，因此「蒙」将对你结出蒙之徽印。”他又对另一人说：“你对卡波克敬献了礼物，因此「蒙」将不会对你结出蒙之徽印。”

一天晚上，卡波克正在享用人们献给他的礼物，他听到「蒙」的脚步声。那是「蒙」在夜里于卡波克家的花园中绕着他的房子踱步。

因为那夜非常安静，所以卡波克觉得「蒙」没有遵照他的建议，居然在夜里到他家的花园里绕着他的房子踱步，是件十分不详的事情。

由于夜深人静，脚步声非常响亮，所以无所不知的卡波克极为害怕。没人曾见过「蒙」的背后藏着什么，他也并不知晓。

然而，等到天亮了，光明照耀世间，「蒙」就不在花园里踱步了。卡波克忘记了他的恐惧，说：“可能只是一群牛在卡波克的花园里溜达吧。”

卡波克继续做他的工作，去了解万事万物，把它们教授给人们，并对「蒙」予以轻视。

但是那晚，「蒙」又在卡波克的花园里绕着他的房子踱步了。「蒙」站在窗前，就像一道立起来的影子，好让卡波克知道那的确是「蒙」。

一阵巨大的恐慌掐住了卡波克的喉咙，让他的嗓音变得粗砺；他叫道：“你是「蒙」！”

「蒙」轻轻地点了点头，继续于夜色中在卡波克的花园里绕着他的房子踱步。

卡波克躺在床上倾听，心中满是恐惧。

但是，等到第二天天亮了，光明照耀世间，「蒙」离开了卡波克的花园，

不再踱步。有那么一会，卡波克燃起了希望，却还是满心恐惧地盼望着第三个夜晚的来临。

等到第三个夜晚到来，蝙蝠回了家，风也沉寂，夜晚十分宁静。

卡波克躺在床上倾听着。对他来说，黑夜之翼飞动得太慢了。

但是，直到夜晚与白日在裴伽纳与诸世界之间的大道上相遇，「蒙」的脚步声才响起在卡波克的花园里，向着卡波克家的房门接近。

卡波克像逃避追踪的猎物一样逃出了房子，从「蒙」面前冲了过去。

「蒙」结出了蒙之徽印，指向终结。

于是，卡波克再也不受恐惧的困扰了。那恐惧和他一样，都成为完结之事了。

海边的云-伊拉拉身上发生的不幸，以及日暮之塔的建造

当卡波克和他的恐惧一同寂灭，人们开始寻找一个不畏惧「蒙」的先知，因为「蒙」总是对先知结出蒙之徽印。

最后他们找到了云-伊拉拉，他是个牧羊人，并不惧怕「蒙」。于是人们把他带到城里，这样他就能作他们的先知了。

云-伊拉拉建了一座塔。那塔面朝大海，正对着日落的方向。他把它唤作日暮之塔。

白日将尽之时，云-伊拉拉会登上塔尖，望向落日，发出对「蒙」的诅咒。他呼喊道："哦，「蒙」！就是你用手遮蔽太阳。人们痛恨你，又出于畏惧不得不膜拜你。这儿站着一个不怕你的人，他在对你说话。你这作刺客的谋杀之主、黑暗事物之主，可恶的、无情的家伙，想要对我结出蒙之徽印就来吧。不过，在我的嘴唇因为蒙之徽印而紧闭之前，我不会停止当面对「蒙」发出诅咒。"塔下面的街道上，人们惊奇地望着云-伊拉拉，那不畏惧「蒙」的人，并向他敬献礼物；只是夜幕降临之后，他们在家中重又敬畏地向「蒙」祈祷。而「蒙」说："人能诅咒神吗？"

云-伊拉拉就这样在他朝向大海的塔中喊出他对「蒙」的诅咒，「蒙」仍未靠近他。

「斯什」在世界各地抛掷时间。他荒弃曾经周到地侍奉他的时光，唤起更多停息在诸世界之外不灭的风沙，驱使它们攻击万物。因为「蒙」还是不碰云-伊拉拉，「斯什」便给他的鬓发添上霜雪，让他的塔上爬满藤蔓，令他的四肢疲软无力。

及至对于云-伊拉拉来说，「斯什」已经变成一个比「蒙」更加难以忍受的神明，他终于停止了在日暮时分从塔尖上向「蒙」发出诅咒。对「基布」的恩赐深感厌倦的那一日最终降临到云-伊拉拉身上。

那天，从日暮之塔上，云-伊拉拉这样对着「蒙」呼唤："哦，「蒙」！哦，最可爱的神！哦，「蒙」，最令人渴求的就是您！您的死之恩赐是人类的传承，它让人类能够安然沉眠，归于地球。「基布」所赐的只是折磨和烦恼；「斯什」攻击世界的每一个小时都在播种愧悔。「尤哈内斯-拉海」不再来临。我再也无法因「林庞-通」而开怀。当人为诸神所弃，他所

拥有的就只有「蒙」了。”

而「蒙」说：“人可以诅咒神吗？”

每天，云-伊拉拉都整夜整夜地大声呼喊：“啊，现在，为了众生哀泣的时刻，为了美丽的花环与泪水，为了潮湿黝黑的土壤。啊，为了青草下的沉眠——在那儿树木坚实的脚紧紧抓住世界；在那儿风不会吹过我的骨骸，雨水会带着暖意涓涓流下，却不夹带着风暴；在那儿，骨架在黑暗中安闲地化为碎片。”云-伊拉拉曾在他愚蠢而年轻的时候诅咒「蒙」，现在却这般祈祷着，可「蒙」却从未出现在他切盼的视野里。

在一堆骨骸上，云-伊拉拉依然躺在他曾经建造的那座塔废弃的塔基上，随风唤出刺耳的尖叫，吁求「蒙」的仁慈——如果真有那种东西的话。

诸神如何毁灭西底斯

上天降罚于西底斯之谷。瘟疫蔓延三年，三年之末发生了一场饥荒；更可怕的是，战争即将爆发。

在西底斯的每个角落，白天黑夜都有人死去。夜以继日地，在那供奉着除却一神的所有神明的神庙中（因为无人可对「玛纳-尤德-苏夏」祈祷），诸神的祭司们努力祈祷。

因为他们说："人可能会长久地听着小虫的嗡嗡声，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听见了。因此，诸神可能一开始听不到我们的祈祷，而在它们被经常重复以后才会听到。当你的祈祷长久地惊扰了寂静，有些神明或许会在漫步于裴伽纳的林中空地时遇到一个迷途的祷告。它急急颤动着，如同风暴中的蝴蝶扑闪着残破的翅膀。然后，如果诸神慈悲，他们或许会抚慰西底斯中的恐慌；否则暴躁的神明就会摧毁我们，我们也就不用再看到西底斯为瘟疫、饥荒和对战争的恐惧所苦了。"

然而，到了瘟疫蔓延的第四个年头，饥荒发生的第二年，战争仍然引而未发，所有西底斯人都聚集到那除却一神的万神庙门前。那神庙除了祭司无人可入，人们只能把礼物放在门口，而后离去。

人们在神庙门前呼喊："除却一神的万神庙的大先知啊，基布之祭司、斯什之祭司、蒙之祭司、多洛兹汉德神迹的讲述者、众人礼物的收取者、祈祷之主，你在除却一神的万神庙中做什么呢？"。

大先知阿布-林-哈迪斯答道："我在为所有人祈祷。"

但是人们说："除却一神的万神庙的大先知啊，基布之祭司、斯什之祭司、蒙之祭司、多洛兹汉德神迹的讲述者、众人礼物的收取者、祈祷之主，你和你这班祭司们已经祈祷了四年之久。与此同时，我们一边给你们敬献礼物，一边凋零死去。诸神在这残酷的四年里仍未听到你们的祈祷，因此，现在，当他们将雷霆驱赶到阿格里瑙山上的牧场时，你们必须去把西底斯人的祈祷带到他们面前。否则，神庙门前将不再有任何礼物。只有天上降下露水，你们才能以之果腹。"

"然后，你们将面对他们说：'哦，除却一神的所有神明，世界之主，日蚀之父，请收回西底斯的瘟疫吧，因为你们已经与西底斯人玩了许久诸神的游戏。如果你们能这么做，他们会感激不尽。'"

大先知极度恐惧地答道：“要是诸神震怒，毁灭西底斯怎么办？”众人回答：“那么，比起因瘟疫、饥荒和即将爆发的战争而死，我们还能死得快些。”

当晚，雷霆在阿格里瑙山上咆哮。那是西底斯境内的最高峰。人们把阿布-林-哈迪斯从神庙里带出来，送到阿格里瑙山。他们说是因为：“除却一神，所有的神明今夜全都会在山上漫步。”

阿布-林-哈迪斯颤抖着走向诸神。

次日早上，阿布-林-哈迪斯从阿格里瑙回到村庄，面色苍白，惊恐不已。他对人们说：“诸神的面容坚定严厉，他们的嘴闭得紧紧。诸神没有给人类任何希望。”

然后众人说：“你应该去找「玛纳-尤德-苏夏」，那无人可对他祈祷的神明：你应该去阿格里瑙找他；黎明之前，阿格里瑙会拔地而起，直插入寂静之中，在它的顶峰上，仿佛沉睡着万物，「玛纳-尤德-苏夏」也必然在那儿休憩。你走向他，说：‘你造出了些邪恶的神明，他们打击西底斯。’或许他已经忘记了他造的神明，或许他从未听说过西底斯。你已从诸神的雷霆下逃脱，必然也能逃离「玛纳-尤德-苏夏」的寂静。”

一天早晨，天空和湖泊都明净清澈，世界一片沉静，而阿格里玛瑙比世界更加沉静。迫于众人的催促，阿布-林-哈迪斯满心恐惧地攀上阿格里瑙的山坡。

整整一天，人们都看到他向上攀爬。夜里，他在山顶附近休息。到了第二天早晨，早起的人看到他处在一片寂静之中，如同蓝天上的一个小污点。他在山巅上向「玛纳-尤德-苏夏」伸出了双臂。转瞬间，他就不见了，从此，再也无人见过这胆敢打扰「玛纳-尤德-苏夏」的人。

现今，人们提到西底斯时，都传说那山谷中的人民被一个强有力的部落消灭了。他们因瘟疫变得虚弱。在那儿矗立着一座庙宇，供奉“除却一神的所有神明”，神庙中没有大祭司。

因邦如何成为阿拉德克除却一神的所有神明的大先知

因邦将要成为阿拉德克的大先知，侍奉除却一神的所有神明。

全世界的大先知从阿德拉、若德拉，以及更远的地方前来，聚集到阿拉德克除却一神的万神庙中。

然后，他们要告诉因邦那书写在夜之殿穹窿最高处的万物奥秘。那字迹模糊不清，且是以一种未知的语言写就的。

午夜，在日落与日出之间，他们引领因邦进入了夜之殿，一起对他吟唱："因邦，因邦，因邦，看看那穹顶，那儿写着万物的奥秘。字迹很模糊，语言也无人懂得。"

因邦抬头看去，但是夜之殿中的黑暗太过深重。因邦不及那些从阿德拉、若德拉，以及更远的地方前来的大先知，他在夜之殿中一无所见。

然后，大先知们唤道："因邦，汝何所见？"

因邦说："我无所见。"

大先知们又唤道："因邦，汝何所知？"

因邦说："我无所知。"

那位侍奉除却一神的所有神明的大先知长老，也是世上的第一位先知便说道："哦，因邦！我们都曾在夜之殿仰望，寻求万物的奥秘。而它永远这般黑暗，字迹又模糊不清，语言也无人懂得。现在，你已掌握了大先知们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了。"

因邦答道："我掌握了。"

就这样，因邦成了阿拉德克的大先知，侍奉除却一神的所有神明，为所有人祈祷。人们并不知道夜之殿中一片漆黑，不知道那奥秘是以无人懂得的语言写就，字迹也模糊不清。

以下是因邦写在书里的话，所有人都能读到它：

“在第九百个月的第二十夜，当夜晚降临山谷，我像往常一样，在神庙中为每个神明举行属于他的神秘仪式，唯恐某个神明在夜间发怒，将我们摧毁于睡梦中。

“我刚念出某串密语的最后一个字眼，就因疲倦在神庙中睡着了，头倚在了「多洛兹汉德」的祭坛上。当我睡着的时候，在寂静之中，「多洛兹汉德」打扮成人类的样子走入神庙。他碰了碰我的肩膀，我就醒了过来。

“尽管他扮成了凡人的模样，然而当我看到他那闪耀着蓝色光芒的眼睛照亮了整个神庙，我便知道他是一位神明。「多洛兹汉德」说：‘「多洛兹汉德」的先知啊，来看看人类可以知晓之事。’他向我展现了「斯什」之路，那路远远地延伸到未来。然后他令我起身，跟随他所指引的方向。他给我下令的时候未发一言，而是通过眼神发号施令。

“因此，在第九百个月的第二十夜，我同「多洛兹汉德」一道走在「斯什」之路上，顺时而下，走向未来。

“路的两旁，一直有人类在自相残杀。因相互杀戮而死的人，多于任何一种神明降罚所消灭的。

“城市崛起，房屋又化为尘埃。沙漠再度回归，覆上所有曾打扰它休息的事物之最后残余，将它们埋藏起来。

“人类仍在自相残杀。

“最终，我抵达了这样一个时代，人类不再靠兽类负轭，而是为自己制造了钢铁的兽群。

“在那之后，人用雾气来屠杀人类。

“然后，因为他们所造的杀业已经超出了杀戮的欲望，所以杀戮者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人类不再自相残杀了。

“城市扩增，打倒了沙漠，攻陷了它的宁静。

“突然，我看到那终结近了。因为在裴伽纳之上，那唯一的神明厌倦了休息，出现了一阵动静；因为我看到，时间这只猎犬蹲伏而下，准备一跃而起，他的眼睛紧盯着诸神的喉咙，逐一扫视；因为「斯卡尔」的鼓声忽而微渺。

“如果神明也会害怕，「多洛兹汉德」脸上流露出的表情似乎正是恐惧。他抓住我的手，领着我溯时而上，不让我看到终结。

“于是，我看到城市再次从尘埃中崛起，又在其诞生之处崩塌于沙漠之中；我再度沉眠于除却一神的万神庙中，头倚着「多洛兹汉德」的祭坛。

“然后神庙中再度亮了起来，不过不是被「多洛兹汉德」眼中的光芒照亮。只是因为黎明从东方而来，把天空变成了蓝色，晨光透过神庙的拱门照射进来。我便醒来，为了除却一神的万神举行早晨的仪式，唯恐某个神明在白日里发怒，夺走太阳。

“我还知道，因为我曾经距终结如此之近，仍没能看到它，所以无人能目睹终结或了解诸神的命运。它已被诸神隐藏。”

因邦如何遇见佐德拉克

诸神的先知躺在河边休息，看河水奔流而去。

躺在那儿的时候，他思考着《万物纲纪》以及所有神明的工作。当诸神的先知看着河水奔流而下，对他来说，万物的纲纪似乎非常正确，诸神似乎也很仁慈；然而，世界上却仍有悲伤的存在。看上去，「基布」慷慨大方，蒙平抚受苦的人，「斯什」没有让时间过于残暴，所有的神明都很善良；然而，世界上仍有悲伤的存在。

诸神的先知看着河水奔流而下，说：“必然还存在着书中没有写到的神明。”突然，先知察觉到一个老人正在河畔悲叹。他喊道：“唉！唉！”

他的面容上印刻着多年的岁月留下的痕迹，而他的身躯里却还蕴藏着生机。以下是先知写在他书中的话：“我说：‘在河边悲叹的人啊，你是谁？’他答道：‘我是愚者。’我说：‘你的额头上显示着智慧存在于此的标志，就像它被储存在书本里一样。’他说：‘我是「佐德拉克」。数千年以前，我在一座伸向大海的山上照管羊群。神明们情绪万千。数千年前，他们心情愉快，说：“让我们召唤一个人类来到我们面前，这样我们或许会在裴伽纳笑开来。”

“‘于是，他们看向我的眼睛不仅看到了我，也看到初始与终结，看到了所有其他世界。然后诸神以神明的方式说道：“去吧，回到你的羊群身边。”

“‘而我这个笨蛋，曾听说世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要是谁在裴伽纳见到了诸神，只要他当面向他们提出请求，他就能变得如同诸神一般。因为他曾直视他们的眼睛，所以他们不会杀了他。

“‘因此，我这个笨蛋说：“我曾直视诸神之眼，作为一个曾在裴伽纳见过诸神的人，我向诸神提出我正当的请求。”诸神俯首，「霍德拉宰」说：“这的确是诸神的法则。”

“‘我不过是个牧羊人，我怎么能想到呢？

“‘我说：“我要让人们富有。”诸神说：“何为富？”

“‘我又说：“我要给人类送去爱”。诸神说：“何为爱？”我给世间送去黄金，唉！我也随之送去了贫困与争吵。我给世间送去爱，而悲伤则与之相随。

“‘现在，我把黄金和爱以最可悲的方式搅到了一起，而我却永远无法挽回我所做之事。因为诸神已然行事，无法撤销。

“‘然后，我说：“我要给人类以智慧，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兴起来。”而那些获得了我的智慧的人发现自己一无所知，曾经快活的他们再也高兴不起来。

“‘我本想让人们快乐，却令他们悲伤，我糟蹋了诸神美妙的纲纪。

“‘如今我的手永远扶着诸神的犁。早先我只是个牧羊人，我怎么能想到呢？

“‘现在，我在你休憩于河边时来找你，想要求得你的原谅，因为我希望从一个人类那儿得到宽恕。’

“我答道：‘哦，七重天空之主，风暴之父，一个人类能宽恕一位神明吗？’

“他说：‘自我加入诸神的议事以来，人类并不曾像诸神辜负人类那般亏欠诸神。’

“于是，身为先知的我答道：‘哦，七重天空之主，雷霆之于您如玩具一般，您已位列诸神，还需要人类的言语吗？’

“他说：‘的确，我已位列诸神，他们与我交谈的方式和他们与其他诸神交谈的方式一样。然而，他们的嘴角总是挂着微笑，他们眼中流露出的那种眼神说着：“你曾是个人类。”’

“我说：‘哦，七重天空之主，世界环绕在您脚边如流沙一般。因为您命令了我，所以我，一个人类，宽恕您。’

“他答道：‘那时，我不过是个牧羊人，我没能想得到。’

然后，他便离开了。”

裴伽纳

诸神的先知对诸神呼喊："哦！除却一神的所有神明啊（因为无人可对「玛纳-尤德-苏夏」祈祷），当「蒙」对人类结出蒙之徽印，人类的生命将驻于何处？——被你们戏玩的人类想要知道。"

然而诸神的声音透过迷雾答道：

"尽管你可以把你的秘密告诉野兽，即使野兽能够明白，诸神也不会向你揭露诸神的秘密。否则神、兽、人就将等量齐观，拥有相同的知识。"

当晚，「尤哈内斯-拉海」来到阿拉德克，对因邦说："你为何想要知道诸神不会对你揭露的诸神之密呢？

"当风不再吹拂，风去哪儿了呢？

"当你不再活着，你去哪儿了呢？

"风怎么会在乎风止的时刻，你又怎么会在乎死亡呢？

"你的生命很长，永恒很短。

"永恒是如此之短，当你死去，永恒便消逝；当永恒消逝以后，你又重生。你会说：'我只不过阖了一瞬眼。'

"你身后有一永恒，身前亦然。你如此地害怕将要到来的万古，那你可曾为那已经逝去可你却不曾参与的万古而伤悲？"

先知说："我怎能告诉人们，神明不曾回答，而他们的先知也不知晓答案？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是先知了，另一位先知将取代我，接受众人的礼物。"

于是，因邦对众人说："诸神回答了，说：'哦，因邦，我们的先知，只要众人相信你的智慧揭露了诸神的秘密，他们死后就会来到裴伽纳，与诸神同在。在那儿，只有愉悦，没有折磨。裴伽纳是一片洁白之地，诸峰突起，每座峰顶都住着一位神明。人们在世间最为敬奉哪位神明，他们就将居住于那位神明的山峰下。从世界上所有的果园发出的芳香之中，飘来超乎想象的音乐，在某处，还有人唱着一首似曾相识的古老歌谣。在那儿，花园永远阳光灿烂，不会消失于海洋的河流躺在永远湛蓝的天空之下。那儿没有风雨也没有追悔。只有裴伽纳最高处的玫瑰开到极盛，在你的足边

落下花雨；只有声音从那被遗忘的地球远远飘来——它们曾回荡在你儿时的花园中，童年时它们曾令你欢喜。如果你听到不能忘怀的声音，因此叹息于关于地球的记忆，那么诸神就将向你送去展翅飞来的信使，抚慰在裴伽纳的你。诸神对他们说："那儿有一个人，因为想起了地球而叹息。"他们会为你把裴伽纳造得更加迷人，他们会携起你的手，在你耳边低语，直到你遗忘了旧日的声音。

"'除了裴伽纳的花朵，曾经在你降生的屋子上攀缘的玫瑰，也会一直攀升，直至抵达裴伽纳。在那儿还飘荡着音乐的回声，所有曾令你着迷的音乐都会出现。

"'除此之外，当你坐在覆满裴伽纳山峰的果园草地上，当你倾听着让诸神也心动神摇的旋律，远在你的下方，悲伤重重的地球将现出身形。从欢乐之地俯瞰哀伤，一定会让你庆幸自己已然死去。

"'从那卓然孤立的三座高峰——格日姆伯尔，齐伯尔，特热哈戈伯尔——之上，将吹来晨风、夜风与一日之风。这些风生自所有在世间坠落的蝴蝶的翅膀，给裴伽纳的诸神带去清凉。

"'一座银色的喷泉高高地穿越了裴伽纳，是中央之海的海水受到诸神的吸引向上喷去。喷泉升向高空，超越裴伽纳的最高峰，到达了特热哈戈伯尔峰之上，它迸发开来，碎成闪烁的雾气，笼罩在裴伽纳的最高处，为「玛纳-尤德-苏夏」的休憩之地编织了一道屏障。

"'在一座内陆山峦的山脚下，有一方蓝色的水潭。它独自僻处于此，静谧无波。

"'无论谁俯视它的水面，都会看到自己在尘世上的一生，还有他一生的所作所为。

"'无人走过水潭边，也无人望向它的深处，因为所有在裴伽纳的人都受过苦、犯过罪，而这些都沉在水潭里。

"'裴伽纳没有黑暗，因为等夜晚战胜太阳、宁定世界、把裴伽纳的山峰变成灰色之后，在诸神各自所处的山峰上，诸神蓝色的眼睛便明亮照耀，如同海面上的阳光一般。

"'最终，在某个下午，大约是夏天里，诸神彼此说："「玛纳-尤德-苏夏」是什么样子？终结又是什么样子呢？"

"'然后，「玛纳-尤德-苏夏」就会用手拨开笼罩住他休憩之地的雾气，说："这就是「玛纳-尤德-苏夏」的面容，这就是终结。"'"

然后，众人对先知说："在遗忘之地，会不会有黑色的山峰围成一圈，围作一个山谷一样大的釜？那釜中沸腾的熔岩发出咆哮，而山上的碎岩会被喷到熔岩表面冒出气泡，然后又沉落下去，我们的敌人会不会永远在釜中煎熬？"

先知答道："在裴伽纳那些诸神所居的山峦下，环绕着山脚刻着巨大的字符：'你的仇敌已得赦免。'"

因邦的话

诸神的先知说："远处路边坐着一个假先知。他对所有想要了解被掩埋的日子的人说：'明天，当国王的战车驶过，他会对你说话。'"

所有人都向他献上礼物，假先知的信徒多过了诸神先知的信徒。

然后因邦说："诸神的先知知道些什么呢？我只知道我和人类对神明一无所知，对人类也一无所知。我作为他们的先知，能告诉他们这一点吗？

"人们选择先知的原因难道不是他们能谈论众人的愿望，并且他们告诉众人，众人的愿望会成真？"

假先知说："明天，王会对你说话。"

我是不是该说："明天，你会休憩在裴伽纳，诸神将与你交谈。"

人们选择了一个先知来说出那些话，这样，相信它的人就会高兴，知道他们的愿望会成真。

但诸神的先知知道什么呢？无人能对他说"您的愿望会成真"；无人能在他眼前结出奇异的符记，寂灭他对死亡的恐惧；独独对他一人，他的祭司们所做的吟唱完全无用。

诸神的先知以幸福为代价换取了智慧，把他的希望给了众人。

因邦还说："夜里愤怒时，看看星星是多么平静；当更伟大者如此平静之时，渺小的存在又怎能心怀怨怼？白天愤怒时，看看远山，看看它们脸上平静的表情。当它们如此安详地矗立之时，你又怎能怒火中烧？

"不要对人类发怒，因为他们和你一样，都是受到「多洛兹汉德」的驱使。负着同一架轭的公牛会彼此顶撞吗？

"也不要对「多洛兹汉德」发怒，因为那就像用赤手空拳击打坚硬的峭壁。

"所有事物如它所是，只因它本应如此。因此，不要抱怨现状，因为它本应如此。"

因邦还说："太阳升起，照耀他所见的万物。他将普通的露水逐滴化作各

种各样的宝石。他让山峦光明壮美。

“同样，人类出生了。他儿时的花园中栖着光辉。他同太阳都旅行至远方，去做「多洛兹汉德」令他们做的事情。

“很快，太阳就下山了，群星在寂静中柔和地闪烁着。

“同样，人类会死去，送葬的人群会安静地聚集在他坟前哭泣。

“他的生命不会重新降生在诸世界的某处吗？他不会重见儿时的花园吗？还是说，他将去往终结？”

因邦如何与国王谈论死亡

瘟疫在阿拉德克肆虐无度，以至于国王从宫殿里向外探望时，都能看到有人死去。当国王目睹了死亡，他害怕即便身为国王，终有一天也会死去。因此，他命令卫兵把阿拉德克境内所能找到的最睿智的先知带到他面前来。

信使来到除却一神的万神庙内，大声叫喊，首先命令人们安静下来，然后高呼："日哈扎汗，阿拉德克之王，伊尔敦与伊尔当的继承人，帕西亚、埃泽克、阿詹的征服者，群山之主，向侍奉除却一神所有神明的大先知致以问候。"

然后，他们把他带到了国王面前。

国王对先知说："哦，侍奉除却一神的所有神明的先知，我确实会死吗？"

先知说："哦，国王啊！你的人民没法永远欢乐，终有一天国王也会死去。"

国王答道："或许如此，但是你必有一死。或许有一天我会死去，但是在那之前，人民的生命都掌握在我手里。"

卫兵把先知带走了。

自此之后在阿拉德克出现的先知便不再与国王谈论死亡了。

关于欧德

人们传说，若是你来到所有平原尽头的孙达日，并且能沿着常年积雪的山坡攀登，在被雪崩逮住之前攀上顶峰，你面前便会展开座座山峰。要是你能攀过群峰、穿过山谷（那儿有七座山谷，七座山峰），你将最终抵达被遗忘的群山之地。在那儿，群谷与白雪之中矗立着“唯一之神的大神庙”。

庙里有一位无所事事、沉溺于梦幻的先知，他身边还有一位昏昏欲睡的祭司。

他们就是「玛纳-尤德-苏夏」的祭司。

在这座神庙里，工作是被禁止的，同样，祈祷也不被允许。在它的门槛之内，昼与夜并无分别。「玛纳」休息，他们也休息。他们之中那位先知的名字是欧德。

欧德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先知都要伟大。据有些人说，如果欧德和他的祭司一起吟唱，呼唤「玛纳-尤德-苏夏」，「玛纳-尤德-苏夏」便会醒来，因为他必然能听到他的先知的祈祷——然后世界便不复存在。

还有另一条路可以抵达被遗忘的群山之地。那条路笔直平坦，穿越群山的中心。但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相较于那条笔直平坦的道路，翻越山峰与积雪去往欧德的殿堂会更好些，即使你会在途中死去。

河

有一条河流发源于裴伽纳。河中流淌的既不是水，也不是火。它流过天空，流过诸世界，流出世界的边缘。这是一条寂静之河。尽管世界上充满了声响，有运动发出的噪声，还有说话声与歌声的回音；但是在那条河流之上，从未听闻半点声响，所有的回音都在此消失。

寂静之河发源于「斯卡尔」的鼓点，流淌在雷霆织成的河岸之间，最终流到诸世界之外的荒原，在最远的星辰之外流入寂静之海。

我躺在远离所有城市与喧嚣的荒漠里，仰望寂静之河穿过天空。在沙漠的边缘，夜晚与太阳争斗，最终将它打败。

然后，我在河上看到了「尤哈内斯-拉海」那艘由梦打造的船。雄伟的灰色船首向空中挑起，昂扬在寂静之河的水面上。

她的木料是古老的旧梦，她高大笔直的桅杆是诗人的幻想，她的索具是人们的希望。

在她的甲板上，桨手们握着梦做的桨。桨手们则是人们幻想中的人物、古老故事中的王子、逝去之人，还有不曾存在过的人。

这些桨手来回挥动着桨，让「尤哈内斯-拉海」航经诸世界，却从未发出桨声。每一缕飘向裴伽纳的风都载着无家可归的希望与幻想。就在船上，「尤哈内斯-拉海」把这些希望与幻想编织成梦境，将它们送还给人类。

每一夜，「尤哈内斯-拉海」都驾着他的梦船，载着满船的梦幻，把古老的希望与被遗忘的幻想重新带给人类。

然而，当白日重来，黎明麾下征战的军队把他们火红的长矛投向夜晚的面庞，「尤哈内斯-拉海」便离开睡梦中的世界，溯寂静之河返回。寂静之河始于裴伽纳，终于诸世界之外的寂静之海。

那条河名叫因拉纳，寂静之河。所有那些厌倦了城市中的声音与喧嚣的人，都在夜里溜到「尤哈内斯-拉海」的航船上，乘船航行。置身于古老的梦与幻想之中，他们在甲板上躺下，于睡梦中来到河上。与此同时，「蒙」跟在他们身后，对他们结出蒙之徽印，因为这是他们心之所向。躺在甲板上，躺在他们记忆中的幻想里，躺在从未有人听闻过的歌声里，他们顺着因拉纳漂流，直至黎明。在因拉纳上，城市之声传不来，雷霆之音

听不到，也没有午夜时分苦痛在折磨人类躯体时发出的咆哮。那些烦扰世界的小小哀愁所发出的絮语远在他方、被人遗忘。

河水流经裴伽纳的大门，两个伟大的双子星座——亚姆和哥特——在那儿站岗。亚姆在左边，哥特在右边，在他们之间坐着遗忘之神「斯拉密」。当船驶得近了，「斯拉密」用他天蓝色的眼睛注视那些厌倦了城市的人的面庞，看向远方。在他的注视下，人们遗忘了所有，「斯拉密」轻轻挥起手来。他挥手的时候，记忆从被他注视的人脑海中纷纷剥落，只剩那些直到世界之外也无法被忘怀的东西。

传说，等到「斯卡尔」停止了击鼓，「玛纳-尤德-苏夏」会醒来，裴伽纳的诸神便知此乃终结。那时，诸神将乘上金船，诞生于梦中的桨手们将沿着因拉纳划船而下（谁知道他们的归处呢？谁知道是为什么呢？），直至来到河流注入寂静之海的入海口。那儿空无一物，永无声响传来，虚无诸神存在于此。远在河岸上，诸神的老猎犬时间将狺狺而吠，想要撕碎它的主人们。与此同时，「玛纳-尤德-苏夏」将会构想诸神与诸世界的崭新蓝图。

末日之鸟与终结

最终，雷霆将逃离诸神的末日，在诸世界之上可怕地咆哮；而时间，这诸神的猎犬，将贪婪地向他的主人吠叫，因为他已年老体瘦。

从裴伽纳山谷的最深处，声如号角的末日之鸟「莫萨恩」将狂暴地扇着翅膀高高飞向天空，凌驾于裴伽纳的山峦与诸神之上。在那儿，他用他号角般的鸣叫宣告着终结的降临。

于是，在骚乱与诸神猎犬的狂怒之中，诸神将在裴伽纳最后一次结出了所有神明的徽印，然后庄重而安静地走上他们的金船，沿着寂静之河顺流而下，永不返回。

之后河水将决堤而出，潮水将从寂静之海滚滚而来，直到所有世界与天空都被淹没在寂静之中；此时「玛纳-尤德-苏夏」则在万事万物之中静坐沉思。等到所有曾被时间猎犬劫掠的世界与城市被席卷而去，他便失去了食粮，骤然死去。

但有些人认为——这是塞戈斯人的异教邪说——当诸神最终步入金船，「蒙」将独自返身。背靠特热哈戈伯尔峰，他将挥起那被称作死亡的断离之剑，与时间猎犬作最后一战。他空空的剑鞘，睡眠，松松地挂在身侧，嗒嗒作响。

诸神尽皆离去，特热哈戈伯尔峰之下只余他们二者。

塞戈斯人说，猎犬将在「蒙」面前盯着他咆哮，持续两天两夜。无论昼夜，不复有日月烛照，是由于在金船驶离之时，日月从天空坠落，和诸世界一同下沉，因为创造他们的神明已不再是神明了。

然后猎犬将一跃而起，撕开「蒙」的喉咙。而「蒙」将最后一次结出蒙之徽印，用死亡切断猎犬的肩膀。浸在时间的血里，那剑也将锈蚀毁坏。

此后，「玛纳-尤德-苏夏」就将彻底孤独，死亡与时间双双消亡，再也没有时光在他的耳中歌唱，再也没有生命飒然逝去。

但在远离裴伽纳的地方，金船将载着诸神远航。他们的脸上是彻底的平静，因为诸神知道此乃终结。

《时间与诸神》

序言

在我梦中，诸神和人们生活在亚尼斯、艾佛伦、扎坎图等国土之上。而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第一部

时间与诸神

曾经，诸神尚自年幼，他们黑皮肤的仆人时间还没有年岁——诸神在大地之上、大河之畔沉睡。他们辟出了一道远离尘世的山谷以供休憩之用，在那里，诸神做着由大理石结成的美梦。圆圆的穹顶，细细的塔尖，梦随之升起，在苍天之下、大河之上傲然矗立，这一切，在晨曦之中闪烁着洁白的微光。在城市的中心，一千级晶莹的大理石台阶往上攀向城堡，堡顶上立着四个塔尖，直指天空。那塔尖的正中，立着一个穹顶，硕大宽广，正如诸神梦中所见。城堡四周环绕着层层级级的大理石草坪，玛瑙狮像将其严密看守，诸神的雕像则在象征诸世界的符号间巡游。一阵银铃般的脆响从远山深处的牧场中传来，那是许多喷泉上方飘扬的水珠重又落入池中。于是诸神从梦中醒来，萨达斯利昂城便矗立于此。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神的眷顾，有幸踏入萨达斯利昂的街道欣赏她的喷泉。只有那些曾在夜晚幽径中透过群星得蒙神谕的人，在清晨听见诸神之声的人，或在海上看见诸神低垂面庞的人，只有他们，才被准许瞻仰萨达斯利昂的芳容，才能站在深夜里刚从诸神的梦境中汇聚而成的她的塔尖之处。这是因为，寻常旅人无法穿越山谷四周的那片广袤荒漠，而被神选中的人却感到忽然心生无比之向往，想要穿越隔绝尘世与荒漠的群山，他们在神的旨意下跨越荒漠，终于找到了藏匿其中的山谷，见到萨达斯利昂。

山谷周围的荒漠里荆棘遍布，它们尖锐的叶片指向萨达斯利昂城。因此，或许会有许多蒙神垂爱的人来到这大理石之城，却无人能够回返，因为，一旦他们踏上萨达斯利昂的大理石街道——那连神明都坦然地戴着面纱、化作人形行走的地方，从此世间便再无他们所宜的归处。所以，凡曾耳听神音之人，他们在大理石城堡内所唱之歌，别无他处可聆。神明有时会扮作人类，用湖水轻拍自己的额头，带来凉意，而萨达斯利昂喷泉中的水珠向天空飞去、又落回湖水中时发出的音乐声，从未传至别处。凡曾在那城中听到诸神话语的诗人，所作之言，无人可闻。

彼方有一城，遗世而独立。从没有人听说过它——只有我曾经梦到过它，而这梦是真是假，我也无从得知。

* * * * *

后世来年，诸神凌于暮光之上安坐，掌管世界。现在的他们，不再在傍晚循着喷泉飞溅之声漫步于大理石之城，也不再倾听他们喜爱之人的歌声，因为此时已是后世，而诸神也需各司其职。

诸神或是倾听人们的祈祷，或是把瘟疫和仁慈施予各地。可是在忙碌之

余，诸神常常会休息片刻，向彼此谈起昔日的时光：“你可还记得萨达斯利昂？”另一位则答道：“啊！萨达斯利昂，还有她迷雾漫漫的大理石草坪，如今我们已不在其间漫步了。”

然后诸神又开始忙碌，或是回应人的祈祷，或是给予他们惩罚，并派遣他们黝黑的仆人时间去给予人们抚慰或重荷。时间便来到世间执行神的指令，可他还偷偷瞥向他的主人，诸神也不信任时间，因为在他们存在之前，时间就已熟知世间的一切。

一天，鬼鬼祟祟的时间被派往人世，去速速惩罚一座被诸神厌弃的城市。暮光上的诸神互相说道：

“我们的确是时间的主人，世界的主宰。看看我们的萨达斯利昂吧，她凌驾于一切城池之上。其他城市兴衰变换，而萨达斯利昂则永远伫立，她是世上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城。江河入大海而无形，溪涧弃山峦而远流，只有我们梦中之城萨达斯利昂的喷泉永不停息。诸神年幼时她街道的模样，至今未曾变换，她便是我们身为神明的象征。”

突然，时间幽暗的身影出现在诸神面前，他的双手滴着鲜血，指间虚垂着一把暗红的剑。他说：

“萨达斯利昂已经覆灭！我摧毁了它！”

诸神说：

“萨达斯利昂？那座大理石之城，萨达斯利昂？你，你摧毁了它？你这诸神的臣仆？”

诸神中最年长的一位道：

“萨达斯利昂啊，萨达斯利昂，萨达斯利昂竟不在了吗？”

时间偷偷地看向他的脸，滴血的手指摸着利剑的剑柄，缓缓向他移动。

诸神心头涌起新的恐惧，怕这屠城者最终也会手刃神明。一声新的悲叹划破暮色，正是诸神为他们的梦中之城所吟的挽歌：

“泪水也换不回萨达斯利昂。

“但诸神仍将为你哭泣，我们的双眼已见过万千世界的悲伤而不曾动容——你的诸神将为你哀泣。

“泪水也换不回萨达斯利昂。

“萨达斯利昂，请不要相信是你的诸神将噩运降临于你；那毁你之人也终将毁灭我们。

“曾有多少次，当早晨在暮光的田园中嬉戏，夜晚忽然与她相遇，我们便看着你的塔尖在黑暗中升起，眼见你的玛瑙狮像在黄昏中缓步现身。萨达斯利昂啊，萨达斯利昂，你是诸神梦中的圣城。

“曾有多少次，我们总让我们的孩子，黎明，与你的喷泉玩耍；曾几何时，我们最美的女神，傍晚，常在你的窗台徘徊。

“愿世间仍存有你的一片碎石立于尘土之上，让你年老的诸神拥它入怀，如同一无所有的男子珍藏爱人的一绺卷发。

“萨达斯利昂，诸神必当再一次亲吻你曾经的街道。

“萨达斯利昂，你的街道曾缀满那样美丽的大理石。

“萨达斯利昂啊，萨达斯利昂，你的诸神为你哀泣。”

大海的降临

曾经，世界上还没有大海，诸神则在绿野上散步。

在那被遗忘的岁月里，有一天，诸神坐在傍晚的山岭上，脚边蜷缩沉睡着世界上所有的小河。「斯利德」就在这时到来了。这位新神穿越星辰、忽临大地，卧于世间一隅。万千洪波追随于「斯利德」身后，脚踏暮色，翻滚前行；「斯利德」降临于一座纵贯大地之南的青翠大山谷，率领波涛大军在此扎营度夜。然而坐在山头的诸神却只听见山脚绿地里传来一阵前所未闻的呼喊。诸神说：

“这既非生的高呼，亦非死之低语。诸神从未令其发声，它却依旧传入我耳，这究竟是何呼喊？”

于是，诸神一起发出南方之声，唤来南边的风。他们又一起发出北方之啸，叫来北边的风。他们就这样召齐四方的大风，派它们去低地上探明呼喊者，并将其驱赶出诸神的土地。

大风便骑上白云，向前吹去，直到它们来到这将南方一分为二的青翠山谷，在那里找到了「斯利德」和他身旁的波涛。四方大风和「斯利德」缠斗许久，直到大风的力量都衰竭了，才落败而回，蹒跚到主人跟前，向诸神说：

“我们遇上那来到世间的新事物，与它的军队交锋，却不能将其驱走；这来者外貌俊美，却生性狂躁，正向诸神缓缓潜行。”

但「斯利德」已经迈开前进的步伐，带领大军沿谷而上，一寸又一寸地攻占了诸神的领地。于是诸神用坚硬的红石为他们的山岭竖起无数道峭壁，令它们下山，朝「斯利德」进军。石壁便沿坡而下，一路行至「斯利德」面前，它们伸出脑袋、皱起眉头，顶着汹汹波涛将「斯利德」阻挡在外，坚定地驻守着诸神的土地。起先，「斯利德」派出一些细浪前去探敌，却都被石壁粉碎。「斯利德」接着又回过头去，召集他最汹涌的波涛大军攻向峭壁，而石壁再一次将它们狠狠击碎。于是，「斯利德」从他的深海之中召唤出又一波强劲的浪涛，它们怒吼着拍向诸神的守护者们，而红石则皱了皱眉，又一次将它们击退。再一次，「斯利德」召起更猛烈的浪涛攻向石壁；而当这些巨浪像之前一样被粉碎时，石壁的双脚却已不再坚实，它们的脸庞已伤痕遍布。然后，「斯利德」又派出最强大的狂涛，让它朝石壁中的每一条裂缝进攻，让其他的波浪跟在后面，自己则手抓巨石，将它们挖出峭壁、踩在脚下。惊涛骇浪平息之后，大海赢得了胜利，在红色

石壁破碎的遗骸之上，「斯利德」的大军昂首阔步，沿着幽深的青翠山谷向上攻去。

而诸神，则听到从远处伤痕累累的石壁上，传来「斯利德」凯旋的高呼和歌唱，那军队行进的脚踏声，在诸神的耳中越来越近。

诸神唤起他们低处的丘陵地来抵御「斯利德」，丘陵便聚成一行闪耀的白色山崖，一路行军至「斯利德」身前。于是「斯利德」不再前进，令军队暂时休整，他自己则在一片清波中低声吟唱起来，这歌声曾扰动星辰、让暮光落泪。

白色山崖纹丝不动地守护着诸神的世界，可那曾扰动星星的歌声依旧吟唱着，一路上唤醒万物之中被深深压抑的欲望，最后落满在诸神的脚边。而正沉睡在那里的蓝色河流便睁开它们波光粼粼的双眼，伸开蜷缩的身体，卷起激流向低处的大海淌去，沿途流经的丘陵也为它们震动。河水横跨了世界，终于来到了白色山崖上，它们从后方各处冲破山崖的防线，溢流而出，涌向「斯利德」。诸神为这些河流的背叛愤怒不已。

然后，「斯利德」停下了他那能够诱惑世间万物的歌声，他的军队集结起来，河流也随着波浪高昂起头，全军行进，攻向诸神的山崖。只要河流冲破了山崖的防线，大浪就汹涌而至，将山崖分割为一座座孤岛。而山顶上的诸神，又一次听见「斯利德」在他们的山崖上发出胜利的欢呼。

此时，「斯利德」征服的土地已超过世界版图的一半，可他依旧前进着；而「斯利德」的子民，那些鱼啊鳗啊，都在诸神曾珍爱的藤架中肆意穿梭。诸神惧怕被他们统治，于是一同向深山逃去。诸神来到一切山脉最中心、最神圣的地方，在那里找到了廷塔根山。这座大山由黑色大理石构成，正静静凝视着远方的大地。诸神用他们的神音说到：

“哦，这世间最古老的大山啊，我们在创造大地之初便创造了你，而后又在你的脚边造出田地和山洼，造出河谷与小丘。廷塔根，现在诸神，你古老的主人们，正面临一样颠覆过去的新事物。所以，廷塔根，站起来吧，为我们抵御「斯利德」，好让诸神依旧为神，令大地依旧长青。”

廷塔根听见他的创世之父，那些古老诸神的声音，便踏着夜色朝山下走去，前行之时在身后留下一道明亮的光迹。他走过绿色的大地，来到了山谷尽头的安布雷迪，在那里遇上了「斯利德」征伐世界的前线军队。

「斯利德」派出一整个海湾的大军向他发起攻势，那波涛狠狠拍打廷塔根的双膝，又齐齐涌上他的身侧，然后落回水中，消失不见。廷塔根纹丝不动，为他的主人、古老诸神的荣誉和统治，坚定不移地立在那里。「斯利

德」上前，对廷塔根说：“我们停战吧。你从安布雷迪撤回去，让我走过你的山脉，让我的军队走进通往世界的山谷，好令那沉睡在旧神脚下的绿色大地认识他们新的神明，「斯利德」。而我的军队也不再向你进攻，并且当世界歌颂「斯利德」时，你将拥有同等的地位，与我一起成为大地新的主宰；待敌方的丘陵被我的军队淹没，只有你能将山头高高抬起。我会用大海的长袍将你装点，把从城池中掠夺的至宝都堆在你脚下。廷塔根，所有的星辰都败在我手下，每一寸空间都回荡着我的歌声，我从宇宙最远端的玛罕和卡纳尕特而来，一路得胜，而现在，等旧神消亡、大地易主，你我将成为彼此平等的主宰者。你看我蔚蓝的身躯如此晶莹而美丽，我的脸上绽放千抹笑容，我的心中激荡千缕思绪。”廷塔根则回答说：“我的身躯漆黑而坚固，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想，那就是——守护我的主人和他们长青的大地。”

于是「斯利德」怒吼着返回阵地，召唤整片大海的洪波朝廷塔根的脸咆哮涌去。而后，大海从廷塔根大理石做的山峰上呼啸着摔落、倒在破碎的海滨，它跌跌撞撞，踩着散碎细浪捱了回来，向「斯利德」回报：“廷塔根坚不可摧。”

在廷塔根脚下是布满伤痕的海滨，而在海滨的远处是收兵休整的「斯利德」。他让鹦鹉螺在廷塔根的眼前随波漂浮，而他自己则与他的军队坐在一起，唱起虚无缥缈的歌谣，那歌里有远在南方的梦幻岛屿，有他们偷偷离开的寂静星辰，有缀着暮色的傍晚和长久以前的年月。廷塔根依旧站立着，他的双脚扎根在山谷的边缘，为诸神和大地挡住大海的进犯。

而就在「斯利德」唱着歌、玩着上下漂浮的鹦鹉螺的同时，他把所有的大洋召集了起来。一天早晨，「斯利德」正歌颂着古老的恶战和迷人的和平，唱着梦幻般的岛屿、南方的风还有那太阳，他突然将五大洋从深处唤起，攻向廷塔根。五座汪洋一齐涌上廷塔根，越过了他的头顶。一个接一个，大洋的力量衰退下来；一个又一个，它们又落回了深处。廷塔根仍站立着，在那个早晨五大洋所有的力量都消失在他的脚下。「斯利德」仍然统治着他攻下的领地，南边的青翠大山谷也不复存在，但由廷塔根守护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他忠实地交给了诸神。如今，大海宁静地躺在廷塔根的脚边，他黑沉沉的身躯挺立着，周围是破裂的白色山崖和堆积的红色碎石。大海常会沿着海滨远远退下，又一波一波地向前涌来，发出军队行进般的脚踏声，令万物永不忘记，廷塔根山曾经历一场伟大的战斗，他将「斯利德」抵挡在外，守住了诸神和他们长青的大地。

有时候，「斯利德」那身负战伤的军队，仍会在梦里昂起头颅、呐喊高呼；这时，乌云便在廷塔根漆黑的额上积聚，船只远远地就能看见廷塔根威严地站立着，就站在他曾击退「斯利德」的地方。诸神也知道，只要廷塔根一日不倒，诸神和他们的世界就一日无忧；至于将来「斯利德」是否

会击倒廷塔根，则是封存于大海之中的秘密了。

黎明的传说

鸿蒙初辟，万物伊始，诸神已然严峻而老迈。他们的眉毛都已染上岁月的风霜，其下的目光注视着一切的开端，唯一例外的神明是他们的孩子，玩着金球的「尹扎纳」。「尹扎纳」是所有神明的孩子。世界永恒的法则就是一切都应遵循诸神的旨意，可有时候，裴伽纳的诸神却会遵从黎明这个孩子，只因她喜欢被人遵从。

世间曾是一片漆黑，连诸神所住的裴伽纳也沉浸在黑暗中。这时，黎明，那个名叫「尹扎纳」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她的金球。然后她便磕绊着跑下诸神的阶梯，玉髓、玛瑙、玉髓、玛瑙，她一步步奔下台阶，还一边把金球抛向空中。金球弹起、飞向空中，黎明就站在诸神的阶梯上大笑，头发闪闪发光——白日便来临了。地下的田园也闪着光，见证了诸神所安排的第一日。但到了傍晚，几座远方的孤山却凑到一起，决定立在世界和金球之间，用峭壁围住它、不让它照耀世界。它们的密谋给世界蒙上阴影，一切都暗了下来。裴伽纳之上的黎明为她的金球哭了起来。诸神都走下台阶，来到裴伽纳的门口，问她为何哭泣。「尹扎纳」说，她的金球被又黑又丑的大山夺走，藏了起来。它们远离裴伽纳，在天空尽头之下的岩石世界里。她想要回她的金球，这黑暗令她难以忍受。

于是，「昂波洛登」牵起他的猎犬，雷霆，在空中追着金球而去，一直追到了远处的大山上。雷霆探出鼻子在山石中嗅寻，沿着山谷一路吠叫，「昂波洛登」则紧随其后。猎犬雷霆离金球越来越近，他的吠叫也越来越响，可那些用密谋给世界带来阴暗的大山仍毫无动静，傲慢而冷漠。终于，在漆黑一片的崎岖峭壁间，他们找到一个由两座山峰把守的巨大山洞，看到了黎明哭闹着要找回的金球。于是，「昂波洛登」在黑暗中带着气喘吁吁的雷霆，从世界的下方返回，趁早晨到来之前把金球带了回来，还给黎明。「尹扎纳」拿着金球，又开心地笑了起来，「昂波洛登」则回到了裴伽纳，雷霆也趴在门槛上睡去了。

黎明再一次把金球高高地抛上蓝天，世界便迎来了第二个早晨，光明洒满了湖泊和海洋，连露珠都闪着光辉。可就在金球一路弹跳前行的时候，行踪诡异的迷雾和雨水却凑到一起，密谋把它偷走。它们给金球裹上破烂的斗篷，带走了它。从这褴褛外衣的碎缝里，金球还透出几缕金光，但它们紧紧抓住金球，带着它来到地下。「尹扎纳」没有了金球，坐在玛瑙台阶上哭了起来。诸神又为她伤心了，南风吹来，给她讲起美丽小岛的故事，可她不想听；曾在她玩金球时静立一旁的东风也吹来了，给她说起孤寂大陆上那些神庙的传说，她也无心欣赏。但西风从远方带来了消息，他说有

三个裹着破烂斗篷的灰衣旅者，他们一起带着一个金色的球。

于是，驻守极地的北风一跃而上，从雪做的剑鞘中拔出坚冰的利剑，沿着跨越蓝天的道路急速奔跑。在下方的黑暗世界里，他遇到了这三个灰色的旅人，他朝他们猛扑过去，把他们远远地扔了出去，用利剑狠狠刺向他们，直到那灰色的斗篷都浸满了血色。当他们甩着灰红夹杂的破烂斗篷逃走时，北风带着金球，从他们之中一跃而出，把金球带回去，还给了黎明。

「尹扎纳」又把金球投向了空中，第三日便到来了。它向上蹦啊蹦啊，最后落在了田地里，正当「尹扎纳」弯腰去捡的时候，她忽然听见有许多鸟儿一齐歌唱。世上所有的鸟儿和全部的溪流都唱了起来，「尹扎纳」就坐在那听着，满心都是鸟儿们，再顾不上她的金球，也想不起玉髓和玛瑙做的阶梯或是诸神父亲。树林里，草地上，那忽然响起的歌声又忽然停止，而「尹扎纳」抬头去看时，她的金球不见了，只有一只猫头鹰在寂静里咯咯地笑。诸神听到「尹扎纳」为了金球哭泣，聚到裴伽纳的门边，向下窥探，却看不见金球。他们身子向前倾，对来往的蝙蝠说：“无所不见的蝙蝠，金球在哪里？”

蝙蝠回答了，却没人听见。还有那些风啊鸟啊，都没有看见金球，黑暗中只剩下诸神还在睁大眼睛寻找。然后诸神说：“你把金球弄丢啦。”他们做了一个银制的月亮给她，让她抛它上天玩耍，可她还是想要金球，哭着把月亮扔下了阶梯，撞碎了它的边缘。这时候，诸神中最低微的音乐之神「林庞-通」，他听见她还在为金球哭泣，就悄悄地溜出裴伽纳、在天空潜行，最后找到了栖息在树木和草藤上的所有鸟儿，他们正在黑暗里低声叫唤。他向他们一只一只地询问有关金球的消息。有几只说，最后是在不远的山丘上看到它的，另几只又说是在大树上，但却都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苍鹭说看到它躺在池塘里，而野鸭却说，她回家的时候飞过山上，看到它掉进了芦苇丛，然后又滚远了。

最后，公鸡啼叫着说，他看到它在世界的下方。「林庞-通」就到那里去寻找，一路上，公鸡穿过黑暗向他鸣叫，指明方向。他终于找到了金球。「林庞-通」于是回到裴伽纳之上，把金球还给了早已厌弃了月亮的黎明。而公鸡则带着他的族人大声喊道：“是我们找到的。是我们找到金球的。”

「尹扎纳」见到金球，又开心地笑了，她把金球高高抛起，她的双臂向上伸去，她的金发也飘了起来。她小心地看着球落下，可是突然！——唉呀，球哗啦一声掉进了大海，只见它闪闪的金光被黑暗的海水渐渐吞没，消失无影。世间的人都说到：“看呀，露珠落下来了，小溪上的微风还吹来了雾气。”

可其实，这露珠正是黎明的眼泪，这雾气正是她的叹息。她说：“我的金球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我再不能和它玩耍了。”

「尹扎纳」只好玩起了她的银月亮。诸神想要安慰她，她却毫不理睬，独自流着眼泪去找「斯利德」。他此时正摆弄闪光的风帆，翻检着他庞大宝库中的宝石和珍珠，还在大海上拿它炫耀。她说：“哦，「斯利德」，灵魂居于海中的神明啊，请您把我的金球带回来吧。”

「斯利德」站了起来，黝黑的身躯上缠满了海藻，他从裴伽纳大门外最后一级玉髓台阶上纵身一跃，径直潜入了海中。砂石上，在残缺的鹦鹉螺大军和断裂的旗鱼之剑中间，「斯利德」找到了藏在黑暗海水里的金球。他钻出衬着夜色的水面，浑身绿油油的，不断滴着水珠，他带着闪亮的金球从大海来到诸神的阶梯，把它还给了「尹扎纳」；「尹扎纳」从他的手中接过它，又把它远远地抛向航船与大海之上，那金光一直照耀到「斯利德」未曾到过的大地上，直至它跃过最高点，又向世界落了下来。

可就在它落地之前，日蚀突然从藏身之处猛地窜了出来冲向金球，一口咬住了它。「尹扎纳」见日蚀带走了她的玩具，大声地向雷霆呼喊，雷霆便从裴伽纳暴怒而下，咆哮着咬上日蚀的咽喉，日蚀只好松开嘴，让金球掉了下来，落入世间。但是，那些黑色的大山又用冰雪把自己伪装起来，待金球落到这里的时候，它们把山峰化作深红的宝石，把湖泊变成蓝玉石，嵌在一片银色中。于是，「尹扎纳」便看见她的玩具落入一只镶满珠宝的匣子里。可当她弯腰去捡的时候，早已不见什么镶着红蓝宝石的银制匣子，只有那些曾骗走金球的险恶大山还藏在白雪的伪装下。她哭了起来，因为雷霆还在远处追赶日蚀，没有谁能帮她找金球了。诸神见她伤心，都为她哀叹，而「林庞-通」，他在诸神中地位最低，却最为黎明感到伤心。诸神说：“去玩你的银月亮吧。”「林庞-通」悄悄地从他们身边走开，沿着诸神的阶梯溜走了。他弹着乐器，走下世间去寻找金球，只为让「尹扎纳」不再流泪。

他一直走啊走，走到下界的一片悬崖上，那边上是腹地的大山，大地的心灵与魂魄就在这里，而地震就独自居住在此。他虽然熟睡着，却依旧不安分，他呼着气、踢着腿脚，还在黑暗中打呼噜。「林庞-通」在地震的耳边，吐出一个唯神明可言的字眼，地震便一下跳了起来，掀开山崖间他所栖身的山洞，晃了晃身子朝远方冲了出去，他不仅震垮了藏着金球的大山，还踏碎了其下的土地、推翻了那四周的悬崖，将自己埋在倾倒的山石之下，又咆哮着一路吞噬，踏回了大地之魂，在那里躺下，沉睡着度过下一个百年。而金球则自由滚动着，在残破的大地下穿行，就这样回到了裴伽纳；「林庞-通」也回到玛瑙石阶上，他握起黎明的手，却没有告诉她他所做的一切，只说是地震找回了金球，而后「林庞-通」又回到诸神的脚边安坐。而「尹扎纳」来到地震身边，拍了拍他的脑袋，因为她说，住在大

地之魂一定又黑又孤单。然后，玉髓、玛瑙、玉髓、玛瑙，她回身一步一步地走上诸神的石阶，又把金球从裴伽纳的门口远远地抛向蓝天，令世间和天空都充满欢笑，她看见金球飞了出去，自己也笑了起来。

在远处，世界边缘的特洛古尔翻过了一页，上面用无人可解的密语标着页码：六。当金球划过天空、照耀大地与乡镇时，雾霭向它走来，他佝偻着，周身披着黑褐色的斗篷，而夜晚尾随其后。就在金球滚过雾霭的时候，夜晚突然发出一声尖啸，跃上前去掳走了金球。「尹扎纳」急忙找来诸神，说："夜晚夺走了我的金球，现在没有哪个神明能找到它了，因为夜晚总在我们周围以及星辰之外四处游走，谁也说不清他会走到多远。"

在黎明的哀求下，诸神都为自己造出了星辰来作火炬，在广阔天空中四处追寻着夜晚的踪迹，无论他潜行至多远都一直跟着。一次，提着昴宿星团的「斯利德」一度接近了金球；还有一次，「尤哈内斯-拉海」举着猎户座的火把，几乎追上了金球；但最后，还是「林庞-通」带着晨星，在世界之下的深处、夜晚的巢穴旁找到了金球。

诸神一起上前握住金球，而夜晚一转身，挥灭诸神的火炬，便溜走了；诸神带着胜利的喜悦走上他们闪光的阶梯，全都赞扬着在寻找金球时一直紧跟夜晚的「林庞-通」。在下方的世界里，一个人类的孩子哭了起来，问黎明讨要金球，「尹扎纳」便不再玩这照亮世间和天空的游戏，从诸神的大门口抛下金球，把它抛给了这人类的孩子——他正在田间玩耍，且终有一天将会死去。孩子就在下界人类居住的田园里，拿着金球玩了一整天；晚上，他上床后又把它放在枕头下，然后睡去了。因为这个孩子玩了一天的金球，所以全世界的人这天都无法劳作。金球的光从枕缝中透射出来，穿过半掩的家门，照亮了西天，而「尤哈内斯-拉海」趁着夜色悄悄溜进孩子的卧房，温柔地（因为他是一位神明）从枕边拿起了金球，把它还给了黎明，好让它在玛瑙石阶上继续闪耀。

但总有一天，夜晚会再一次夺走金球，径直把它带走，向下拖到他的巢穴里。「斯利德」又会从门槛上跳下海中寻找金球，而当渔夫收起渔网，他会空着手钻出海面，在那风帆之间，他亦将一无所获。「林庞-通」又会到鸟儿的林子里寻找，却只能寻到公鸡的沉默。还有「昂波洛登」也会走上山谷，在山峰里探寻。还有那只雷霆猎犬又会奔跑着追逐日蚀，诸神也会提着星辰寻找，却依旧不见金球。到那时，人类没有了金球的日光，就不再向诸神祈祷，而诸神没有了信徒，便不再是神明了。

这些，连诸神也被隐瞒，毫不知晓。

人类的复仇

一切开始之前，诸神将大地分划成了荒野与牧场。他们令宜人的牧场充满绿色，覆盖土地，又在山谷里建起果园，在丘陵上造出石楠花。但对于哈尔扎，诸神预定了它的命运，它注定会是一片荒野，这已成定局，永不改变。

世界在傍晚向诸神祈祷，而诸神在回应时，却遗漏了所有阿林姆部落所作的祷告。因此，阿林姆的人们受到战争的侵袭，被驱赶得四处流亡，但永远不会被彻底压垮。阿林姆的人们将人推选为神，为自己创造了神明，直到裴伽纳的诸神再次想起他们为止。尽管其他部落全都不停进犯，然而他们的首领，耀司和海尼斯，作为神明统领着他们的人民一路向前。最后他们来到了哈尔扎，那里没有其他部落，他们也终于免于战乱。耀司和海尼斯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裴伽纳的诸神现在也一定会记起我们了。"他们在哈尔扎建起了城市、犁出了耕地，海风吹来，绿色铺满了曾经的荒野。现在的哈尔扎，处处可见蔬果与牲畜，还能听到漫山遍野的羊叫声。他们就在那里安了家，再不被其他部落追赶。他们用悲伤织出了童话，直到哈尔扎的人们都绽开笑颜，哈尔扎的孩子都开怀大笑。

而诸神说："大地并非欢笑之处。"于是他们跨出裴伽纳的大门外，来到瘟疫蜷睡的地方把他叫醒，指向哈尔扎令他前往。瘟疫便向前一跃，呼啸着越过了天空。

当晚，他来到哈尔扎附近的田地，偷偷穿过草丛坐了下来，向着光亮处怒目而视。他舔舔爪子，又向光亮处瞪了一眼。

但第二天晚上，瘟疫偷偷穿过欢乐的人群，无人看见他的身影。他蹑手蹑脚地来到城里，溜进每家每户，朝人们的眼中看去，目光甚至穿透了他们的眼睑。因此当早晨来临时，人们瞪视前方，大声呼叫，说他们看到了别人未曾见到的瘟疫。然后他们便死去了，因为瘟疫的绿眸已看穿了他们的灵魂。瘟疫自己潮湿而阴冷，他的眼睛却放出热来，烤干了人的灵魂。医者和精通魔法的术士到来了，他们各自结出医师之印与术士之印，或将蓝色的水洒于药草之上，或是念起有魔力的咒语；但瘟疫仍然在家家户户间蔓延，他依旧将目光射入人的灵魂。人们的生命不断从哈尔扎飘散，他们究竟去往何处，书中各有成说。但瘟疫以吸食人们眼中的光亮为生，他的饥火永不平息；他在城中夜夜飞驰，再不屑于隐匿自己的踪迹，他变得越发潮湿和阴冷，他眼中的热度也愈燃愈烈。

于是，哈尔扎的人们向诸神祈祷道：

“高高在上的神明啊！将仁慈赐予哈尔扎吧。”

诸神听到了他们的祈祷，但他们一边听，一边还用手指着，催促瘟疫继续前行。瘟疫听见主人的声音，更加放肆起来，将自己的脸猛地凑到人们的眼前。

除了遭受瘟疫惩罚的人们，其他人都看不见他。起初，他白天都睡在雾气弥漫的低谷里，但随着饥火日益旺盛，他甚至会在日光下出动，抓住人的胸膛，目光向下穿透他们正在枯萎的灵魂。直到最后，甚至没有被他惩罚的人也能隐约看到他的身影。

阿德罗医生坐在屋里，点着一盏灯。他把各种东西混在碗里，制造一种应该能够驱赶瘟疫的汤药。就在这时候，门外吹来一阵风，屋里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

这阵风太冷了，医生打了个寒颤，起身去关门。可就在他回身的时候，只见瘟疫舔了一口他的汤药，忽地向他扑来，一只爪子搭在他的肩上，另一只抓着他的斗篷，两只后脚并用爬上了他的腰间，直直地看向他的眼睛。

有两人走在街上；一人对另一人说：“明日我将与你共进晚餐。”

瘟疫咧开嘴，露出滴着口水的牙齿阴笑了一声，没人看见。然后他又悄无声息地爬走，去看看这二人明日是否真能共进晚餐。

有一位旅人走来，说道：“这就是哈尔扎。我将在这里休息。”

但是他的生命，并未止步于那天的旅程，消散到比哈尔扎更远的地方去了。

所有人都害怕瘟疫，其中那些遭受他惩罚的人都看到了他，但却没有人借着星光看见诸神催促瘟疫前行时的伟岸身影。

于是人们都逃离了哈尔扎，瘟疫则转而追赶狗啊鼠啊，还跃起身去抓那些飞过他头顶的蝙蝠，它们死后，尸体还横卧在街道上。但很快，他又回头追上了逃离哈尔扎的人们，人们到了城外，在河流的下游中取水喝，他便坐在那河水旁。接着，哈尔扎的人们又在瘟疫的紧逼之下回到了哈尔扎，聚集在那除却一神的万神庙里，他们对大先知说：“现在怎么办？”先知答：

“诸神全都嘲弄了我们的祈祷。人们必将以复仇来惩罚他们的罪过。”

人们肃立，心怀敬畏。

大先知走上天空下的高塔，那里，诸神目中的星光明亮地射向大地。那里，在诸神的眼前，在诸神的耳中，他说道：“高高在上的神明！你们嘲弄了世人。所以你们要知道，古老传说和预言书册里都早已写明，终结正等待着诸神，到那时，你们会乘金船自裴伽纳而下，沿着寂静之河进入寂静之海，你们的帆船将会在迷雾中升起，你们便再也不是神明。而世人终将摆脱诸神的嘲弄，在大地上寻得温暖湿润的庇护所。但诸神，你们永远不得摆脱这曾为神的身份。待时间、世界、死亡都消逝成空，将只剩下沧桑的悔恨，和那曾为神者。

“在诸神的眼前。

“在诸神的耳中。”

然后诸神一齐大叫起来，用手指向大先知的咽喉，瘟疫一跃而上。

大先知的死已过去许久，他的话语也早已被人遗忘，但诸神仍不知晓是否确有终结等待着他们，而那或能揭开答案的人，却已被他们杀死。人的复仇所带来的恐惧，令诸神惧怕不已，因为他们不知何时才是终结，也不知它究竟会不会来临。

诸神沉睡时

诸神都坐在裴伽纳之上，他们的奴仆时间也无所事事地躺在裴伽纳的门边，没有什么要他去摧毁。他们想象着万千星辰，那些又大又圆、闪闪发光的世界，还想象着小小的银月亮。这时（谁知是何时呢？），诸神便抬起了手，结出诸神的徽印，于是他们的想象化作了真实的世界和银月。诸世界围绕在裴伽纳的大门边，在天空中各据一方，它们停泊于诸神安排之处，永不离去。它们确乎又大又圆，在天空中四处闪闪发光，诸神因此笑了起来，高喊着拍起手。而在其他世界里，他们秘密行事，玩着不为人知的游戏。

终于，他们不再愚弄生命，也不再嘲笑死亡。他们在裴伽纳大喊："再没有新鲜事可做了吗？难道这四季一定要一直围绕世界行走，待我们的双眼厌倦季节变换的步伐，也永不停止？难道日与夜、生与死将一直如此枯燥地沉浮涨落？"

诸神百无聊赖地看着世界，如同孩子盯着狭窄小屋里光秃的墙壁。他们说：

"再没有新鲜事可做了吗？"

诸神厌烦地说道："啊！再年轻一回吧。啊！再一次回到刚从「玛纳-尤德-苏夏」的脑中诞生的状态吧。"

他们转开了疲倦的眼睛，不再注视闪光的世界。他们在裴伽纳的地板上躺下，说：

"也许世界将会消逝，我们也会欣然忘记它们。"

然后诸神便睡去了。接着，彗星挣脱了泊绳，日蚀在天空漫步，而大地上，死亡的三个孩子——饥荒、瘟疫和干旱——也出来觅食了。饥荒的眼睛是绿色的，干旱的眼睛是红色的，而瘟疫则双目失明[注]，他在城市里胡乱挥舞爪子，朝周围四处击打。

可就在诸神沉睡的时候，在世界边缘之上，从一片黑暗与未知中，走来了三个郁孜，这三个恶灵乘着帆船、张着银帆，从寂静之河上驶来。他们远远地看见亚姆和哥特，那是两颗在裴伽纳的大门站岗放哨的星星；眨着眼睛，昏昏欲睡。他们走近了裴伽纳，发现诸神沉睡处一片沉寂。这三名郁孜分别是「琊」、「哈」和「斯涅格」，他们是邪恶、疯狂和恶怨之主。

他们从船上蹑步走下，溜进裴伽纳寂静的门槛，给诸神带去了恶兆。诸神在裴伽纳熟睡着，他们的权柄落在一个角落里，孤零零地待在地板上。它是用黑石做成的，上面刻着四个词，即使我找到它也无法告诉你关于它们的任何线索——那是无人知晓的四个词。有人说，它们讲述的是黎明将至之时一朵花的盛开；还有人说，那写的是山间的地震；有人说，它们描绘了鱼群的死亡；又有人说，是这样四个词：力量，知识，遗忘，以及另一个连诸神自己都猜不到的字眼。郁孜们读了这四个词，连忙怀着恐惧离去，唯恐诸神醒来。他们登上帆船，令水手快快驶去。于是郁孜便成为了神，拥有了诸神的力量，他们行舟去往大地，来到一座山峦起伏的海岛。他们坐在岩石之上，如诸神一般端坐，他们抬起右手，还拥有了诸神的力量，却独独无人前来敬奉。没有船只向他们驶来，也从没有人在晚间向他们祈祷，没有香火的味道，也没有祭品的尖叫。于是郁孜们说：

“若无人信奉我们，无人为我们献祭，成神又有何用？”

「琊」、「哈」和「斯涅格」乘着银帆船，在海中下行，朝人们的海岸逼近。起初他们来到一座住着渔夫的岛屿；岛民一边向海岸跑来，一边向他们喊道：

“你们是谁？”

郁孜们答道：

“我们是三位神明，我们来接受你们的敬奉。”

渔夫们却回答说：

“我们信奉雷霆之神拉翰。对于其他神明，我们既不礼拜，亦不献祭。”

郁孜们愤怒地咆哮，扬帆离去。他们航行至另一个海岸，那是一片被人废弃的低平沙滩。终于，他们在岸边找到一个老人，便向他喊道：

“海岸上的老人！我们是三位值得信奉的神明，我们力量强大，且乐于回应人的祈祷。”

老人回答：

“我们信奉裴伽纳的诸神。他们喜爱我们的香烛，还有我们的祭品在祭坛上尖叫的声音。”

「斯涅格」说：

“裴伽纳的诸神正在沉睡，不会为你们低声的祈祷而醒来的。你们的祷告就放在裴伽纳的地板上，布满灰尘，这诸世界的蜘蛛斯尼莱特，还在上面织了网。他们在熟睡中封上的耳朵，也听不到祭品的尖叫声。”

老人站在岸边，回答说：

“即使古老的诸神不再回应我们的祈祷，我们斯里奈斯的所有人，都仍将向古老的诸神祷告。”

郁孜们调转船头，悻悻离去，口中还诅咒着斯里奈斯和斯里奈斯的诸神，而受到最多咒骂的，则是那位站在海岸上的老人。

三个郁孜依旧渴望被人崇拜。第三天晚上，他们驾船朝着一座城市的灯火驶去；他们靠近岸边，发现那是一座歌声之城，各族人们都在那里汇聚欢庆。于是郁孜们坐在各自的船头上，不怀好意地睨视这座城，城里的音乐和舞蹈便停了下来，人们都朝海边看去，望向那银帆之下郁孜们的陌生身影。然后，「斯涅格」便要求他们信奉郁孜，并承诺他们将会获得更多的快乐；他还以他眼中的光亮起誓，他会放出小小的火焰，让它们越过草地，去驱赶这座城市的敌人，追赶他们到天涯海角。

但人们回答说，这城里的人都信奉孤峰矗立的阿格罗当山，哪怕其他的神乘着银船从海上驶来，他们也不会信奉这些神的。而「斯涅格」答道：

“显然，阿格罗当不过是座山，称不上神明。”

但阿格罗当的祭司们在岸边，以歌声回应道：

“人们向阿格罗当献祭，新鲜的血液流淌在他的山石上，有上万颗心微微跳动、向他祷告，两千年来，我们的民族怀着全部希望和力量信奉着他，若这一切都不能尊他为神，那世上便再无神明，你们也不过是从海上来的寻常水手罢了。”

郁孜们说：

“阿格罗当可曾回应你们的祷告？”人们都听到了郁孜的话。

然后，阿格罗当的祭司们离开了岸边，率领人们走入城中陡峭的街道，踏上城外的荒野，来到阿格罗当山脚下。他们说：

“阿格罗当啊，若你不是我们的神明，请回到那些寻常丘陵中去，并在头上戴起雪做的帽子，与它们一样在天空之下躬身蜷缩；但是，若我们两千年的敬奉已令你化为神明，若我们全部的希望都如衣衫般围绕着你，请你

永世矗立，在城市之巅俯视你的信徒。”阿格罗当山脚下升起的烟气在空中停驻，他雄伟的身躯之上一片寂静；祭司们回到海边，对三个郁孜说：

“待阿格罗当感到厌倦，不再愿意做我们的神明，或是当他在某个夜里阔步离去，只留下空无一物的城市之巅给我们凝望，等到那时候，我们才会信奉新的神明。”

郁孜乘船离去了，他们口中诅咒着阿格罗当，却不能真正伤害他，因为他只不过是座山。

郁孜沿着海岸航行，来到一条河流的入海口，他们进入河道逆行而上，终于遇到了一群劳作中的人，他们正在开垦土地，向森林进发。郁孜便对田间劳作的人们喊道：

“做我们的信徒吧，你们会获得许多快乐的。”

但人们回答：

“我们不能做你的信徒。”

「斯涅格」答：

“你们也信奉了其他神明吗？”

人们回答：

“我们信奉的是未来的岁月。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我们将世界打理地井然有序，如同将衣服铺在地上以迎接国王注。当那些岁月来临时，他们将受到我们这个陌生民族的供奉，他们统御的子民将献祭于他们身后的岁月，而那岁月则将侍奉终结。”

于是「斯涅格」回答：

“那些神明不会奖赏你们的。不如向我们祈祷，享受我们赐予你们的欢乐。等你们的神明降临时，不必理会他们的怒气——他们惩罚不了你们。”

但人们继续以劳作献祭于他们的神明，那来日之岁，把世界打造成神明的居所。郁孜诅咒着那些神明，乘船离去。身为邪恶之主的琊发誓说，等那些岁月到来的时候，他们会知道偷抢三位郁孜的信徒是何下场。

郁孜们依旧航行着，说到：

“身为神明却得不到祈祷和信奉，这比没有天空可以飞翔的鸟儿更痛苦。”

但在海天交汇之处，郁孜又一次看到了陆地，行船前去；在那里，郁孜看到一些人，他们身穿奇异而古老的服饰，在遍布神庙的土地上举行着古老的仪式。郁孜向进行古老仪式的人们喊道：

“我们是三位神明。我们通晓人的欲求，我们的信徒会得到即时的快乐。”

但人们说：

“我们已经有神可信了。”

「斯涅格」回答：

“你们也有了？”

人们答道：

“我们信奉过往的事物和过去的岁月。他们对我们高尚地施以援手，所以我们也献出他们应得的信奉。”

郁孜回答人们说：

“我们是存在于当下的神明，并且会以美好的事物回报你们的信奉。”

但人们站在海岸边，回答道：

“我们的神早已把美好赐予了我们，我们便将他们应得的信奉回报给他们。”

于是郁孜转向陆地，扬帆离去，口中诅咒着一切过往的事物和过去的岁月。

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布满岩石的海岸站在海边。郁孜们来到这里，发现四下空无一人，却有一群高大的狒狒在夜色中从内陆走来，它们见到帆船，叽叽喳喳地闹腾起来。

然后「斯涅格」对它们说：

“你们也有神明了吗？”

狒狒只顾吐口水。

于是郁孜说：

“我们是充满魅力的神明，对小小的祷告尤其记得清楚。”

但狒狒恶狠狠地瞥了一眼郁孜，不愿崇拜他们任何一个。

一只狒狒说，祈祷会影响它们吃果子。但「斯涅格」向前倾身，低语了一声，狒狒们就都跪了下来，像人一样握紧双手、嘴里念着祷告，还互相说着这些就是上古的神明，向郁孜礼拜祈祷——因为「斯涅格」在它们耳边说的是，若它们信奉郁孜，他就让它们化作人类。狒狒们完成礼拜，站了起来，它们的脸更光洁了，手臂则更短了一些，它们去用衣服包裹身躯，然后离开了满是岩石的海岸，与人待在一起。而人们也看不出它们是什么，因为它们的身体的确是人的身体，但它们的灵魂却仍是野兽的灵魂，它们正是恶灵郁孜的信徒。

而那邪恶、恶怨与疯狂之主，他们乘船回到了他们的海岛，在岸边如诸神一般静坐，还抬起他们的右手；到了傍晚，狒狒污秽的祷告围绕着他们，充斥于岩石之间。

而在裴伽纳，诸神猛然惊醒。

---

1. 此处与上文瘟疫“绿眼睛”的描述不符，应为原作者自相矛盾。（译注）
2. 出自《旧约·列王纪下》，人们把衣服铺在地上，迎接国王耶户。（译注）

不存在的国王

鲁纳查的土地上没有国王，之前也从未有过；鲁纳查的土地上有这样一条法律，既然这里从未有过国王，那么此后也不会再有。所以，鲁纳查由祭司们来统领；他们告诉人们，鲁纳查从未有过国王。

奥萨查曾是鲁纳查的国王，也是周围所有土地的主人。他希望更多地了解诸神，于是下令，要在鲁纳查和周围所有土地上筑造诸神的雕像。奥萨查的命令被号角传到国土之外，叮当作响地传到诸神的耳中，诸神立刻喜爱上了这声音。于是，人们从地里挖掘出大理石，雕刻家们在鲁纳查忙碌着执行国王的法令。诸神则在星光中立于山丘之上，好让雕刻家们能看到他们；他们在周身布满云朵，做出最圣洁的姿态，好让雕刻家如实描绘出裴伽纳的诸神真实的模样。其后，诸神阔步走回裴伽纳，雕刻家们则敲敲打打地工作起来。终于有一天，雕刻家的主人对国王说：

“奥萨查，您是鲁纳查的国王，以及周围一切土地的主宰者，诸神对您也展现仁慈。我们已按照您的命令，怀着谦卑完成了诸神的雕像。”

然后国王下令，在他的城市里，在房屋之中扩出一大片空地，诸神的雕像就被运至这里，放在国王面前，而雕刻师的总管和他的人手都在这聚集；他们每人面前都站着一名士兵，带着一个镶着珠宝的浅盘，上面放着一堆金子，他们身后则站着另一名士兵，手中出鞘的剑直指他们的后颈。国王看了看那些雕像。瞧啊！他们就像被白云包围的诸神那样站着，手中结着诸神的徽印，但他们的身躯却是人的身躯；看啊！他们的脸庞与国王的脸非常相像，他们的胡须也像国王的胡须一般。国王说：

“这些的确是裴伽纳的诸神。”

雕刻家面前的士兵便将金子献给他们，雕刻家身后的士兵则收起了宝剑。人们喊道：

“这些的确是裴伽纳的诸神，因了国王的命令，我们才得以一睹他们的面容；也是对国王，诸神施以仁慈。”信使在鲁纳查的城市及周边的土地上奔走，去宣扬这些雕像：

“这些是裴伽纳的诸神。”

然而，裴伽纳之上，诸神发出愤怒的咆哮，「蒙」则向前倾身，欲对国王奥萨查结出蒙之徽印。但诸神却把手搭在他肩上，说：

“不要令他死去。奥萨查把神的面孔做成人的模样，死亡都不足以惩罚他的罪过。我们要令他存在的痕迹彻底消失。”

然后诸神说：

“我们可曾说到过国王奥萨查？”

诸神接着说：

“不，我们不曾说过。”诸神又说：

“我们可曾梦见过奥萨查？”诸神说：

“不，我们不曾梦见。”

于是，在鲁纳查的王宫里，奥萨查从诸神的记忆中瞬即消失，他的存在被彻底抹去了。

奥萨查的王座上只剩一件衣袍，边上有一顶皇冠。诸神的祭司走进王宫，把它改造成了诸神的庙宇。前来礼拜的人们说：

“这衣袍是谁的？这皇冠又有何用？”

祭司回答：

“是诸神丢下了这一缕衣衫，瞧啊！他们的指间还漏下了一枚小小的指环。”

人们对祭司说：

“既然鲁纳查从未有过国王，就让你们做我们的统治者吧，诸神在上，请你们为我们制定法律吧。”

凯伊的洞穴

加冕盛典已经结束，欢庆之声渐渐隐去，新国王卡纳查坐在艾佛伦王座上开始工作，决定人的命运。他的伯伯，孤王卡纳查，已经死去，他便从远方的城堡出发，带着浩荡的队列来到南方，来到艾佛伦的伊隆堡垒；在那里，他们为他加冕，封他为艾佛伦与群山之王，以及群山之外所有土地的主人——若山外确有土地的话。但现在，加冕盛典已经完成，卡纳查就这样坐在远离家乡之地，成为了强大的国王。

后来，国王对艾佛伦的命运丧失了兴趣，也厌倦了发号施令的工作。于是国王派出信使，到所有城市中去宣讲：

“听着！此乃国王的旨意！听着！这命令来自艾佛伦与群山之王，他还是群山之外所有土地的主人——若山外确有土地的话。他令所有擅秘术者一齐前往伊隆。听命！”

于是擅长各阶秘术的智者都聚集起来，前往伊隆，连曾在孤王卡纳查跟前念咒的七阶术士也来了；他们来到新国王的宫殿，用手触碰他的脚[注]。接着，国王对术士们说：

“我所欲一物。”

他们回答：

“大地都触碰国王的双脚，向您臣服。”

但国王却说：

“我所求者不在大地之上；我想要找寻那过去的某些时光，那过往的纷繁岁月。”

智者都沉默了。终于，他们之中最睿智的人出声了，他曾念出过七阶咒语。他遗憾地说道：

“过去的日月与时光，已经飞到了阿格多拉山的山顶，在那里，它们从视线中倏尔消逝，永不回头。这或许是因为它们没有听见国王的旨意吧。”

史书里记载了许多关于这些智者的事情，誊录者们笔下也记述了他们受到国王召见的情形，以及他们对国王所说的话，然而，那之后他们的事迹便

再也没有出现在史籍里。但传说中还提到，国王派人在所有城市中奔走，寻找比曾在孤王卡纳查面前念咒的术士更加智慧的人。在艾佛伦最远端的群山中，他们找到了先知斯岚，待在羊群里的他，既不属于任何一阶的术士，也未曾在老国王的跟前施咒。他们把他带到卡纳查面前，国王对他说：

“我欲求一物。”

斯岚回答：

“您也是一介凡人。”

国王说：

“过去的日子和那些时光都在哪里？”

斯岚回答：

“这些东西在远处的一个山洞里，那山洞上有凯伊站着把守。他自万物伊始便在那里把守山洞，令它远离诸神与人。或许他会让卡纳查进去吧。”

于是，国王招集了大象与骆驼来驮负金子，令值得信赖的奴仆来携带珍宝；他派一支军队走在他前面，让另一支军队跟在他身后，还派出骑手去提醒平原上的住民，艾佛伦的国王就要到来了。

他让斯岚指路，带他到旧时的日月和一切被遗忘的时光所在之地。

国王卡纳查和他的两支军队跟着斯岚，跨越平原，来到阿格多拉山，消失在山巅之上。那金边紫帐曾八次为艾佛伦的国王支起，又八次为他拆下；终于，国王和他的军队来到了黑暗山谷中一处黑暗的洞穴，凯伊就在那里放哨，把守着过去的日月。凯伊的脸庞如同一位征伐了许多城市且不为战俘所累的勇士，他的身形如诸神一般，但他的眼睛却是野兽的眼睛；艾佛伦的国王来到他的面前，带着背负黄金的大象和骆驼，还有携带珍宝的可靠奴仆。

然后国王说：

“那些是我带来的礼物。把我的昨天还给我；我的昨天，它有挥舞的条幅，有乐曲和蓝天，有高呼着封我为王的民众，它乘着闪光的翅膀飞过了我的艾佛伦。”

凯伊指着他的洞穴回答道：

“你的昨天荣光不再、被人遗忘，已经从那里悄悄溜走；被遗忘的日子在那里堆积，落满灰尘，谁又会爬到这尘土堆里去找你的昨天呢？”

艾佛伦与群山之王，以及群山之外所有土地的主人——若山外确有土地的话——回答道：

“我愿意在你的黑暗洞穴里双膝跪地，用我的手在尘土中搜寻，只要能找到我的昨天和过去的那些时光。”

国王指向大象群之间的一叠叠黄金，还有更远处神情轻蔑的骆驼。凯伊回答：

“诸神给了我闪光的世界，世界边缘之内的万物，还有那边际之外诸神目光所及的一切——而你却带着大象和骆驼来找我。”

国王说：

“在我家乡的果园上，已经飞过一个你所熟知的钟点。你虽不愿接受大象和骆驼背上的礼物，我还是请求你，请你仁慈地还给我一秒钟，它是一粒灰尘，紧挨着你洞穴中尘土堆里的那个钟点。”

听到“仁慈”一词，凯伊大笑起来。国王便令军队返身向东。于是军队回到艾佛伦，他们身前的信使喊着：

“卡纳查驾到！他是艾佛伦与群山之王，以及群山之外所有土地的主人——若山外确有土地的话。”

国王对他们说：

“还是称我作从一次无望的征途中无功而返的倦乏者吧。”

于是国王又来到了艾佛伦。

但有传言说，一天傍晚太阳落山时，有一位带着黄金竖琴的琴师来到伊隆，请求觐见国王。

传说中讲，人们把他带到王位之上皱眉独坐的国王面前，他对国王说：

“我有一把黄金竖琴；那被遗忘的时光和过去的琐事中，曾有那么几秒钟，如尘土般附上了它的琴弦。”

卡纳查抬起头，琴师轻触琴弦，那被遗忘的过去便又被唤醒，有一曲自发

声起流逝已久的歌声在那儿响起。琴师见卡纳查看的他目光并不恼怒，手指继续在弦间游走，好似诸神在天际巡游，黄金竖琴中便升起一阵回忆的迷雾；国王向前倾身凝视，在那迷雾中，他看到的不再是宫殿的围墙，却见一条小溪蜿蜒流过溪谷，两旁的山丘郁郁葱葱，还有一座古老的城堡孤独伫立，朝向南方。国王脸上浮起怪异的神情，琴师见状道：

“统治艾佛伦、群山及其外所有土地的国王啊——若山外确有土地的话——您满意吗？”

国王说：——

“既然我又成为了朝南溪谷中的孩童，我怎么知道伟大国王的想法呢？”

当星星升高、照耀伊隆，国王依然坐着，直直地凝视前方。侍臣都从宏伟的宫殿中退出，只留下一位守住一点灯火不灭，琴师也与侍臣一同退下。

当黎明穿越寂静的拱门，晨曦照入大理石宫殿，灯芯的光暗淡了，国王却依然凝视前方；星星再次升起、清晰地照耀伊隆，国王依旧这样坐着。

但到了第二天早晨，国王起身，召来琴师，对他说：——

“我现在又是国王了，而你既然能够留住时光，将过去的日子带回人们身边，你就将成为哨兵，守护我伟大的明天；当我远征茨曼-霍、壮大军队时，你就站在我的明天和凯伊的洞穴之间，这样，我与我军队战斗的某些情景，或许就会附上你的黄金竖琴，而不会失去荣光、落入洞穴。因为我的明天如此高贵，它迈着响亮的步伐踏入我的睡梦，不当与尘土堆中那些过去的日子为伍。将来有一天，待国王死去、他们的故事也被遗忘，那时候的某位琴师将会到来，从黄金的琴弦上唤醒回响于我梦中的故事，直到我的明天从其他次要的日子里阔步而出，向岁月述说卡纳查曾为国王。”

琴师回答：

“我会成为哨兵，守护您伟大的明天；当您远征茨曼-霍、壮大军队时，我将站在您的明天和凯伊的洞穴之间，直到您和您军队战斗的某些情景附上我的黄金竖琴，而不会失去荣光、落入洞穴。这样，待国王死去、他们的故事也被遗忘，那时的琴师将会到来，从黄金的琴弦中唤醒您的故事。我愿遵旨。”

如今善弹竖琴的人们，依旧讲述着卡纳查的故事：他曾是艾佛伦与群山之王，还是群山之外所有土地的主人；他领军攻向茨曼-霍，打出了伟大的战役，他在最后一战中取得了胜利，又死于此战；而凯伊，他一直等待着，欲用爪子接住卡纳查最后的时光，好让那些时光在他的洞穴里高高堆起，

但他一直没有找到它们，只集得一些琐碎的故事和平庸之人的时日，还为站在他和世界之间的一把竖琴的影子烦恼不已。

---

1. 似印度摸脚礼，触摸脚以示尊敬。（译注）

寻找的痛苦

传说中还提到，国王卡纳查向古老的诸神深深鞠躬。还从未有人如他这般深地向古老的诸神鞠躬。

一天，国王在诸神的庙中对古老诸神鞠躬礼拜。返回后，他召见了诸神的先知们，对他们说：

“我欲对诸神了解一二。”

先知身负许多书本，来到国王卡纳查面前，对国王说：

“书中未有记载。”

于是先知就此离去，带着书中详载的可用来尝试了解诸神的一千种方法。只有一位留了下来，那是一位先知长老，他已忘记了那些书本。国王对他说：

“古老的诸神十分强大。”

先知长老便回答：

“古老诸神的力量确实非常强大。”

国王又说：

“除古老诸神外，没有其他神明。”

先知回答：

“世上的确再无他神。”

宫殿之中只剩下他们二人。国王说：

“若世间尚有真理为人所知，请告诉我关于诸神或人的一切。”

先知长老于是说：

“求知之路在远方，洁白而笔直。沿着这条路，地球上所有的智者都在炙热与尘土中前行；但是在上路前的旷野里，那些智者不是在躺卧，便是在

摘花。在求知路旁——哦，王啊，那道路又粗陋又炙热——立着许多神庙，每座神庙的入口站着许多祭司，他们向厌倦了行路的旅人呼喊：

“‘这即是终点。’

“神庙中皆有乐音，每座庙顶上都飘出怡人的香火气；每个听见那深处音乐或是看到那清凉神庙的人，无论他们看的是哪一座，都转身进入庙中，看看那是否确为终点。他们发现那座神庙并非终点，于是又踏上尘路；有些人每路过一座神庙便停下逗留，唯恐错过终点，还有些人则一路前行，在尘土中一无所见，直到他们再走不动了，一位好心的祭司便将在旅途中精疲力竭的他们带入另外几座神庙，并告诉他们，这亦是终点。在那路上，没人能从同行者处获得指引，因为他们所说的只有一事确定为真，他们说的是：

“‘朋友，我们在尘土中一无所见。’

“尘土掩映着道路，其中许多自路成之时便在那里了，有一些是被旅者行路的步伐带起的，更多的则是从庙门里飘扬出来的。

“哦，王，若您走在那路上，当您听到一人呼唤，‘这即是终点。’他的身后还响着音乐时，最好还是就此停歇吧。若你在黑暗与尘土中经过娄、慕什和基纳什的宜人庙宇，或是带着欧泊微笑的西纳什，或是有着玛瑙双眼的肖，却不进入，那么前方还有夏罗和米纳西泰、盖佐和艾莫伦德以及斯力格在等待您，这些神庙的祭司不会忘了呼唤您的。

“哦，王啊，传说只有一人见到了终点，走过了三千座神庙，而最后一座的祭司正像第一座的祭司，所有祭司都说他们的神庙是道路的终点，所有神庙都被尘土的黑暗覆盖，而所有神庙都是如此可爱，只有那道路令人厌倦。有些庙中有许多神明，另一些庙中只有一神，剩下的神庙中则只有空空的神龛。所有神庙都有着许多祭司，庙中休息的旅人也都十分快乐。与他同行的旅者曾试图逼他入庙休息，而每当他说：

“‘我要继续往前走。’许多人便说：

“‘这人在撒谎，此处便是道路的终点。’

“这曾至终点的旅人说，当路上响起雷鸣之声，他听力所及之处，所有祭司的声音都在路上升起，呼喊着：

“‘倾听夏罗！’——‘聆听慕什！’——‘看！基纳什！’——‘肖之音！’——‘米纳西泰愤怒了！’——‘听听斯力格的话语！’

“在路远端，有一人向那旅人呼喊，说西纳什在梦中翻动了身体。

“哦，王，这太悲伤了。传闻说，这旅人最后来到了那真正的终点，那里有一个大海湾，在海湾黑暗的海底爬着一位次代神明，他不过野兔大小，在寒冷中喊着：

“‘我并不知晓。’

“在海湾之外再无其他，只有那次代神明在喊叫。

“到达终点的这位旅人又逃了回来，经过遥远的路途，终于回到了神庙之处。他走进一座神庙，那里有一位祭司在呼喊：

“‘这即是终点。’他躺了下来，在沙发上休息。雅什之像在那里静坐，他有着绿宝石刻成的舌头和两只蓝宝石的大眼睛。有许多人在那里休憩，享受快乐。一位年老的祭司刚刚安抚完一个孩子，他走到曾至终点的旅人面前，对他说：

“‘这位是雅什，这里是智慧的终点。’

“旅者回答：

“‘雅什十分安详，这里确为终点。’

“哦，国王，您愿意继续听吗？”

国王说：

“我愿听完全部。”

于是先知长老回答：

“还有一位名叫肖恩的先知，他对古老诸神如此崇敬，以至于当诸神在凡人之中行走而不为人所见时，他能够在星光中分辨出他们的身影。每晚，他观察着神的身影；每日，他向别人教授神的知识，直到艾佛伦的人们懂得了，神会在群山中现出灰色的身形，「鲁格」比斯卡伽当山还要高，「司康」则矮一些，「阿斯古尔」行步时会前倾，「特罗达斯」会用他的小眼睛凝视端详。但一天晚上，肖恩在星光中观察古老诸神时，他隐约看见，在高高的山坡上还坐着其他一些神，他们就在古老诸神身后的一片寂静里。第二天，他用力摔下他艾佛伦先知的衣袍，对他的听众说：

“‘还有比古老诸神更加伟大的神。我在星光中隐约看见三位神明，他们在

山坡上俯视艾佛伦。’

“肖恩出发，连续多天行路，身后还有许多人追随。夜复一夜，他都更清楚地看见三位新神的身形，在古老诸神于人间行走的时候，他们就静坐着。肖恩和众人止步于山的高坡，在那里修建了城市，信仰那些只有肖恩可见、坐在山上俯视他们的神明。肖恩教授众人，那些神好似黎明前的道道灰光，右侧的神上指天空，左侧的神下指地面，居中的神则在沉睡。

“肖恩的追随者们在这城里建造了三座神庙。右侧的一座是年轻人的神庙，左侧的一座是老年人的神庙，第三座则大门紧锁、不可入内——没有人走进过那里。一天晚上，肖恩又到三位神明面前观察，他们坐在山侧，如同暗淡的光。他看到山顶上有两位神互相说话、指指点点，还嘲讽这山坡上的神，但他却没听见一点声音。第二天，他领着几位追随者出发，爬上寒冷的山顶，去找寻那伟大得能够嘲笑三位寂静神明的神明。他们止步于两位神明近旁，给自己搭起小屋。他们还建造了一座神庙，里面有肖恩手刻的两座神像，他们的头朝向对方，带着嘲弄的神情和指点的手指，在他们下方，山坡上的三位神被刻成了以表演取乐于人的戏子。现在已无人记得「阿斯古尔」、「特罗达斯」、「司康」和「鲁格」这些古老诸神了。

“肖恩和他的几位追随者在山顶的小屋里住了许多年，供奉着嘲弄他神的神明。每晚，肖恩都在星光中看见两位神明向对方无声地大笑。肖恩便渐渐老去了。

“一天夜里，正当他看向两位神明时，他看到一位伟大的神明坐在群山之外的遥远平原上，巨大的身影在空中若隐若现。那位神明对两位坐着嘲笑他神的神明怒目而视。于是肖恩对他那几位追随者说：

“‘唉，我们总不得休息，可在此处之外的平原上坐着那位真正的神，他对嘲弄十分愤怒。让我们离开这两位坐着嘲笑他神的神明，去信奉那位更伟大的神，他即便杀死我们也不会嘲弄我们，让我们在对他的崇拜之中找到真理。’

“但众人却回答：

“‘是你把我们从诸神身边带走，然后教我们崇拜着嘲弄之神，若我们死去时他们面带嘲笑，瞧吧！那也只有你能看见，我们可想休息了。’

“但有三位在追随中老去的人依旧追随着他。

“肖恩领着他们，走下陡峭山坡的另一侧。他说：

“‘现在我们一定会晓悟了。’

“三个老人回答：

“‘哦，最后的先知啊，我们确乎会晓悟了。’

“那个夜里，嘲笑信徒的两位神没有嘲笑肖恩和他的三位追随者。他们继来到平原之后又继续上路，最后来到一处，在这里，肖恩能在夜晚清楚地看见他们神明的伟岸身形。在那之外，远方是一片漫至天际的沼泽。他们在这里休息，尽力建造庇身之所，并对彼此说：

“‘这即是终结，因为肖恩再未看见其他神明的存在。我们面前只有沼泽，我们的暮年也到来了。’

“因为他们已无力建造神庙，肖恩在就一块石头上雕刻，刻出他在星光中所见的伟大平原之神的一切；这样，若有其他人因看到更伟大的三位神而抛弃古老诸神，又进而知道了那嘲弄的二神，还依旧坚持寻找智慧，最终在星光中看见被肖恩命名为至高神的存在，那么，他们依然会在那石头上，找到前人关于探索之终结的记载。肖恩花了三年来雕刻石头，终于在一天晚上完成了雕刻，正当他起身说：

“‘我的工作完成了。’这时，他看到远处还有四位更伟大的神，存在于至高神之外。在沼泽之外的远处，这些神明正一起傲然阔步，对平原之神毫不在意。然后肖恩对他的三个追随者说：

“‘唉，我们仍未晓悟，因为沼泽之外另有神明。’

“再没有人愿意追随肖恩了，因为他们说，一切征途都必将停止于人的老去，他们宁愿在平原上等待死亡，也不愿跟着他穿越沼泽去追求神明。

“于是肖恩告别了他的追随者，说道：

“‘自我们抛弃古老诸神、崇拜更伟大的神明以来，你们一直牢牢跟随着我。再见了。当你们在傍晚向平原之神祈祷的时候，或许那祈祷会有用处，但我必须前行，因为此外另有神明。’

“于是，肖恩走下了沼泽，在沼泽中艰难地穿行了三天，到第三天夜里，他看到四位神明已经离他不远，但仍不能看清他们的面孔。第二天，肖恩一直努力前行，想要借着星光看清他们的脸，但在夜晚来到、星星闪耀之前，肖恩倒在了他的四位神明脚前。星星出来了，四位神的脸庞被照得明亮而清晰，可肖恩没有看见他们，因为行进和张望的劳累压垮了他；看啊！他们就是「阿斯古尔」、「特罗达斯」、「司康」和「鲁格」——古

老的诸神。”[注]

然后国王说：

“寻找的痛苦只降临到智者身上，这很好，因为智者寥寥无几。”

国王还说：

“哦，先知，再告诉我一件事吧。谁才是真正的神明？”

先知长老回答：

“请陛下降旨。”

---

1. 原文中以上数段没有引号，故按照中文标点规范进行了补充。（译注）

亚尼斯的人们

亚尼斯的人们认为，一切都是在「亚尼·扎伊」抬手时开始的。他们说，「亚尼·扎伊」拥有人的样貌但又比人更强大，而且是由石头做成的。当他抬手时，被他们称作天空的那穹顶之下，所有四处散落的石头都聚集到了「亚尼·扎伊」身旁。

关于其他世界他们并无所言，但他们认为星星是其他神明的眼睛，那些神俯视并嘲笑「亚尼·扎伊」，因为他们比他更强大，尽管没有世界聚集在他们身旁。

虽然他们比「亚尼·扎伊」更强大，在圆顶下交谈时还嘲笑他，但他们都在谈论「亚尼·扎伊」。

只有诸神能听见他们自己的谈话，但亚尼斯的人们说，他们的先知伊容，曾躺在阿兹拉坎沙漠中听到诸神的话语，于是他便知道了，「亚尼·扎伊」是如何离开其他诸神，然后穿上石衣、创造世界的。

所有传奇里都必定记载着，约迪斯山谷的尽头消失于黑色山崖间，那里坐落着一个巨大的身影，他身倚大山，抬着右手，具有人的身体却比山丘还要庞大。在阿兹拉坎之上的寂静中，诸神一起讲述了这世界如何汇聚成型，伊容从他们那里听到的，就记载在《奥秘之书》里，被先知们保存在亚尼斯的神庙中。

所有读到这个故事的人都会知道，「亚尼·扎伊」是如何将群山如衣袍般聚在他身旁，又在他身下堆建了世界。至于在世上出现石头和「亚尼·扎伊」之外的东西之前，披着石衣的「亚尼·扎伊」在约迪斯的山谷尽头坐了多久，并无文字记载。

但有一天，有另一位神到来了，他在岩石之上奔跑，穿越世界，如同在风暴之日疾行的云。正当他向约迪斯疾行而来时，倚着大山、抬着右手的「亚尼·扎伊」呼喊道：

“你为何在我的世界奔跑穿行？你这是往哪里去？”

这位新来的神一言不答，只是继续向前跑。他一边前行，他的两侧就一边冒出绿色的东西，覆满了「亚尼·扎伊」的岩石世界。

于是这位新神就这样满世界奔跑，令各处充满绿色，除了「亚尼·扎伊」倚

着大山的巨大身影所在的山谷，以及在夜晚会有“干旱”克拉多瓦出来噬灭绿色的那些土地。

另外，书里还讲述了另一位神的来到，他自东方急速行来，与前一位神一样迅速，他的脸朝向西方，不为任何事物停留；他一边奔跑，一边向外张开双臂，在他的身侧左右，整个世界都化作了白色。

「亚尼·扎伊」便喊道：

“你为何在我的世界奔跑穿行？”

这位新来的神回答：

“我把雪带给整个世界——带来洁白、休憩与宁静。”

他让小溪不再流淌，甚至还把手放在「亚尼·扎伊」的头顶，他令世上的声音消匿，直到所有土地上都没有了一丝声响，只有这位奔跑着带来白雪的新神还在奔跑。

这两位新神永远绕着世界互相追赶，每年他们都会再次光临，跑下山谷、登上丘陵，跨越曾抬手聚集世界的「亚尼·扎伊」面前的平原，奔向远方。

而且，那些最虔诚的信徒还会读到，所有动物都爬上约迪斯的山谷，来到「亚尼·扎伊」休息的山上，对他说：

“请准许我们拥有生命，让我们成为狮子、犀牛和兔子，在世上行走生活。”

于是「亚尼·扎伊」允许动物成为狮子、犀牛和兔子，还有其他各种兽类，让它们在世上行走生活。而在它们走后，他又令鸟儿成为鸟儿，到天上去飞行。

之后，山谷里又来了一个人，他说：

“「亚尼·扎伊」，你已在世上创造动物。哦，「亚尼·扎伊」，请令世上也有人类吧。”

于是「亚尼·扎伊」创造了人。

这时，世上已有了「亚尼·扎伊」，两位分别带来绿色生机与白色寂静的奇怪神明，还有动物和人。

绿色之神追赶着白色之神，白色之神也追赶着绿色之神，人追赶着动物，动物又追赶着人。但「亚尼·扎伊」依然在他的山上静坐，抬着右手。而亚尼斯的人们说，当「亚尼·扎伊」的手臂不再抬起的时候，世界将被他弃于身后，就像一件被人丢弃的大衣。而「亚尼·扎伊」便不再以世界为袍，他将回到圆顶下星辰间的空虚之中，如同一位采珠的泳者从岛上进入海中。

古时誊录者所写的亚尼斯历史中记载着，有一年，亚尼斯的山谷里没有降下一滴雨水；饥荒发现亚尼斯这时干燥宜居，于是从山谷外的荒野里翻过大山，爬下山坡，来到亚尼斯的田地边晒太阳。

亚尼斯的人们在田间劳作，他们看到饥荒正啃食玉米、追逐牲畜，于是赶忙从深井中汲水，泼到饥荒干燥的灰色皮毛上，把他赶回山间。但第二天，等饥荒的皮毛又晒干了，他再次回到田里，啃食更多的玉米，把牲畜赶得更远，而人们又一次把他逼了回去。但饥荒再次返回，终有一天，井里已经没有水可以取来吓退饥荒了，于是他就啃光了所有的玉米，把牲畜追赶得瘦骨嶙峋。饥荒走得更近了，甚至来到了人的房屋之间，他在他们的花园里夜游，还轻手轻脚地爬近他们的家门。终于，牲畜再也跑不动了，一头接一头地被饥荒咬住喉咙，压倒在地。到了夜里，饥荒在土地上抓挠，连草木的根系也全部挠死。他走近人们的家门，向里瞥了一眼，然后猛地往后一缩，又更深地向里望去，但始终不敢直接进入，唯恐人们会有水来泼他干燥的灰色皮毛。

这时候，亚尼斯的人们便向山谷之上静坐于远处的「亚尼·扎伊」祈祷，日日夜夜地祈求他召回饥荒，但饥荒就那样坐着，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声音，他杀光了所有的牲畜，最终鼓起胆子，敢于取人性命果己之腹。

史书里写道，他先是杀害了孩子，然后越发大胆起来，扑倒了女人们，最后甚至窜上正在田间劳作的男人们的咽喉。

然后，亚尼斯的人们说：

“我们得派一个人，去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亚尼·扎伊」脚下；因为，世界在傍晚念出了那许多的祷告，它们都在傍晚飞向「亚尼·扎伊」脚边，或许是当他听见遍布大地的哀痛时，在这许多祈祷中漏掉了亚尼斯的人们所作的祈祷。但只要有一个人去向「亚尼·扎伊」说：‘您衣袍的边角上那被人称作亚尼斯山谷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褶皱。那里，饥荒成为了比「亚尼·扎伊」更强大的主宰。’那么或许他就会立刻记起我们的祈祷，把饥荒召回去。”

可是，没有人敢于前去，因为他们不过是人，而「亚尼·扎伊」却是整个大地的主宰，而且这路途遥远又坎坷。但那天晚上，霍斯兰·达斯听见饥荒在

他的屋外嚎叫，还用爪子扒他的家门；于是他想，与其再次听见饥荒的嚎叫，不如在「亚尼·扎伊」的目光中凋零。

所以，霍斯兰·达斯在黎明时分悄悄上路了，依旧害怕听到饥荒在背后呼气的声音。他向人们的墓碑所指的方向出发，因为亚尼斯的人们下葬时都将脚和脸朝向「亚尼·扎伊」，唯恐他会在夜里召唤他们去他身边。

于是，霍斯兰·达斯整日都沿着墓碑前行。传言说，他甚至仅靠墓碑的指引走了三天三夜，因为它们都指向「亚尼·扎伊」，整个世界的地势都朝着约迪斯上升，而离「亚尼·扎伊」最近的巨大黑色石碑则按照宗族堆集着。最后他来到两座阿斯达林石(注)制成的巨大黑色柱墩，看见它们之外的石头都堆叠在一个黑暗的山谷里，那山谷狭窄而深远，于是他知道，这就是约迪斯了。他不再急着赶路，而是安静地走上山谷，不敢打搅这寂静，因为他说：

“这一定是「亚尼·扎伊」的寂静，在他披上石衣前，这寂静就围绕着他。”

这些石头都是最初在「亚尼·扎伊」的召唤下聚集在此的，霍斯兰·达斯在它们之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恐惧，但依旧为了他的乡人前行，因为他知道，死亡和饥荒每小时都会在屋里见面三次，一起念出两个字——“终结”。

但是，当黎明将黑暗转为浅灰，他走到了山谷的尽头，甚至还触到了「亚尼·扎伊」的脚，却没能看见他，因为他的全身都藏在一片迷雾中。然后霍斯兰·达斯就担心，自己在送上祈祷时将不能看见他的眼睛。他将额头抵在「亚尼·扎伊」的脚上，为亚尼斯的人们祈祷道：

“哦，饥荒之主与死亡之父啊，世上有那么一处，您将它安在您身旁，它被人称作亚尼斯。那里的人们在您指定的时刻到来前就先死去了，从亚尼斯消逝。也许是饥荒背叛了您，或是死亡拥有了不属于他的力量。哦，世界的主宰啊，请像弹走您衣袍上的一只蛾子一般带走饥荒吧，否则那些在高处看着您的神明恐怕会说——那就是「亚尼·扎伊」，瞧啊！他的衣衫破破烂烂。”

在迷雾之中，「亚尼·扎伊」没有任何动作。然后霍斯兰·达斯又向「亚尼·扎伊」祈祷，请他用抬起的右手做出手势，示意他已听见。他在敬畏中无声地等待，一直等到黎明将至时，覆盖那身影的迷雾向上飘散了。寂静的山上，他在世界之上沉思着，无言地抬着右手。

霍斯兰·达斯在「亚尼·扎伊」的脸上见到了什么，他又是如何再次活着回到亚尼斯的，史书并无记载；但有记载的是，他逃离了那里，此后再也没

有人见过「亚尼·扎伊」的面容。有人说，他在那脸上看见的模样令他的灵魂感受到强烈的痛苦，而亚尼斯的人们都说，他在那身影的脚下找到了雕刻工具的痕迹，因此明白，原来「亚尼·扎伊」是由人的双手刻成的，于是尖叫着逃下了山谷：

“世上无神，人皆迷失。”他失去了希望与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他身后，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一动不动的巨大身影，他的右手抬起，正是由人按照自己的样貌做成的。

但亚尼斯的人们说，霍斯兰·达斯气喘吁吁地回到了他的城市，告诉人们，世上无神，亚尼斯也不能从「亚尼·扎伊」身上获得希望。当亚尼斯的人们知道饥荒并不来自于诸神时，都站起来与饥荒抗争。他们凿出了深井，宰杀了亚尼斯高山上的山羊为食，在仍有草木生长之处采集了草叶，来喂养牲畜。他们就这样对抗饥荒，因为他们说：“若「亚尼·扎伊」并非神明，那么亚尼斯之内唯有人类最强大。饥荒又算谁，敢向亚尼斯的主人呲牙咧嘴？”

他们还说：“若「亚尼·扎伊」不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本事和力量。我们就是亚尼斯的神明，亚尼斯的救赎在我们胸中燃烧，它若灭亡，亦将是遵循我们的愿望。”

饥荒继续杀害了一些人，但剩下的人都举起他们的双手，口中念道：“这是神明的双手”，并将饥荒从人们的房屋和牲畜中驱逐出去。亚尼斯的人们还一直追赶着他，直到傍晚，火热的奋战之上降下了无数雨丝，它们的沙沙声在远处隐约可闻。然后饥荒嚎叫着逃向了山中，他翻过众多山头，最终只留存在了亚尼斯的传说中。

在亚尼斯因饥荒而丧命的人们，他们的坟前已流过了千年时光。但亚尼斯的人们依旧向「亚尼·扎伊」祈祷，尽管他是由人按照人的模样刻成的，因为他们说——“或许我们对「亚尼·扎伊」的祷告，会像黎明的迷雾那样从他的像前升起，最终找到诸神中其他几位，或是静坐在诸神身后、不为我们的先知所知晓的那位神明。”

---

1. 查无此词，只能在受本书作者影响的作家作品找到，故应为作者生造。（译注）

为了诸神的荣光

许多史书中都记载着发生在三岛上的伟大战争，以及往昔的英雄如何一一丧命沙场的故事，但书中却未提及更加古老的日子。那时候，岛上的人们还未出发参战，每个人都在各自的一方土地上照顾着一群牛羊，令人倦怠的平静模糊了往昔之前的岛屿。那时候，岛上的人们如孩童般在「机缘」的脚下玩耍，不崇拜神明，亦未起身争战。然而，一群水手被怪风抛到了被他们称为繁荣之岛的三岛岸上，发现了一群没有信仰的快乐岛民。水手们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活得更快乐，劝他们信仰神明、为诸神的荣光而战，他们会留名千古，死时亦将赞颂诸神之名。于是岛上的人们聚到了一起，商量着：

“关于兽类我们知道不少，可看啊！这些水手口中的东西对我们也一清二楚，还用我们来取乐，正如我们了解和利用兽类一样。但当人结束了田间的犁耕劳作，在傍晚返回，他们却乐于回应灶台边升起的琐碎祷告。现在我们要不要追寻这些神明呢？”有些人说：

“我们是三岛之主，从来无事烦忧，生时繁荣兴盛，死后我们的尸骨亦能在宁静中安息。而他们，或许会在三岛之上威胁我们的地位，在我们死后纠缠我们的尸骨，所以我们就不要追随他们了吧。”

可其他人又说：

“当干旱来临、牲畜尽数死去，人所念的祷告升上无心的云端，不被察觉。若他们确乎存在于某处，乐于集纳人的祈祷，让我们派人去寻找他们，对他们说：‘名为三岛的那些岛屿，有时也被水手称为繁荣之岛（它们就位于中央之海），岛上的人们常常祈祷。有人告诉我们，你们喜爱人的礼拜，并会因此回应人的祈祷。我们即是来自三岛的旅人。’”

那非人非兽的奇异存在会于傍晚回应人的祈祷，这想法深深吸引了岛民们。

于是，他们派人乘着帆船去穿越大海，「机缘」便把这些船只安全地带到了大海另一头的遥远海滨。其中三人翻山越谷，前去寻找诸神，他们的同伴则将船靠在岸边，在海滨上等待。追寻诸神的人们跟着天上的闪电走了三十个日夜，翻过了五个山头，终于来到最后一个山顶，他们看到那下方有一座山谷，看啊！诸神便在彼处。在一个个大理石山岭上，诸神各自端坐，手肘撑在膝上，单手支颐，唇边皆带着微笑。在他们下方是小小人类的军队，他们在诸神的脚边，为了诸神的荣光、以诸神的荣耀为名，彼此

战斗、互相厮杀。山谷中，他们身旁曾由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所建筑的城市，也被他们为了诸神的荣光烧毁，他们就在那里为诸神的荣光死去，而诸神俯视这一切，露出微笑。人们的祈祷从山谷中飘摇升起，诸神的确会偶尔回应一句祷告，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对它们回以嘲弄，人则无时无刻不在相继死去。

见到这样的情形，从三岛而来寻找诸神的人们便卧倒在山顶上，以免被诸神瞧见。接着，他们依旧躺倒着向后爬了一小段，并低声地交头接耳，然后就猫着腰飞奔起来。他们在山上疾行二十天回到了海岸，与他们的同伴汇合。但当同伴们问起他们的探寻之旅是否失败时，这三人只道：

“我们见到了诸神。”

船只再度扬帆起航，跨越中央之海，回到了三岛，那「机缘」歇脚休憩之地。他们对人们说：

“我们见到了诸神。”

但是，他们还对岛屿的统治者描述了诸神如何驱使人群的场景；他们回到家，在繁荣之岛上继续生活、照看畜群，在见识到诸神如何利用人类后，他们对自己的牛羊都更加和善了。

但有一天早上，高大的诸神在山谷中散步、瞭望大山的边际时，看到了那三个人留下的足迹。诸神便在那足迹上方低下头来，俯身向前奔跑。他们在当天傍晚前来到了人们曾扬帆而去的海岸，在沙滩上看到了船只的痕迹，于是涉水走入海中，走了好远仍一无所见。若不是某些人在听了旅者的故事后也想前去亲眼看看诸神，三岛之上依旧一切静好。这些人在夜间乘船溜出岛上，于是，诸神在返回山中之前，便看到海天相接之处驶来满张的白帆，船上正是在不详之日出海寻神的人们。这时，诸神的子民得到了片刻安宁，因为诸神正潜伏在山后，等待来自繁荣之岛的旅人。旅人们来到海滨，将船靠岸，派出六人前往他们听说的那座山去。但许多天后他们又回来了；他们没有见到诸神，却只看到被烧毁的城池冒着灰烟，停在空中的是秃鹫而非得到回应的祈祷。他们都驾船逃回海上，再度扬帆，来到繁荣之岛。但在船只的身后，诸神在远处蹲伏着，他们涉海而来，好让海岛信奉他们。他们来到三座岛屿上，在每个岛上扮作不同的模样，但都对众人说：

“丢下你们的畜群吧。站出来，为诸神的荣光而战。”

其中一座岛上，所有人都踏上战船，为似国王般在岛上昂首阔步的诸神而战。在另一座岛上，人们为之战斗的诸神穿着乞丐的破衣衫，如低贱之人

在地上行走；最后那座岛上的人们，则为全身被毛、形同野兽的诸神之荣耀而战；他们的前额上长着许多发光的眼睛和肢爪。许多史书中都记载着，这些人是如何为诸神的光耀之名持久奋战，直到三岛之上一片凄凉，却满是荣光。

夜晚与早晨

有一次，在暮光的田园之上诸神的一座凉亭里，独自徘徊的夜晚忽然与早晨相遇。夜晚从脸上扯下暗灰色迷雾的斗篷，说：“看，我是夜晚。”他们俩就坐在诸神的凉亭里，夜晚讲述了关于发生在黑暗之中那些古老神秘事件的奇异故事。早晨则为之惊奇不已，坐在那儿注视着夜晚的脸颊和他的星星花环。早晨说，斯纳马西斯的雨水在平原上腾起雾气，夜晚却说，黑夜里的斯纳马西斯一片骚动，狂欢作乐、觥筹交错，还有国王在讲述传说，直到米纳斯的军队前来偷袭，光便熄灭，兵器的喧嚣就在早晨来临前响了起来。夜晚说，乞丐辛达纳曾梦见自己成为了国王，而早晨说，她曾看见辛达纳在平原忽然找到一只军队，他走上前去，以为自己就是国王，军队也相信了他；现在，辛达纳已是马西斯、塔伽德里蒂斯、戴内斯、查恩和图美达的首领。夜晚最爱讲的是艾萨尼思的故事，它的废墟是荒漠边缘留存的微渺记忆，而早晨则描述了统治着平原的两座城市，纳迪思与蒂矛特。夜晚以可怕的语气，描绘了麦楠迪斯在黑暗中走过他的城市时所见的东西。在王者夜晚的肘边，总是响起这样一声低语：“把这个讲给早晨听。”

夜晚一直讲述着，早晨亦惊奇不已。夜晚继续说着，说到死去的人如何在黑暗中扑到曾带领他们走上战场的国王身上。夜晚知道是谁杀害了达尼克斯，以及当时的场景。另外，他还说出了七位国王折磨希达瑟里斯的原因，还有希达瑟里斯最后招供的内容，而国王们便出征去了结了那些人的性命。

夜晚还讲到，是谁的血染上了通往奥扎罕神庙的大理石阶，而那头骨为何带着金冠；在黑暗中向城市呜嚎的那匹狼，它身体里承载的又是谁的灵魂。夜晚还知道，从伊拉西亚荒漠上出走的老虎去往了何处，是谁向它们说话，她说了什么，又为何这样说。他讲述着，孟达思之墙中开开合合的大门，它的铁链上为何留有人的齿印；是谁，在黑暗之时独自走出沼泽，请求觐见国王，他向国王撒了个谎，国王听信于他，走进了王宫的地窖，却只见到蟾蜍与蛇，然后被它们杀害。他还讲述了寂静中宫殿塔楼上的冒险之旅，也知道人念出怎样的咒语，便能令月亮的光辉直直射入他仇敌的灵魂。夜晚还讲到了森林、影子的颤动、轻柔而急促的脚步和凝视的眼眸，以及树丛背后隐藏的恐惧，它把身体摆成弓着腰、准备一跃而起的样子。

但是，在诸神凉亭下方，远处的地面上，孟达纳的山峰与早晨对视，然后便抛弃了他对夜晚的忠诚；而在他膝边围绕的矮峰，也都一座一座向早晨

致意。同时，城市也在平原上从微光中隐隐现出轮廓。康格罗斯带着她所有的尖顶傲然耸立，长着翅膀的波艾希被雕刻在她大门的东入口，而在它对面，艾弗瑞斯矮胖的身躯被刻在西边；蝙蝠厌倦了在她的街道上高低飞舞，猫头鹰也已归巢。凶恶的狮子走出平原，回到它们的洞穴。蜘蛛的罗网上还没有结出露珠，苏醒的昆虫或白日之鸟的声响尚未传来，所有山谷都还依旧一心向主，效忠着夜晚。但大地正准备迎接新的统治者，她将夜晚的领土逐一偷入囊中，在人的梦里，有成千上万的信使阔步走过，他们正以公鸡的嗓音高声叫着："看啊！早晨就在我们身后。"在暮光的田园之上，诸神的那座凉亭里，星星花环从夜晚的头顶渐渐暗淡而去，权力的标志则在早晨的眉眼间显得愈发令人惊叹。当营火渐黯，灰烟飘上天空，骆驼也嗅出了黎明的味道，在那一瞬间，早晨忽然遗忘了夜晚。夜晚披着黝黑的斗篷，从诸神的凉亭中溜走，去往黑暗常驻之地；早晨将她的手置于迷雾之上，将其掀起、露出大地，她驱赶着前方的阴影，阴影则追随着夜晚。突然间，一切神秘都抛弃了诡异的身形，旧的辉煌就此逝去，在大地田园间升起一种新的光彩，宽广无际。

高利贷

佐努的人们相信，「雅恩」即神，他是一位高利贷者，坐在一堆小小的、光洁的珠宝之后，总是用双臂紧紧搂住它们。那些闪光的宝石不过一滴水珠大小，都躺在「雅恩」贪婪的爪中，而每一颗宝石即是一枚生命。佐努的人说，在「雅恩」规划一切时，大地上还空空如也，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然后，「雅恩」将影子诱惑到他身旁，它们的家在世界边缘之外，它们不懂欢乐，亦不知悲伤，位于时间的开端之前，世界的边缘之外。「雅恩」把它们引诱到身边，向它们展示了他的那堆珠宝；那宝石之中透出光来，绿色的田野在其中闪烁，蓝天与小溪的亮光影影绰绰，还有开满花的小小花圃在果园地里若隐若现。有些珠宝显出天上的风，有些则映着拱形的天空，那里有一片荒原横跨天际，草叶在风中弯下腰来，除了荒原空无一物。而那些最为变化多端的宝石呢，在它们正中央是一片变幻无常的海。影子们朝那些生命之中望去，看到绿野、大海、土地和地上的花圃。「雅恩」说："我借给你们每位一枚生命，你们可以按照《万物纲纪》以它做事，每一枚生命都会得到一个影子作为在绿野和花圃中劳作的奴仆，为了这些东西，你们将以经历打磨这些生命，以悲伤切割它们的棱角，最后再把它们交还给我。"

于是影子们同意了，它们将拥有闪光的生命，那生命则拥有一个影子作为奴仆，这便是法则。影子们带着各自的生命，就此离别，来到佐努和其他国土，它们在那里以经历打磨属于「雅恩」的那些生命，以人的悲伤切割它们，直到它们闪亮如新。它们不停地找到新的景致，令其在这些生命中发出光来，原来只有绿野和大海的它们，现在又闪烁出城市、船帆与人迹的光泽，而高利贷者「雅恩」则不停地向它们呼喊，提醒它们别忘了它们的协议。当人在生命中增添了令「雅恩」满意的光景，「雅恩」便不言不语，而当他们增添的景象污了雅恩的眼，他便收取一份悲伤作为代价，因为这即是法则。

但人们忘记了这位高利贷者，有些还妄称自己熟习法则，他们说，当他们完成了生命的劳作，那些生命将会为他们自己所有；于是人们开始从他们的辛勤、劳作、打磨与悲伤的切割之中获得慰藉。可就当他们的生命开始闪现出许多不同经历的光彩时，「雅恩」的拇指与食指会在某一枚生命上突然一捏，那人便成为了影子。世界边缘之外的远处，影子们说：

"我们已为「雅恩」苦苦劳作，既在世间收集了悲伤，又令他的生命闪现光彩，而「雅恩」却没有为我们付出任何东西。不如我们还继续无忧无虑地游荡在边缘之上吧。"

影子们又害怕它们会再次被似是而非的许诺所引诱，落入极稔法则的「雅恩」手中，饱受借债之苦。而雅恩只是微笑地坐着，看着他的珍宝日益增多，对那些被他从寂静中诱惑而来、以人的躯体辛苦劳作的可怜影子，他并无恻隐之心。

就这样，「雅恩」诱惑了更多的影子，令它们去为他的生命增添光泽，还将老旧的生命也派遣出去，想让它们变得更加闪亮；有时，他将曾属于国王的生命派给一个影子，却令它去地上经历乞丐的一生，有时又将乞丐的生命派去完成国王的使命。「雅恩」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那些妄称熟习法则的人向佐努的人们承诺，他们用以辛勤劳作的生命将会永远为他们所有；但佐努的人们还是害怕，怕「雅恩」的力量更为强大、他对法则更熟稔。并且有人说，时间会带来那么一个时刻，「雅恩」的财富终将积累到他梦中所渴求的那样多。待那时，「雅恩」将离开大地、令其安息，不再叨扰影子，而只是坐着，带着他丑恶的脸孔贪婪地凝视他所积攒的生命，因为他的灵魂是一位高利贷者的灵魂。但也有人发誓保证，还有那古老诸神的存在，他们比「雅恩」更加伟大，是他们创造了「雅恩」所极稔的法则，并且将有一天会与「雅恩」谈一份难倒雅恩的协议。那时候，被人遗忘的吝啬神明「雅恩」将会离去，或许会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与雨水叫价，讨一口水喝，因为他的灵魂是一位高利贷者的灵魂。而生命——谁会知晓那些古老的诸神和他们的意愿呢？

穆丽汀

被遗忘的岁月里，一天傍晚，诸神坐在穆丽汀之上的莫拉·纳沃特山上，手里用绳子牵着雪崩。

在中心之城里立着城中祭司们的神庙，穆丽汀的人们都到这里来向他们献礼，为穆丽汀的人们雕刻神像则是城中祭司的惯例。在穆丽汀的中心之城，那许多神庙之中有一座往昔之庙，里头有一个独立的房间，那里放着一本《美好技法之书》，书里讲的是人如何才能为自己造出既不会发怒又不会向小小人类复仇的神明，其中的语言在很久以前就已无人能够读写。祭司们一直研读着《美好技法之书》，然后不停地尝试创造和善的神明，所以他们造出的神总是互不相同，但他们的眼睛都望着穆丽汀。

在被遗忘的岁月里，诸神一直在莫拉·纳沃特山上等待着、忍耐着，等穆丽汀的人们雕刻出一百个神明。穆丽汀从未被莫拉·纳沃特山上的闪电击中，丰收时节不受虫害，城市之内亦无瘟疫，诸神就只在莫拉·纳沃特山上微笑着安坐。穆丽汀的人们曾说："「尤玛」即是神。"诸神则微笑着安坐。当许多年过去，人们忘记了「尤玛」，他们又曾说："「苍加利」即是神。"诸神则微笑着安坐。

之后，在「苍加利」的祭坛上，祭司们用紫色玛瑙刻出一个矮胖的身形，说："「亚苍」即是神。"诸神依旧微笑着安坐。

穆丽汀人又曾跪倒在「尤努」、「巴苍、「尼蒂西」和「桑德拉奥」的脚下，向他们礼拜，而诸神依旧坐于城市之上，手里用绳子拉着雪崩。

日落将至，高山上一片宁静，覆盖着莹莹白雪的莫拉·纳沃特山巍然挺立，而炎热的城市里，凉爽的微风从平缓的山坡上吹来。这时，穆丽汀的大先知塔西·扎罗，在一块大蓝宝石上雕出了城中的第一百个神像。然后，莫拉·纳沃特山上的诸神转过身，说："百件恶事已成。"于是他们不再凝望穆丽汀，手中也不再拉着雪崩，雪崩便呼号着向前跳去。

现在，穆丽汀的中心之城里满是碎石，而在这砾石之上一座新城已然建起，其中的人们并不知道旧穆丽汀，诸神则依旧在莫拉·纳沃特之上静坐。在这新城里，人们崇拜雕刻而成的神像，神像的数量是九十有九；而身为先知的我，发现了一块稀奇的石头，现在就要去把它刻成一位神明，供整个穆丽汀崇拜瞻仰。

诸神的秘密

采尼·摩是一条小蛇。他看到前方远处有清凉而晶莹的河水，于是他爬过炙热的沙粒，向河边而去。

先知乌尔冬走出了沙漠，沿着河岸向上游他旧时的家乡走去。三十年前，乌尔冬离开了他出生的城市，到一处静谧之地生活，以寻求诸神的秘密。他的家乡叫做河畔之城，城里有许多先知教授着关于众位神明的知识，人们也给自己创造了许多秘密，但一直以来从没有人知道诸神的秘密。而且也从未有人能去找寻这秘密，因为一旦有人去找它，人们便说：

“此人有罪。因为，当众人睡去、不再倾听，诸神借着星光向我们的祭司说话，但他竟对诸神毫无敬意。”

乌尔冬认为，一个人的思维就像一座花园，他的思想就是花朵，而城市之中的祭司们，就像那些负责除草、修坪的花匠，他们在花园中砌出平坦而笔直的道路，人的灵魂只能沿着这些道路行走，否则花匠们就会说：“此灵魂逾矩了。”花匠们除尽了道中生长的每一朵花，又修剪掉花园里开得过高的那些，还说：

“此乃惯例”，还有“这已书写在册”，以及“一向便是如此”，或是“从来不曾那般”。

因此乌尔冬知道，他在这座城里不可能发现诸神的秘密。乌尔冬对人们说：

“诸世界之伊始，诸神的秘密清楚地写满整个大地，但诸多祭司的步履已踏坏了它。你们的先知确实都代表着真实，但我将到沙漠中去，寻找比你们的先知更真的真理。”乌尔冬就此走进了沙漠，历经风暴，多年来依旧寻找着。当沙漠尽头的群山上响起雷鸣的怒吼，他便在雷中寻找那秘密，但诸神并不以雷鸣传声。当星空下的寂静被野兽的声音打破，他就在那里寻找秘密，但诸神并不借野兽说话。

乌尔冬渐渐变老，沙漠中的一切声响都已对乌尔冬说话，唯缺诸神。而一天晚上，他听见了山丘之上诸神的低语。诸神彼此低声说话，他们的脸转向大地，全都流下泪来。乌尔冬并未看见诸神，却只在他们返回山丘间的低谷时，看见了他们回身的影子；在那里，诸神全都站在山谷口，说道：

“哦，「莫宁·扎伊」[注]，哦，诸神中的最长者，对你的信仰已然消逝，你

的圣名于昨日最后一次在大地上被言说。”他们转向大地，再次一起流下眼泪。诸神从天空中扯出白云，装点在「莫宁·扎伊」的身旁，将他从山丘后的低谷中抬出，他们令白雪遮盖山头，用乌木刻成的鼓槌击打着山巅，奏出诸神的哀乐。道路之间回声震动，大风呼啸，因为昔日的信仰已然消逝，「莫宁·扎伊」的灵魂也随之而去。于是，诸神抬着他们死去的父亲，走在夜间的山路上。乌尔冬跟随其后。诸神来到一座缟玛瑙制成的巨大墓地，它立在四根带着孔洞的白色大理石柱上，每根石柱都用四座大山雕刻而成。「莫宁·扎伊」就卧于其内，因为古老的信念已经衰亡。在他们父亲的墓前，诸神开口说话，乌尔冬便听到了诸神的秘密，那秘密在他看来竟变得如此简单，甚至凡人皆可猜到——却未曾猜到。接着，沙漠的灵魂升起，将浮沙编成的遗忘花环掷于墓上，诸神则穿过群山，走回他们的低谷之地。而乌尔冬离开了沙漠，行走多日，就这样来到河水流出城市、涌向大海之处，沿着河岸走近了他旧时的家乡。河畔之城的人们远远地看见了他，喊道：

“你可曾找到诸神的秘密？”

他回答：

“我找到了，诸神的秘密就是：——”

小蛇采尼·摩在自己和清凉的河水之间看到一个人的身影，于是抬起头猛地朝他攻去。诸神因此对采尼·摩十分满意，把他称作诸神秘密的守护者。

---

1. “莫宁”即“早晨”之意。原文此处与早晨没有直接关联，故取音译。（译注）

南风

有两位棋手坐了下来，一起下棋消磨无尽的时光。他们选择诸神作为这棋局的棋子，而他们的棋盘则是整片天空，从这一头直到那一头；天空中还落着些许尘埃，每一粒尘埃即是棋盘上的一个世界。这两位棋手身着长袍，头戴面纱，他们的衣袍和面纱一模一样，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命数」和「机缘」。他们就这样下起棋来，拿着诸神在棋盘上到处移动，尘埃升起，被棋手们从面纱后射出的目光照得闪闪发亮。然后诸神便说："看，我们惊起了尘埃。"

机缘巧合，又或是命中注定（谁知道呢？），一天晚上，先知奥尔德看到诸神在星际间阔步行走，星光没过了他们的膝盖。可就当他朝他们礼拜时，他看到一只庞大的手覆在他们头顶，那是一位棋手正向外伸手去移动棋子。这时，先知奥尔德便晓悟了。若保持沉默，他如今或许依旧安好，但奥尔德却满世界奔走，向所有人宣告："诸神之上另有威权。"

诸神听到了他的话。于是他们说："奥尔德看见了。"

诸神的复仇如此可怖，他们的眼神那样残忍，他们俯视着奥尔德的头颅，将一切有关诸神的知识从他脑中夺去。此人的灵魂游荡于荒野，为自己寻找神明，却永远求而不得。接着，诸神从奥尔德的生命之梦中摘去了月亮和星星，因此他在夜里便只能看见漆黑的天空，再不见光明。诸神的复仇永无休止，他们又从他的生命中除去了鸟儿、蝴蝶、花朵、树叶、昆虫和一切小巧之物，这位先知眼中的世界变得十分怪异，但他依旧不知诸神的愤怒。然后，诸神又遣走了他所熟知的山岭，以及山顶可爱的树林和远处的田野，令他再也看不见它们；奥尔德就在狭隘的世界里走了一圈又一圈，眼中几乎一无所见，而他的灵魂依旧游荡，寻找着诸神而不得结果。

最后，诸神拿走了田野和溪流，只给先知留下他的房子和其中大件的家具。日复一日，他们悄悄潜行于他身边，在他和他所熟悉的事物之间遮上层层迷雾，直到他最终什么也看不见了，双目失明的他对诸神的愤怒依旧毫不知晓。于是奥尔德的世界里只剩下了声音，他仅仅依靠听觉把握一切事物。他昔日所拥有的美好，只剩下了这儿山间传来的某首歌，或是那儿鸟儿们的鸣叫，以及小溪中的流水之音或是雨水落下的滴答声。但是，诸神的愤怒并不随着花瓣的闭合而平息，冬天的所有雪花都不能教它缓和，夏日的全部光辉亦不能令其停歇。一天晚上，他们夺走了奥尔德的声音世界，他醒来时便已失聪。但是，当人打破了蜜蜂的蜂巢，蜜蜂并不知道是谁打破了它，也不知晓它会不会再遭破坏，但它们依旧会和同伴们一起再

修建一座蜂巢，就像这样，奥尔德也为自己又建了一个充满往日回忆的世界，并把它安置在了过去。在那里，他为自己造出了旧时欢笑之城，在城里盖起了伟大成就之殿，他用回忆的钥匙开启了金锁，依旧拥有一片寄身的空间，尽管诸神已夺走了他的声音世界和视野天地。然而诸神一直追逼，不知疲倦。他们又收走了他的往日世界，带走了他的记忆，遮住了通往过去的道路，只留下他在人群之中，眼不能视、耳不能听，过目即忘。于是人们便都知道，他就是曾将诸神称为渺小者的那个人。

最终，诸神夺取了他的灵魂，并用它制成了南风，令它永远游荡于汪洋之上，不得停歇；南风清楚地知道，很久以前在不知名的某处，他曾经晓悟过，所以他向海岛呼啸，沿着南岸一遍遍嘶吼："我曾晓悟，我曾晓悟。"

但南风向万物说话时，万物正沉于睡梦之中，谁也没有留意他关于曾经晓悟的嘶吼，只是心满意足地沉睡着。但是，南风知道自己曾遗忘过某样东西，他依旧大喊着："我曾晓悟。"想要催人们醒来，找到那样东西。可是，尽管南风从南方吹来了泪水，可谁也没有留意他的悲伤，所以虽然南风一直呼啸不止，但依然没有谁注意到世上有可被知晓之事，诸神的秘密依旧安全。但南风所要寻找的实为北方，有人说，终有一天他会跨越冰山、吹进冰的海洋，来到北极，那里就刻写着诸神的秘密。这时，「命数」和「机缘」的棋局会突然停止，输棋的一方将不复存在，他的过去亦将消失，「命数」或「机缘」（谁知道哪一方会赢呢？）将把诸神从棋盘上一挥而落。

在时间的国度

阿拉塔的国王卡尼斯对他的长子这样说道："我将我的祖恩城赐予你，城中有着金色的屋檐，檐下有着嗡嗡的蜜蜂。我亦传予你阿拉塔的国土，以及其他你理应拥有的土地，因为我留给你的三支强大军队很可能会攻下辛达拉，统领伊斯坦恩，从前线上逼退欧宁，包围彦的城墙，并征服更远处的赫比思、艾柏农和卡日达的国土。但切勿率军攻打兹纳尔，也不得跨越艾迪斯河。"

阿拉塔国的祖恩城中，金色屋檐之下，国王卡尼斯死去了，他的灵魂所去之处，也曾飘过他的先辈——前朝国王们的灵魂，以及他们奴隶的魂魄。

于是，新国王卡尼斯·佐戴上阿拉塔国的铁制皇冠，随后走下了围绕在祖恩城外的平原。他在那里找到了他的三支强大军队，士兵们喧嚷着，要他带着他们跨过艾迪斯河，攻打兹纳尔。

但这位新王从军队之处返回后，一整晚独自待在宏伟的宫殿中，久久地思考着战争；黎明前不久，他透过宫殿的窗户向西边望，目光越过祖恩城、跨过阿拉塔的农田，隐约看到远处伊斯坦恩之上有一座山谷。他思索着，看到彼处，在平原中的小屋和羊群觅食的田野上，烟气飘升，高而笔直。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它俯照着伊斯坦恩亦照耀着阿拉塔，阿拉塔和伊斯坦恩的房屋中都响起一阵骚动，公鸡挤在城里，人们都走出门，走向咩咩的羊群所在的田野；国王好奇地想，伊斯坦恩人们的生活是否会有所不同。男男女女都出门劳作，彼此相遇，街道和田野上响起了欢笑之声；国王的双眼凝视着远方的伊斯坦恩，那里的小屋上依旧冒着又高又直的烟气。照耀阿拉塔和伊斯坦恩的太阳升得更高了，于是两地的花儿也都大大地张开花瓣，鸟儿唱起歌，男男女女的说话声也响了起来。在祖恩的集市上，载着货物出发去伊斯坦恩的商旅队也行动起来，接着，外来的骆驼们来到了阿拉塔，挂着许多驼铃叮当而过。从未如此思考过的国王，一边思绪万千，一边把这一切尽收眼底。远处，艾格尼德山向西边皱着眉，把守着艾迪斯河；在群山背后，一片贫瘠的土地上住着凶悍的兹纳尔人。

而后，国王穿过他刚刚拥有的王国，远行来到了古老诸神的庙宇。在那里，他看到屋顶破败，大理石柱倾倒，高高的野草在神庙的内殿中交错丛生；古老的诸神得不到礼拜和献祭，已被遗忘，无人照管。国王就问他的议员大臣们，是谁推倒了诸神之庙，或令诸神如此被人遗弃。他们回答说：

"此乃时间所为。"

接着，国王遇到一个人，他驼背瘸腿，脸上布满沧桑的褶皱，国王从未在他父王的宫殿里见过这样的面容，便说：

“谁对你做了这样的事？”

那老人回答：

“是时间这样无情地对待我。”

国王和他的议员大臣们继续上路，接着遇到了一群人，他们中间扛着一顶棺材。国王向他的议员大臣细细询问关于死亡的事，因为从没有人向国王解释过这些。最为年长的那位议员回答说：

“死亡，哦，王啊，它是诸神派他们的时间仆人送来的一份礼物，有些人欣然收下，有些人则被逼着勉强接受，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则在一日之中突然被抛到面前。一旦收到诸神派时间带来的这份礼物，人就必须抛弃一切前往黑暗之中，停留于此直至诸神改变心意。”

国王返回了宫殿，召集了最伟大的先知和议臣，更详细地向他们询问有关时间的事情。他们告诉国王，时间这个巨人是怎样像长长的影子一般矗立在黄昏之中，或者，是怎样不被察觉地在世界中阔步穿梭；他如何作为诸神的奴仆听从他们的指令，但也总是时不时地为自己挑选新的主人；以及，时间所有的旧主是如何死去，其神殿又是如何被人遗忘。其中一人说：

“我曾见过他一次。我因为某些回忆，想到童年的花园中去再次嬉戏。那时已近傍晚，日光微弱，我看见时间就站在那小小的园门之上，如日光一般暗淡，他站在我和那座花园之间，偷走了我的回忆，因为他比我更强大。”

另一人说：

“我也曾见过我屋舍的这位仇敌。我看见他在我熟知的田野里潇洒踱步，手里牵着一个陌生人，他把他引到我的家中，让他坐在我的先祖曾坐过的地方。后来，我又看到他在屋外绕了三圈，他弯下腰，从草坪以及院子里高高的罂粟花丛中取走了它们的光辉，他走过我记忆中的那些角落，一路上撒下一株株野草。”

又有一人说：

“有一天，他走进荒野，在荒芜之地养育了生命，他教那生命凄厉地哭喊，又再一次用荒土埋葬了它。”

还有一人说：

“我也曾看见他坐在一个孩子的花园里，他手上摘着花瓣，然后又穿过许多树丛走了出去，一路上猫着腰，把树上的叶子一片一片拔了下来。”

另外一个人说：

“有一次我借着月光看见了他又高又黑的身影，他站在阿玛娜古国一座神殿的废墟中，在夜色下做着些什么。他正忙着用杂草和尘埃掩埋什么东西，脸上的表情如杀人凶手一般。从那以后，阿玛娜古国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神明，再也没有见过他，而我曾看见时间蹲伏的地方，正是那位神的神殿。”

同时，远方城市的边界处一直有嘈杂声传来，那是国王的三支军队喧嚷着要随君攻打兹纳尔。于是，国王走到他的三支军队跟前，向他们的首领说：

“我不愿披着杀戮的外衣，去成为其他领土的国王。我曾看见那欢愉了阿拉塔的晨曦同样在伊斯坦恩升起，也曾听见和平之声在花朵间低吟。我不愿令百姓人家破败荒芜，去征得一片只剩孤儿寡母的领土。但是，我将率领你们去击退与我阿拉塔誓不两立的仇敌，他会推倒祖恩的高塔，并已经侵入此地，颠覆了我们的神明。他也是辛达拉和伊斯坦恩的死敌，筑满堡垒的彦、赫比思和艾柏农也无法征服他，卡日达最尖利的山峰也不足以抵御他。他，是比兹纳尔更强大的敌人，他的防线比艾迪斯河更加牢固；他睥睨世上所有的民族，嘲笑他们的神明，觊觎他们所建的城市。所以，我将率军出战，征服时间，从他的手中解救阿拉塔的诸神。待我凯旋而归，死亡将走远，年老与疾病将离去。在这里，我们将永远生活在祖恩的金色屋檐之下，蜜蜂也将在不锈的山墙和不倒的高塔间永远嗡嗡叫着。凋零和遗忘不复存在，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我们将令世间的人们和可爱的田野摆脱无情的时间，获得自由。”

军队起誓，他们将追随国王，拯救世界与诸神。

于是第二天，国王带着他的三支军队踏上了征程。他们跨越众多河流，走过许多土地，每到一处便询问关于时间的消息。

第一天，他们遇见一个满脸皱纹的女人，她告诉他们，她曾经容颜美丽，而时间用他的五只爪子摧毁了她的脸庞。

他们在搜寻时间的途中遇上许多位老人。他们都曾见过时间，但说不出更多的消息，只有其中一些人能说出他走远的方向，他们或是指向一座废弃

的塔楼，或是指向一棵年老而破败的树。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国王带领士兵向前挺进，希望能最终遇上时间。有时，他们在夜里驻扎于设计美观的宫殿或开着鲜花的花园旁边，希望当他们的敌人在夜里前来玷污圣物时能逮住他。有时他们会碰上蛛网，有时则看见生锈的铁链，还有屋顶残破、墙体倒塌的房屋。这时，军队就会加速前行，心想，他们已离时间更近了一些。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许多个星期积累成了许多个月，他们不断听到关于时间的报告与传闻，但从未找到他。士兵们已对长征感到倦怠，但国王依旧坚持前进，不准任何人回转，并一直说，敌人就在不远的前方。

月复一月，国王带领着如今已不情不愿的军队，最终在行进了将近一年后，来到遥远的北方一座叫阿斯达玛的村庄。在这里，国王手下许多疲惫的士兵逃离军队，在阿斯达玛安顿下来，与阿斯达玛的姑娘成了家。正是这些士兵，把军队近一年来的征程清楚地记录了下来，一直写到他们来到阿斯达玛为止。然后，大军离开了村庄，孩子们在他们离开时上街欢送，他们翻过五英里外的一条山脊，消失在了视线中。这之后的故事我们知之甚少，记录中的余下部分，收集自国王军队中老兵们的传说，他们曾在夜晚祖恩的火堆旁讲述这些故事，而后则由兹纳尔的人们记叙至今。

今天的人们总是不吝赞颂那些跟随国王离开阿斯达玛、继续行进的军人，他们最终（在前进了不知多长时间之后）来到一个山顶，那里的整片大地都布满绿色，向北倾斜。山脊之内是绿色的原野，之外则是呼啸的大海，放眼望去，不见海岸亦没有小岛。绿野之中有一个村落，国王和军队走下山来，看到了它。村子就在他们下方，带着肃穆的气息，烙印着古旧神韵。旧世的山墙由于年岁的流逝而斑驳扭曲，村里的烟囱也都歪歪斜斜。破旧石瓦盖起的屋顶，上头覆盖着深深的苔藓，每一扇小窗都嵌着无数造型怪异的玻璃，窗外的花园由古旧的方式建造而成，遍布着杂草。屋门是用远古的橡木板材制作而成，搭在生锈的合页上前后摇晃，上面漆黑的节疤从它们的眼窝里直直地向外望着。大蓟的花冠在村中四处摇摆，村子四周攀爬着常青藤，还有野草在摇头晃脑；歪斜的烟囱里冒出蓝色的烟柱，高而笔直，无人打扰的街道上铺着大颗的鹅卵石，石缝间钻出的草叶向上伸展。花园和鹅卵石街道之间，是一道坚韧荆棘组成的树篱，它的高度足以遮蔽马上骑手的视线，但旋花沿着树篱攀援，从篱笆顶上向花园里偷偷瞥去。在每座屋前，树篱便断开一截，那中间晃着一扇小门，门上的木材被雨水和年岁冲刷得柔软，绿如苔藓。这一切都显现着苍老，呈现出过往已被遗忘之物的寂静。面对年岁用古物造就的这片荒芜废墟，国王和他的军队久久地注视着。然后，国王令他的军队停驻在山坡上，只带着一位军队首领走进了村庄。

不久，房屋里出现了些许响动，一只蝙蝠从门里飞到了日光下，三只老鼠从门口沿着台阶跑下来，一块沧桑的石头碎成了两半，却仍被苔藓黏在一起；随后，一位白须落地的老人弯着腰拄着拐走了出来，身上的衣服已被磨得发亮。接着，其他房屋里的人们也都走了出来，他们都一样年老，一样弯着腰拄着拐。他们是国王曾见过最年老的人了，他向他们询问村庄的名字和他们的身份；他们中的一人回答说："这里是老年之城，属于时间的领土。"

国王说："那么，时间在这里吗？"

其中一位老人伸出手，指向一座立在陡坡上的巨大城堡，说："时间就住在那里，我们是他的子民。"他们还都好奇地看着国王卡尼斯·佐，最年老的那位村民又出声了，他说："你这如此年轻之人，你是从来哪儿来的呢？"卡尼斯·佐便说，他是为征服时间、拯救世界和诸神而来。他也回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村民们说：

"我们比永恒还要年老，并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我们是时间的子民，这里是万物的边缘，他就从这里派钟点去攻击世界。你们永远也战胜不了时间。"但国王却回到军队驻扎处，指向山坡上的城堡，说，他们终于找到了世界的敌人；比永恒还要年迈的老人们缓缓走回屋内，老旧的房门吱嘎作响。军队行进着，穿过原野，经过村庄。时间则一直从他的一座高塔上看着他们，当他们以战斗阵型包围陡坡时，时间就在他的高塔上坐着，静静观察。

但是，就在排头兵的步伐踏上山脚的时候，时间把五个年头抛向了他们，这些年岁掠过他们的头顶，军队变得年迈了一些，但依旧向前进。然而，在国王和每一位士兵眼里，山坡变得更陡峭了，他们的呼吸更加沉重。时间召集了更多的年岁，将它们一个一个抛向卡尼斯·佐和他的每个手下。士兵们的膝盖变得僵硬，他们的胡须变长，颜色转灰，而那许多钟头、日子和岁月都歌唱着飞过他们的头顶，他们的头发愈来愈白，来势汹汹的钟点压倒了他们，年头冲上前来，将大军中的青春一扫而光，终于，他们来到时间城堡的墙下，面对面遇上了一群嚎叫着的年岁，并发现，这山坡之陡峭已非年迈之人所能企及。国王已被疟疾和伤寒折腾得疲惫不堪，他召集了他的年迈之军，拖着缓慢而痛苦的步伐蹒跚下了山坡。

国王迟缓地带领着他的战士们向回走，他们的头顶都曾出现过年岁胜利的欢叫。年复一年，他们散乱地走向南方，一直朝着祖恩的方向；他们又一次来到阿斯达玛，手里的标枪都生了锈，长长的胡须飘动着，那里的人们都不认得他们了。他们又一次经过那些城镇和村庄，他们曾在那里好奇地

询问过关于时间的消息，但现在也没有人认识他们了。他们来到他们曾于夜间驻扎、守候时间的那些宫殿和花园，并发现时间已来过那里的痕迹。一直以来，他们都怀着一种希望，希望他们还能回到祖恩，还能看到那里金色的屋檐。没有人知道，在他们身后，时间那无人可见的消瘦身影一直潜随着他们，他一个一个地截击掉队的士兵，并用他的钟点击垮他们，因此，军队里每天都有人走失，卡尼斯·佐的老兵也越来越少。

但是，许多个月过去了，终于在一天夜里，当他们在清晨前的昏暗中行走时，晨曦忽然降临，照亮了祖恩的屋檐，军队里传起一阵响亮的呼喊：

“阿拉塔，阿拉塔！”

可他们走近一看，那大门已生锈迹，城墙外的野草高高生长，许多屋顶已垮塌，山墙亦黯淡扭曲，金色的屋檐也不再像从前一般闪着光泽。士兵们走进城市，期待着与数年前的姐妹和爱人重逢，却只见到面带皱纹的老太太，她们也认不出他们来了。

突然，有人说：

“他也来过这里了。”

于是他们便知道，就在他们搜寻时间的时候，时间已经来过这里扫荡，他用年岁攻击了他们的城市，趁他们远走的时候将它攻下，并用年老之轭奴役了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于是，卡尼斯·佐的三支大军中仅剩的人们，都在这沦陷的城里安顿了下来。不久之后，兹纳尔的人们跨越了艾迪斯河，轻易战胜了这支年迈之军，将阿拉塔占为己有，祖恩城从此便由兹纳尔的国王统治。有时候，兹纳尔人会听老阿拉塔人讲故事，描述他们与时间交战的那些年头。兹纳尔人记住了这些故事，后来又详尽地写了下来，成为如今仅存的记录——它讲述了那些勇猛的大军如何为了拯救世界和诸神与时间开战，又是怎样被钟点和年岁一一击溃。

萨尔尼达克的怜悯

在城市外南面的山坡上，跛脚少年萨尔尼达克照顾着羊群。萨尔尼达克是个侏儒，在城市里备受嘲笑。女人们会说：

“萨尔尼达克是个侏儒，真好笑。”她们会用手指着他，说：——“这就是萨尔尼达克，他是个侏儒，还瘸得厉害。”

一次，世上所有神庙的门都倏地旋开，迎接早晨。山坡上带着羊群的萨尔尼达克便看见一些奇异的身影沿着白色道路走了下来，一路向南。他一整个早晨都看着尘埃在奇异身影的上方浮动，他们一直向南走着，走过奈杜恩山的边缘，白路便在那里从视野中消失。那些身形弓着腰，看起来似乎比人要高大，但所有人在萨尔尼达克看来都很高大，而且尘埃让他看得不太真切。萨尔尼达克朝他们大喊，就像他朝所有经过白色长路向下走的人打招呼那样，而那些身影都没有左右顾盼，也没有转身回应萨尔尼达克。但话说回来，从来就没多少人回应过他，因为他是个瘸子，又是个矮小的侏儒。

那些身影依旧快速地前进着，在尘埃里向前弓着腰。终于，萨尔尼达克跑下他的山坡，来更近地观察他们。他跑到白路上的时候，身影中的最后一个刚好经过他面前，萨尔尼达克就一瘸一拐地跟上了他，沿路向下走。

因为萨尔尼达克厌烦这座人人都嘲笑他的城市，当他看到那些身影向外快步走去时，他想，或许他们要去山岭之外另一座阳光更加灿烂的城市；因为他很穷，所以萨尔尼达克想，他们也可能是去往食物更加丰富的地方，又或许，那里的人甚至没有嘲笑他的习惯。于是，一队看似比人更高大的身影弓腰沿着路向南下行，一个瘸脚的侏儒蹒跚在他们身后。

科哈玛赞，如今被称为最后的神居之城，坐落于奈杜恩山的南边。世上现在仅存一座神庙，庞派迪斯是它的大祭司，从古至今所有祭司中最伟大的一位——这就是他的故事：

一次，我坐在科哈玛赞城之巅，奈杜恩的山坡上。在那里，我看见几个身影在清晨前行，他们穿过重重尘埃，走在横跨世界的道路上。他们走上山坡，朝我走来，脚下的步伐不像人的脚步。很快，最前面的身影来到了山顶，道路在那里向下沉，又引向平原，平原里便是科哈玛赞。现在，我以已经离去的所有诸神起誓，我接下来所说的都是事实，千真万确。当那些身影走上山坡、来到山顶的时候，他们没有沿着路向下走进平原，也不再踏着尘土，而是径直继续向上走，阔步的模样与之前无二，仿佛山岭还未

到尽头，道路没有转向下沉。他们前进的样子仿佛脚踏坚实之物，但他们确是一步步向上穿越虚空。

这即是诸神所为，因为，那天如此奇异地阔步离开大地的他们，生来即非凡人。

但是，当我看到那样的情形，当已有三个身影经过我面前、离开大地时，我在第四个的面前大声叫道：

“我儿时的诸神，小小家园的守护者啊，你们要去哪里？你们要离开地球，在那样宽阔的荒芜虚空中独自游走、被人遗忘吗？”

有一位回答说：

“异教将耀眼的光辉迅猛投诸于世，人的信仰式微，诸神离去。当风和常青藤在古老诸神的神庙之殿中相遇，人会造出铁铸的神明和钢制的诸神。”[注]

我从那里离去，如同离开火光，走进黑夜。我沿着诸神践踏过的白路向下，朝平原走去，一路上向所有路人大喊，让他们跟我走。我就这样一路呼喊，来到城门，在那里朝城门边的所有人大喊：

“诸神正从那个山顶离开大地。”

然后我召集了许多人，我们一起赶到山上，祈求诸神留下。我们向离去的诸神中最后一位疾呼：

“古老先知与人类希望之神啊，请不要离开大地。我们将前所未有地向您礼拜，我们全部的祈祷都会萦绕在您的耳畔，我们的祭品将在您的祭坛上频频尖叫。”

我又说：——

“寂静黄昏与安宁夜晚之神啊，请不要抛下您那精雕细琢的神殿，从世间离去，所有人类都将依旧信奉于您。因为在我们和那寂静的蓝色空间之间，常常有雷霆和风暴漫步，黑暗的日蚀在他的藏身之处潜伏，那里储存着足以困厄大地上百万年的所有雪花、冰雹和闪电。掌管我们希望的神明啊，人在空荡荡的神殿中呼喊出的祈祷，要如何穿越如此可怖的空间呢？它们要怎样升到雷霆和许多风暴头顶，到达上方蓝色虚空中诸神所在的地方呢？”

但诸神径直向前弯着腰，踏步穿过天空，并未左右顾盼或向下张望，也没

有留意我的祈祷。

尽管诸神几乎尽数离去，但又有一人大喊起来，仍希望留住他们。他说：——

“哦，诸神啊，请不要把环绕在你们所有神庙周围的幽微寂静从大地上夺走，请不要收去这全世界的古雅浪漫，不要夺去月光的灿烂、扯去每一片土地上白雾的奇幻；因为，哦，世界童年时代的诸神啊，当你们离开大地，你们将带走海的神秘和它自古以来的光辉，将把我们的希望从模糊的未来中剥离。夜晚，令人似懂非懂的奇异呼声将不再出现，暮色中不会再有歌声，一切奇迹将随上一季的花朵一同枯萎逝去，在那小小的花园或向南的山坡之上；因为，平原的魅力和黑暗树丛的全部魔力都必与诸神同去，拂晓的寂静中，有什么东西将会失落。因为，若诸神离开大地，却不带走他们赐予它的一切，实在不甚合适。在那寂静蓝天之外，你们自己会需要落日的圣洁和小小的神圣记忆，以及许久以前火堆旁诉说的故事所带来的战栗。一缕音乐，一首歌，一行诗和一个吻，以及有关一湾生长着灯芯草的池塘的记忆，当诸神离去，这一切中最好的，都将被诸神收走，回到最好之事的归宿去。”

“唱起哀歌吧，科哈玛赞的人们，唱一首哀歌，为即将离去的诸神脚下所有的大地之子。为他们唱一首哀歌吧，因为如今，大地之子只能把祈祷带到空荡的神殿，并最终长眠在空空的神殿四周。”

接着，正当我们结束祷告、落下眼泪时，看见诸神中最后也最小的一位在山顶停了下来。他两次向他们呼喊，那呼声好像我们的牧羊人召唤同伴的声音。他在他们身后长久凝视，终于屈尊俯就，不再凝视，而是留在大地上，把目光转向人们。这时，我们见我们的希望得救，知道世上仍有我们祷告的一处庇护之所，一阵大声的欢呼响了起来。诸神依旧一个接一个地在我们头顶向上走去，曾经身影如此高大的他们，现在看来似乎比人还渺小。但那位怜悯世界的小神和我们一起走下了山，尽管他步伐怪异，不似人的脚步，然而他仍旧屈尊走在路上，走进了科哈玛赞。在那儿，我们让他居住在王宫里，因为那时金色的神庙还未修建；国王在他面前亲手敬献了祭品，对世界怀抱同情的他也确实吃下了祭品的血肉。

有关科哈玛赞诸神的《知识之书》里写道，同情世界的小神告诉他的先知，他的名字叫萨尔尼达克，他照顾羊群，因此他被称作牧羊之神，他的祭坛上，人们每日三次以羊献祭，东、南、西、北是萨尔尼达克的四排围栏，白云是他的羊群。诸神的《知识之书》里还写道，庞派迪斯发现诸神的这天被永久地定为斋戒日，当天禁食至傍晚，且被称为“别离的斋戒”，但到了傍晚要举办一次宴席，叫做“怜悯的盛宴”，因为在那个傍晚，萨尔尼达克对整个世界心生怜悯，最终停留于此。

科哈玛赞的人们都向萨尔尼达克祈祷，他们怀有梦想，心有希望，因为他们的神庙并不空荡。至于那些离去的神明是否比萨尔尼达克更伟大，科哈玛赞中无人知晓，但有些人相信，他们会在他们蔚蓝的窗户里点着烛火，让那些迷失的祈祷能够如飞蛾般蜂拥向它们，最终在傍晚上方的高远之处寻得庇护与光明，找到诸神安坐的寂静之地。

萨尔尼达克好奇于那些奇异的身影，好奇于科哈玛赞的人们，还有王宫和先知的仪式，但他对科哈玛赞任何事物的思索，并不多于他在曾离去的城市里所思索的。因为，萨尔尼达克从来就不知道人们为何对他不善，只以为他终于找到了诸神曾让他渴望的这片土地，这里的人们有着善待萨尔尼达克的习俗。

---

1. 此处常春藤暗示了神庙是用石头搭建的，钢铁则暗示了（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自己造出了新神。（编注）

诸神的玩笑

曾经，古老诸神想要玩笑作乐。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国王的灵魂，他们给予他的野心超过了国王应有的欲望，他对领土的渴望胜过其他的国王，他们在这灵魂里注入超乎寻常的力量、对权势的狂热渴求，以及极度的骄傲。然后诸神指向大地，派这个灵魂到人们的农田之间，托生在一个奴隶的身体里。这个奴隶长大了，心中开始生出骄傲和对权势的渴求，他的臂膀上却戴着枷锁。于是，诸神在暮光的田野里，准备嘲笑取乐。

但这个奴隶走到了大海边，把他的肉体和缚于其上的枷锁一并抛入海中，然后走回了暮光的田野，站在诸神面前直视他们。诸神当初准备取乐之时，并没有料到这样的情形。权势的欲望之火在那国王的灵魂里熊熊燃烧，加之诸神注入其中的全副力量和骄傲，他对古老的诸神而言太强大了。他曾经的血肉之躯饱受人类的鞭笞，现在他再也不能容忍诸神的统治，于是站在他们面前，命令诸神离开。这是古老的诸神第一次被人命令，怒火已涌到他们的唇边，但国王的灵魂依旧直面他们，于是他们的愤怒消退，目光移开。然后，诸神逃去了远方，他们的神座空置，暮光田野变得荒芜。而那个灵魂选择了新的同伴。

先知的梦

一

当诸神迫我艰难劳作，用干渴攻击我，用饥饿打倒我，我向诸神祈祷。当诸神击垮了我所生活的城市，当他们的愤怒令我煎熬，他们的双眼怒火中烧，我赞美诸神、献上祭品。但是，当我再次来到我的绿色土地、发现一切都已消失，我儿时常去祈祷的神秘旧地也已不在，当诸神从最后一个回忆的角落扯起了尘土，甚至还撕破了蛛网，我就诅咒诸神，当着他们的面说道：

“掌管我祷告的诸神！接受我献祭的神明！因为你们忘记了我儿时的圣地，所以它们就此消失，但我却不能忘记。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将会看见冰冷的祭坛，得不到我的畏惧和赞美。我不会畏缩于你们的闪电，你们走过时也不会被敬畏。”

我站着望向大海，对诸神发出诅咒。就在这时，有一人穿着诗人的衣装向我走来，他说：——

“勿咒诸神。”

我对他说：

“他们趁夜偷走了我的圣地，践踏了我童年的花园，我为何不诅咒他们？”

他说：“来，我告诉你。”我跟着他来到一处，那里站着两匹面向沙漠的骆驼。我跟着他出发，走出了很远，而他一言不发。最后，我们来到藏在沙漠中心的一座荒谷。在这里，我看见巨大的肋骨在白沙中挺立，如落地的新月一般，比沙丘还高。遍地可见形体庞大的头骨，好像许久以前被驱使的奴隶大军为暴君国王所建的宫殿那白色大理石的圆顶。在沙漠里还躺着其他尸骨，巨大的腿骨和臂骨，而沙漠在它们周围，如海水一般包围着它们，不断上涌，已将它们半没在其中。就在我惊讶地注视着这些庞然大物时，诗人对我说：

“诸神已死。”

我在沉默中久久地注视着，然后说：

“那些手指，如今如此死寂，如此苍白僵硬，它们曾扯落过我青春花园中

的花朵。”

但我的同伴对我说：

“我带你来这里，请你原谅诸神，因为身为诗人的我认识诸神，乐意驱走徘徊在他们尸骨上方的诅咒，为他们带来人的宽恕作为最终的礼物。这样，野草和常青藤将会掩埋他们的尸骨，为它们遮蔽阳光。”

我说：

“他们创造了悔恨，悔恨的灰色皮毛如同秋日的雨夜，他的许多利爪四处撕扯；还创造了痛苦，他有着炙热的双手和拖沓的双脚；他们创造了形如鼠类的恐惧，两颗冰冷的牙齿分别由两极之冰雕刻而成；还创造了愤怒，他像夏日蜻蜓一样敏捷飞行，双眼炽红。我不愿宽恕这些神明。”

但那位诗人说：

“你能对这些美丽的白骨心生愠怒吗？”我久久地望着那些弯成弧形的美丽尸骨，它们再也伤害不了他们曾创造的所有世界中哪怕最渺小的生灵。我久久地思索着他们曾犯下的罪恶，亦念及他们曾做过的善事。但当我想到，他们巨大的双手在战斗中沾染鲜血，只为创造一朵樱草花让一个孩子采摘，我便原谅了诸神。

一场温柔的雨从天空落下，安抚了不曾休止的沙粒，一片柔软的青苔忽然生长，覆上尸骨，直到它们最后都看似奇异的绿岭。而我听到一声呼喊，醒了过来，发现我做了个梦。我向我屋外的街道望去，看到一道闪电杀死了一个孩子。这时候我知道，诸神依旧活着。

二

月色低垂时，诸神会在夜里来到艾尔德隆山谷中他们的罂粟田，在这里开会议事。我卧在田里沉睡。以下便是我所梦到的诸神的秘密。

「命数」和「机缘」对弈过后，结束了棋局，一切便都结束了——一切希望和泪水，悔恨、渴望和悲伤，人们为之落泪之物以及被人遗忘之事，还有诸多国土、小小花园和大海，以及星辰与日月；留下的只是虚无，没有色彩，亦无声响。

这时，「命数」对「机缘」说：“让我们再下一局。”他们便以诸神作棋子，又一起下起棋来，就像他们之前常玩的那样。所以，一切存在过的事物都将再次出现。同一片土地上，同一个河岸旁，同一个春日里忽至的一

束耀眼阳光，将令同一朵黄水仙再次绽放，同一个孩童将会把它摘下，而那之间掠过的数十亿年光景，并无人惋惜。与旧日无二的脸庞将再次相见，他们熟悉的旧地尚未失落。而你和我，当太阳在天顶和大海之间行至中央，我们将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于曾经时常见面的花园里再次相遇。因为，「命数」与「机缘」一起下的总是同一局棋，每一步都走得一模一样。他们就这样下棋，消磨无尽的时光。

第二部
国王之旅

—

一天，国王对舞女说：“别再舞蹈了。”那些给珠宝酒杯注以美酒的斟酒人也被他遣退。埃巴伦王的宫殿中不再有歌声响起，而大街小巷上响起了信使的呼喊，他们在寻找这片土地上的先知。

舞者、斟酒人和歌手走下了房舍间粗陋的街道。三位舞女名叫翩飞叶、银喷泉、夏闪电。诸神创造她们的脚可不是用来在石子路上行走的，她们只在王侯面前起舞。和她们一道的还有歌者南方之魂，以及歌声动听的海洋之梦，她们的声音是诸神为了国王的耳朵调设的。还有斟酒人老伊斯坦。他抛下了他在宫殿中一生的工作，走上了平凡的街道。他曾侍立在扎坎德胡国三代国王的肘边，见证他的陈年美酒滋养了他们的勇气与欢笑，一如通达里斯的水滋养了南方的绿野。他也曾在他们欢笑的时候端然肃立，而他的心却纯然因为国王的欢笑之火而温暖。他也和歌手与舞者一起，走出宫殿，步入了黑暗之中。

信使搜遍整片土地，找出了居于其中的先知。一天晚上，当埃巴伦王独自坐在宫殿中时，所有因智慧而知名的人与书写记录未来的人都被带到了他面前。然后国王开口了，说：“国王踏上了这样一段旅程：他身边跟着许多匹马，而他却并没有骑在马背上。当旅行的盛况传遍了大街小巷，诗琴声、鼓声和国王的名字在街头巷尾响起，我想知道，在另一片海岸，在我前去的那片土地上，王侯与人民将怎样迎接我呢？”

先知们陷入了沉默，他们喃喃低语：“国王无所不知。”

国王说：“阿兹诺恩的金之神庙的大先知萨曼，你先来回答我的问题，否则你就不用再书写将来的历史了，而是像平常人一样，用你的手辛劳地记录过去的点滴事件。”

于是萨曼说：“国王无所不知。”以下是他向国王所做的描述：当旅行的盛况传遍大街小巷，国王的马上空无一人，它跟在着诗琴与鼓后缓步而行，那时，正如国王所知，您将进入宏伟的王之白陵，进入那些无人可追随其后的门廊，向扎坎德胡所有的先王致敬。他们的骨骸坐在金王座上，稳稳地攥着他们的权杖。在那儿，您将身披王袍，手握权杖，穿过大理石门廊，但是您将把您闪亮的王冠留在身后，其他人会把它戴在头上。随着光阴流转，宏伟白陵的金王座上共坐过三十个国王。在那宏伟的白陵里有一道门，它连接着大理石门廊，敞开大门欢迎国王。然而，当它接纳了您，当您已然尽责地向三十位国王献上了敬意，您将发现在宫殿的背后另有一道无人知晓的门，恰好可以容一个国王的灵魂穿过。您将把肉体留在金王

座上，不为人知地走出宏伟的白陵，踏入诸世界之间宛若丝绒的柔软之地。哦王，然后您最好速速前行，不要像某些人的灵魂一般逗留在人间的房舍周围。那些人被突如其来的谋杀过早地送上了旅程，仍在为之悲叹哀哭。尽管同样要走，他们还是夜夜在黑暗的屋子里徘徊。这些灵魂在清晨踏上旅程，整日地游走。夜幕降临时，他们看到大地在身后闪闪发光，便再度穿越黑暗的树林，回到他们旧日喜爱的屋子里。他们始终徘徊在家园与飞行之间，永不停歇。

您将立即出发，因为这旅程遥远，耗时良久；但在宛若丝绒的柔软之地度过的时光是以神明的时间计算的，我们没法把它换算成人类的时间。

最后，您将到达一处灰色的所在，那儿雾气弥漫。前面立着一些灰色的构造，乃是祭坛。祭坛上，行将熄灭的火焰中闪烁着微弱的红色火苗，几乎无法照亮迷雾。因为火焰低微，所以迷雾中寒冷黑暗。这些祭坛是人类信仰之祭坛，火焰则是人们的礼拜，古老的诸神就在又黑又冷的迷雾中摸索。在那儿，您将听到一声轻微的呼唤："因亚尼，因亚尼，雷霆之主，您在哪儿？我看不到。"寒冷中，另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哦，诸多世界的创造者，我在这。"在那儿，古老的诸神几乎失聪，因为人类的祈祷日渐稀少；他们几乎失明，因为人类信仰之祭坛上火焰低微；他们感到极为寒冷。迷雾之地周围环绕着一片悲泣的海洋，被称作灵魂之海。迷雾之地后方隐隐露出山峦的轮廓。从其中一座山峰上射出一道银光，照亮了悲泣的海洋；等到祭坛上的火苗在古老的诸神面前熄灭，山上的光束便会增强。那光芒将照亮迷雾，但因为古老的诸神已盲，光束并不会将迷雾穿透。据说，山上的光芒终有一日会化作古老诸神之外的一位新神。

哦王，在那儿，您将从那迷雾笼罩下的祭坛所在的海岸上进入灵魂之海。海中是所有曾在世界上生活过，并将再度重生的灵魂，它们全都摆脱了大地与肉体的束缚。海中所有的灵魂以超越了五感的知觉，感知到彼此的存在。他们不是通过口唇彼此对话，而是用一种无声的话语交谈。音乐在海上漂荡，就像尘世间的风拂过海面；不受语言束缚的伟大思想穿越灵魂，就像尘世间的水翻滚涌动。

一次，我搭乘一艘由迷雾构成的船出海航行，在船上梦到了这一切。我听到了那并非由乐器奏出的音乐，还有那并非发自口唇的话语。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还在大地上，是诸神在夜里给我以幻象。生命之河从战场与城市流入海中，诸神永远持着缟玛瑙的酒杯，灵魂再度被冲卷回世界各地。每个灵魂将寻到一具身体自囚，囚房只开了五扇小小的窗户，还被紧紧地闩上。每个灵魂都被铸上了遗忘之枷。

但是，等到古老的神明死去，海洋仍将波涛涌动，山上的光将愈发耀眼，无人能说出那位将要诞生于银光的神明会对灵魂之海做些什么。

国王作答：

“你这古老诸神的先知，回去看看祭坛上的红色火焰，它们在迷雾中燃烧得越发明亮了，那是因为古老诸神温和可亲。而你也没能说得出来，当诞生于山上光芒的神明在海岸上迈步的时候，当古老神明的巨大的骨骸被漂白之时，到底会有怎样的困苦烦扰我们的灵魂。”

萨曼答道：“国王无所不知。”

二

然后国王召唤了伊纳斯，令他谈谈国王之旅。伊纳斯就是坐在戈兰德胡神庙东门的那位先知。在那儿，伊纳斯对所有的过路人祈祷，生怕神明出行，装扮成凡人的样子走过他身边。当人们路过东门的时候，伊纳斯唯恐他们是神明，向他们祈祷，人们对此也很高兴，因此给东门的伊纳斯敬献礼物。

伊纳斯说："国王无所不知。当一艘奇异的船只在您卧房窗外的空中抛锚停泊，您将离开您那被人精心照料的花园。它将成为日夜的猎物，再度覆满野草。但您将在时间之海上起航，那艘船将稳稳驶过诸世界，继续前行。要是您碰到其他的船只，他们跟您打招呼说：'来自哪个港口？'您就回答他们：'来自地球。'要是他们问您'去往何方？'那么您就回答：'终结。'或者您将跟他们打招呼说：'来自哪个港口？'他们便会答道：'来自那又名初始的终结，去往地球。'您将远航，直到诸世界化作远方一点闪烁的星光，微弱如旧时忧伤之于快乐之人。等到那点星光黯淡，您将抵达空间的海岸。在那儿万古从时间之海中涌向岸上，世纪之浪拍打海岸，碎作年岁的雪沫。诸神的中央花园就位于此处，面朝大海。它的四面环绕着地球上从未被歌唱的歌谣，诸世界上从未被听闻的美妙思想，还有从未被目睹过的梦幻图画。它们随着时间漂流，无家可归，直到最终被万古冲卷到空间的海岸上。诸神的中央花园中盛开着万千幻想。在那诸神来回踱步之处，曾有灵魂正在戏耍。然后一个梦，一个美丽超群的梦涌现在时间之浪的波峰上，有个灵魂便走下海岸去捕捉它，成功地将它抓在手里。这时，铺陈着梦幻、故事和老歌的空间之岸上，时光退潮了。世纪捕获了那个灵魂，把他和他的梦境一起远远地卷到时间之海中。万古又把他冲向陆地，用整个海洋的力量将他抛掷到一处宫殿，把他和他的梦境留在那里。那个孩子长成了一个国王，还攥着他的梦境不放，直到人们为之惊讶发笑。哦，王，然后您就把您的梦境抛回了海中。它被时间淹没，人们也不再嘲笑，可您却遗忘了那片拍打着远岸的海洋，也忘了那儿有座花园，在花园中有灵魂栖居。然而，在您即将开始的那段旅途的终点，当您再度到达空间的海岸，您将走上那片海滩，走到立在围墙中的花园大门。您将重新忆起这些，因为那花园远离海岸，位于时间的击打之上，不受时日的攻击，那里的一切亘古不变。因此，你将穿过花园的大门，再度听到诸神吟唱之处灵魂们的低语。您将和血脉相连的灵魂如旧日一般交谈，告诉他们在时间的浪涛之外，您的身上发生了些什么。您将告诉他们时间的浪涛如何把您卷走，让您成了国王，您便因此不得安宁。在中央花园里，您将安逸闲坐，端详身披彩虹的诸神在梦幻与歌声的小径上来来回回。您将不再冒险潜入阴郁的海洋，因为人最珍爱的东西并不在时间的那一边，漂流在万古

之上的所有事物都不过是诱饵而已。

“国王无所不知。”

然后，国王说：“唉，曾经确有那么一个梦境，但时间已将它卷走。”

三

而后发言的是莫尼斯，阿穆恩雪峰上苍穹神庙的先知。他说："国王无所不知。有一次，您骑马踏上了当天往返的旅程。在您前面有一个乞丐沿路而行，他的名字是耶布。您从后面追上他，在他发现您到来之前，就骑马从他身上踩过。

"等到您终有一日不再骑着马儿踏上旅程，这位乞丐早已在您之前出发了。他正辛勤地攀上通往月亮的水晶台阶，就像在黑暗中攀登高塔中的梯级。在月亮边缘安吉瑟斯山的阴影下，他将休息片刻，然后再度攀爬水晶阶梯。于是，一段漫长的路途在他面前展开，直到他到达那颗被称作贡多之左目的星星才得以再度休息。然后，他的面前再次铺开了千万级水晶台阶构成的旅途，一路只有欧姆拉祖的光芒指引着他。耶布不会在欧姆拉祖的边缘长期逗留，因为他的旅程最可怖的部分就在前方。他登上欧姆拉祖之外必经的水晶阶梯，登上紧随其后的全部阶梯，穿过所有划越天空的流星的呼啸；在水晶空间的那一段，有众多流星上下穿梭，一齐尖啸在黑暗之中，让所有的旅行者为之困扰。如果他能渡过流星的闪光，安全穿越它们的尖啸，他将抵达群星之轨边缘的欧姆仑德星。在群星之轨上，人类的灵魂可以更为轻易地穿行在星星之间。那儿的旅途不再笔直向前，而是弯向右边。"

然后埃巴伦王说：

"关于那个被我的马踩死的乞丐你说了很多，但我想要知道的是国王最后一次御驾出巡将要经过的路途，以及在另一片海岸，王侯与人民将如何迎接他。"

于是莫尼斯答道：

"国王无所不知。从无戏言的诸神宣定，您将追随着那孑然一身被您送上旅途的灵魂，这样在攀爬水晶阶梯时，便不会无人看顾他。

"并且，当乞丐踏上他孤独的旅程，他竟胆敢诅咒国王，而他的诅咒将像红色的雾气般沿着他发出诅咒之处的山谷散步。顺着这些红色的雾气，哦，王，您将追随他前行，就像人在夜里跟着河流行进。直到您最终抵达他为您祝福的地方（他终于为他的愤怒忏悔了），您将看到他的祝福遍布大地，如金色的阳光照亮田野与花园。"

于是国王说道：

“在阿穆恩的雪峰上，诸神出语严酷。”

莫尼斯说：

“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能到达时间浪涛之外空间的海岸，但是命中注定您必将首先跟随那乞丐越过月亮、欧姆仑德和欧姆拉祖，直到抵达群星之轨。然后在群星之轨上，您沿着它的边缘向右走去，直至到达因加兹。乞丐耶布的灵魂曾在那儿坐了许久，然后深吸一口气，踏着向下的水晶阶梯，走上去向大地的伟大旅程。他笔直地通过无星可栖的空间，追随着大地与其上田野微暗的幽光，直至最终到达那旅程结束与开始的地方。”

然后埃巴伦王说：

“如果这个艰辛的故事是真的，待我重回大地，我怎样才能找到那个我必须追随的乞丐呢？”

先知答道：

“他的名字将使您知晓他，您将在此地找到他，因为那个乞丐将被尊为埃巴伦王，他将坐在扎坎德胡的王座上。”

国王答道：

“如果坐在这王座上的人将被人们尊为埃巴伦王，那我又将是谁呢？”

先知答道：

“您将成为一个乞丐，您的名字将是耶布。您将走在宫殿前的道路上，等待那被人们尊为埃巴伦王的国王前来救济。”

然后国王说：

“那些在苍穹神庙边踩过阿穆恩山顶积雪的神明实在严酷。因为若要说我对那个叫做耶布的乞丐犯下了罪责，他们同样对他犯了罪。尽管他不曾冒犯神明，他们还是宣定让他历经那令人疲惫的旅程。”

莫尼斯说：

“他也冒犯了神明，因为他因被你的马踩死而愤怒，而诸神打击愤怒。他的愤怒和他的诅咒令他注定不得休息，一直旅行，它们也便注定了您的命运。”

然后国王说：

“坐在阿穆恩山上的苍穹神庙中做梦并作出预言的你啊，请预见一下这令人疲惫的探寻之终，告诉我它将在何处。”

莫尼斯答道：

“就像凡人眺望阔大的湖泊一样，我凝视未来的时日。正如硕大的飞虫扇着四只薄纱之翼，掠过蓝色的水面，我的梦境也两两而行，驶向未来的时日。我梦到很久以后，埃巴伦王站在他的宫殿里，他的灵魂不是您的灵魂。乞丐们挤满了外面的街道，乞丐耶布在他们之中，他拥有您的灵魂。在一个节日的早晨，国王穿着白色的礼袍，带着他所有的先知、卜者和术士，一起走下大理石台阶，为这片土地以及远到紫色山峦之间所有立在土地上的事物赐福，因为那是节日的早晨。当国王在那群乞丐头顶抬手，祝福田野、河流、以及所有立于其上之物，我梦到那探寻在此终结。

“国王无所不知。”

四

夜幕降临，宫殿的穹顶上闪烁着星辰。在星辰之上，或许还有他人也未能了解的那个秘密。

在宫殿之外的夜色里，曾为珠宝酒杯添上美酒的斟酒人低声嘲笑着国王和先知们的智慧。

然后，伊纳开口了，他被称作水晶峰上的先知；因为阿玛纳斯山拔地而起，凌驾于该地的诸峰之上，它的山峰是水晶构成的，而伊纳的神庙便在它的顶峰之上。当阳光不再照耀世间，吸收了阳光的阿玛纳斯便远布光明，就像夜里照耀在荒凉之地的灯塔。当所有人都面朝阿玛纳斯时，伊纳就走入水晶峰，编织奇异的咒语，结出符记。人们都说那一定是为了神明。因此，那些土地上全都传说着，当世界静息的时候，伊纳在夜里与诸神对话。

伊纳说：

“国王无所不知。毋庸置疑，阿玛纳斯山峰上夜间对话的景象也传到过王的耳朵里。

“夜里在山峰上与我对话者，他们所住的城市里没有死亡踱步于街道之上。我曾听他们的长者说，国王将无需旅行；相反，山峦会从您身边悄然离去，密林、天空和充斥了黑夜的所有闪光星辰也将如此。绿野将不再被您的脚踏足；蓝天不再被您的眼凝视；河流继续奔腾到海，只是那乐音不再被您的耳朵聆听。所有古老的挽歌都将被言说，却不会把您打扰；大地之子的眼泪将落向大地，却不会让您伤悲。不管在田野里、路上、还是城市中，瘟疫，炎凉，愚昧，饥荒与愤怒，这些东西会像过去一样用爪子攫住人类，但它们将无法攫住您。当一切退离之时，您的灵魂将坐在那古老破旧的诸世界的轨道上。环境的枷锁将从您的灵魂中脱落，您将独自梦着您的梦。

“在那儿，远到世界边缘，除了您和您的梦境之外别无他物，梦境将给您真切之感。

“和您的梦境一起，您将在空无之上、时间之外建筑宫殿和城市，它们将不会被时间攻击，不会被爬山虎或锈迹损毁，也不会被征服者夺取，只会被您的幻想毁灭——要是您真的想要毁灭它们或是用幻想重建它们的话。您的梦境将永远不会被打搅。而在此地，当人在喧嚣的城市中入眠，梦境

会被凡尘俗事所打扰、被遗失。因此，您的梦境将席卷而出，如同荒原上一条汹涌大河，没有任何山石可以改变它的方向。只有在那儿才没有边界，没有海洋，没有阻碍，也没有终点。您大可不必把愧悔从您生活的世界中带去您荒芜的领土，因为在那片荒野里，愧悔或是做错事的记忆将永远坐在您的灵魂身旁，唱着关于绝望懊悔的歌谣；它们也将化作梦境，却也异常真实。

“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您的梦境，因为甚至连诸神都不会烦扰您。那时，他们拴在您身上的血肉、大地和诸般事务已经悄然离去。”

国王便说道：

“我不喜欢这种灰暗的命运，因为梦幻是空虚的。我想看到行动在世界上咆哮，还想看到人物与事迹。”

先知便答道：

“胜利、珠宝和舞蹈所愉悦的不过是您的幻想。要是没了您的幻想，对其施展诱惑的宝石的光芒对您便毫无意义。您的幻想也不过是一个梦。要是没有梦，行动、事迹与人物就一文不名，只是将自己束缚。只有梦境为真。当世界飘离而去，只有梦境留存。”

国王答道：

“这先知疯了。”

伊纳说：

“疯狂的先知相信他的灵魂拥有它所能领会的一切，也相信他是那灵魂的主人。而您，一位高贵的国王，只相信您的灵魂拥有被您的军队所统治的区区几个国家与海洋，相信您所不知的某些奇怪神明支配着您的灵魂，并将以您所不知的方式处置它。直到有知识表明我们二人皆误之前，我就是王，拥有比您更广阔的疆域，且它们不为任何更高的主宰所掌控。”

于是国王说：

“你竟说没有更高的主宰！那么当夜幕降临时，你用奇怪的符记与何者交谈？”

伊纳上前，在国王耳边低语。国王便吼道：

“抓住这个先知！他是个伪君子。晚上，在世界之上，他不曾和任何神明

交谈，只是用他的符记欺骗我们。”

伊纳说：

“不得靠近我，否则当我夜里在山上与你所知道的那些存在谈话时，我会指向你。”

然后伊纳便离开了，并没有守卫触碰他。

五

之后发言的是先知萨恩。他以海草为衣，并不居于神庙，而是过着远离众人的生活。终其一生，他都生活在一片偏僻的海滩上，一直聆听着大海的哭嚎与风在峭壁上洞穴中的呼啸。有些人说，在那儿大海全力拍击，还总有风发出最为响亮的呼啸，他已伴着这些生活了如此之久，以至于无法感受人类的欢愉，只能体会灵魂中永远呼号着的海之伤悲。

“很久以前，在群星的轨道上，诸世界的中央，古老的诸神曾经迈步于此。他们坐在诸世界晦暗的中央，诸世界绕着他们旋转，就像秋末风中的枯叶。诸世界之上均不曾有过生命，而诸神为那些不会出现之物发出叹息。许多个世纪从诸神身上流逝，去到世纪的去处，走向万物的终结，诸神在向往那不会出现之物时发出的叹息也随之而去。

“在诸世界的中央，古老的诸神逐一死去，仍在叹息着那不会出现之物。他们全是死于自己的遗憾。只有「什莫诺·卡尼」，诸神之中最年轻者，他用所有年长神明的心弦为自己做了把竖琴；他坐在万物之中的群星之轨上，拨起竖琴，为古老的诸神奏起一首挽歌。这首歌讲述着所有徒劳的遗憾和旧日里诸神不幸的爱，还有他们将要装点未来的伟大事迹。然而在「什莫诺·卡尼」的挽歌中，从诸神的心弦上发出了悲声，仍然全在叹息那不会出现之物。挽歌和悲声飘出了群星之轨，飘出了万物之中，直至到达诸世界，像一大群迷失在夜色中的鸟儿般在世界上叽叽喳喳。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条生命，万千音符在世界上散播开来，与血肉之躯纠缠在一起，耽搁片刻，便向着咆哮于时间终点的伟大赞歌再度踏上旅程。「什莫诺·卡尼」给风添了声音，给海增了哀愁。但是，当明亮的室内在筵席过后响起取悦国王的歌声时，歌手的灵魂便大声呼喊，从大地上他被束缚之处向同伴们发出呼喊。听到这歌声，国王的心变得哀伤，他的王侯们也哀恸起来，然后他们将忆起「什莫诺·卡尼」悲伤的面容——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晓——他们忆起他坐在死去的同胞、年长的诸神身边，弹着那把用哀呼的心弦做成的竖琴，就这样把那些灵魂送到了世界上。

“夜间的群山之上，当一把诗琴的乐声孤寂地响起，就有一个灵魂在召唤他的兄弟——那些没有被束缚在世界上的「什莫诺·卡尼」之挽歌的音符。那灵魂不知道他在召唤什么，也不知道为何要召唤，他只知道吟唱是他唯一的呼声，而他将那呼声送到黑暗中去。

“尽管在大地上的囚牢之中，所有的记忆必将消亡，然而囚犯的脚上有时会附着几粒来自他被捕之处的尘埃。因此，当人类的灵魂被带到地上以

后，有时会有一些记忆的碎片附着其上。于是，一个伟大的吟游诗人便诞生了。他将把他的记忆碎片编织起来，奏出仿似是「什莫诺·卡尼」之手从他的竖琴上弹拨而出的旋律。路过的人会说：‘从前是否有过这样的旋律呢？’那旋律也将感伤传递到人们心中，让他们为不存在的记忆而悲伤。

“哦，王，因此终有一天，您宫殿的大门将打开，拥着国王的队列鱼贯而出，穿越人群，用诗琴与鼓表达哀悼之情；同一天，一扇囚门将被温厚的手打开，「什莫诺·卡尼」的挽歌中又一个迷失的音符返回了乐曲，再度使其丰满宏亮。

“「什莫诺·卡尼」的哀歌将继续前进，直到终有一日它凑齐了全部的音符，去淹没万物之终的寂静。那时，「什莫诺·卡尼」将对他兄弟的骨骸说：‘那不会出现之物终于成真。’

“但是古老诸神的骨骸悄无声息，只有他们的声音还活着，在竖琴的心弦上悲呼着那不会出现之物。”

六

当商队辞别了赞德拉，向北穿越荒野，去往艾南德胡，他们要顺着沙漠中的路径走上七天才能到达水源处。在那儿，黑色的舒巴欧奈斯山从荒原中拔地而起。它的足下有一口井，峰顶上生有草木。在这座岩山上有一位先知和他的神庙，他被称为行旅之先知。神庙一扇向南的窗户里，刻着所有庇佑商队的神明，他们的雕像向着驼道微笑。

在那儿，一名旅者能通过预言知晓，他是否能够走完由此出发穿越沙漠的十日旅途，到达艾安德胡的白城，抑或他的骨骸是否将与古老的白骨相伴，横陈在沙漠之路上。

行旅之先知没有姓名，因为在沙漠中，无人呼喊亦无人应答，所以无人需要姓名。

行旅之先知立在国王面前，这样说道：

“国王的旅途始自许久以前，一直飞快前行。

“早在多年以前，在月亮还没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您与梦之驼队就从群星之外的无名之城降临世间。从那时起，您就开始了穿越虚无荒原的旅程。您的梦之骆驼稳稳地将您负起，而与您同行的某些旅者却跌落于荒原之中，被寂静所覆盖，重又化作虚无。而另有一些旅者的梦之骆驼跌倒了。失去了载着他们在荒原中前行的骆驼，他们便迷失在远方，永远无法找到大地。这些人本可存于世间，却未能实现。在您周围有无数的钟点拍打着翅膀。他们聚集成巨大的群落，穿越虚无荒原。

“无人能够计量，当您旅行时城市里到底经过了多少个世纪，因为在虚无荒原中没有时间，只有钟点从远方向大地飘来，去做时间的工作。最终，那些骑着梦幻的旅者远远看到了一片闪光的绿洲，便向它疾行而去，就这样到达了地球。在那儿，哦，王，你们小憩了片刻。再度踏上旅程前，您和您的旅伴于大地上建造了一个营地。蜂拥的钟点降落于此，落在每一片草叶与树叶上，覆满您的帐篷，吞噬万物，最终用他们的重量压弯了您的帐篷支柱，令您疲惫不堪。

“营地后方，有一个黑影手握利剑，潜伏在帐篷的阴影里，他的名字是时间。正是他把钟点从远方召唤而来，他就是钟点的主人。钟点们吞噬大地上所有的绿色，撕碎帐篷，疲累旅者，正是做着他的工作。每个钟点都在履行时间的工作，而一旦有钟点完成了工作，时间就用他的利剑击打那钟

点，他便支离破碎，落入尘埃。他亮丽的翅膀已零落散碎，就像一朵莲花被灵巧的剑客用弯刀斩为了碎片。

“哦，王，营地里一阵骚动，帐篷一个接一个地倒塌，旅行者们再度踏上旅程，浩浩荡荡地跨越荒原。这旅程许久以前就开始，始于无名之城，去往梦之驼队前行的方向。因此，在荒原里，哦，王，或许您能再续您在大地短暂扎营期间开始的友谊。

“在荒原里，您将碰到其他绿洲，在那儿，您将重新扎营，直到钟点将您驱逐为止。先知怎能描述出您多少次踏上旅途，又有多少次安营休息呢？但是最终，您将到达驼队的休憩之地。在那儿，被称作‘旅行终点’的闪光峭壁从虚无荒原中拔地而起。它们的足下一无所有，它们的面前一片空无，只有诸世界闪耀在远方，照亮荒原。骑着疲惫的梦之骆驼，旅者们一个接一个走进峭壁之间，攀上岩壁上的小径。在驼队的休憩之地出现了止息之城。那里会升起梦筑的尖顶与人类的希望建构的尖塔，真真切切地立在您面前。迄今为止，这样的景象只在荒漠中的海市蜃楼中出现过。

“成群结队的钟点将不会来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手握利剑的黑影也将远远地立在帐篷之间。而在这闪光的街道上，在这最后一座城市中，这歌声铸就的房舍里，您的旅程，哦，王，终将结束。”

七

西多诺之外的山谷中有一座罂粟花园。当夏日的清风吹进山谷，罂粟花便纷纷摇头晃脑。在那儿有一条小径，上面铺满了精心布置的贝壳。鸟儿从西诺多的顶峰飞来，涌向花园山谷中的湖泊。太阳在它们身后升起，将西诺多的影子一直投到湖边。每天早晨，当贝壳开始在阳光下闪烁的时候，都会有一位身穿织有奇异图案丝袍的老人走下贝壳小径。小径的尽头立着老人所居的小小神庙。没有人到这儿来礼拜，因为这位年老的先知佐尔奈德胡弃绝了世人，在他的罂粟间行走。

佐尔奈德胡无法理解国王的意图，无法理解城市的意义，无法理解众人为了金子的叮当声响而奔忙的原因，因此，佐尔奈德胡远离了城市的声音，远离了被诱陷在城市里的人，来到了西多诺之外休憩。在那儿，没有国王，没有军队，也没有金钱交易，只有罂粟花在风中一起摇曳，还有鸟儿们从西诺多飞到湖中，然后太阳便在西诺多的峰顶上升起；鸟儿从湖中飞走、再度返回西诺多之后，太阳便在山谷后落下，湖水和花园上方高高地现出了不谙城市的星辰。在那儿，佐尔奈德胡生活在他的罂粟花园中，斯多诺山矗立在他与人世之间；当风儿穿过山谷，高挑的罂粟向着神庙的墙壁摇头晃脑，老先知就说：“花儿们正在祈祷。瞧！它们比人类更接近神明。”

但国王的信使在旅行多日之后，终于到达了西多诺，得知了花园山谷的存在。他们看到了湖边闪烁的罂粟花园。它小而圆，就像牧羊人在有雾的早晨从山中看见的水上朝阳。他们花了三天时间攀下秃山，走入一片孤松之中。罂粟的光芒从花园山谷中照射开来，闪耀在高大的树干间。他们在松林间走了整整一天。当晚，一阵寒风吹至花园山谷，向着罂粟呼啸。早晨，佐尔奈德胡在神庙中低声唱起一首满溢着悲伤的歌谣，当作逝去罂粟的挽歌，因为夜间花瓣纷坠，它们再也无法回到枝头，永远不能重现在花园山谷之中。神庙外，信使止步于贝壳小径上，宣读国王之名与王之荣光；神殿中传出了佐尔奈德胡的歌声，依旧歌唱着他的悲哀。然而，由于国王的命令，信使把他带出了花园，走下闪光的贝壳小径，攀上西多诺，留下空荡荡的神殿。当丝绸般的罂粟凋零之时，再也无人为之哀哭。秋风的意志被加诸于罂粟，它们从地上扬起的花冠重又垂向大地，就像勇士的羽饰在遥远的野蛮战争中被摧毁垂落，而在那远方没有一个人会为他哀悼。就这样，佐尔奈德胡走出了他的花原，被迫走入人世，见到城市，又来到城市的中央，站在了国王的面前。

国王说：

“佐尔奈德胡，国王之旅将如何？王侯与人民将如何迎接我？”

佐尔奈德胡答道：

“关于诸王我一无所知。但是在夜里，在黎明到来前的片刻，有株罂粟踏上了他的旅程。[注]之后，野鸟如往常一般从西多诺的顶峰飞来，太阳在它们背后升起，照耀西多诺，湖边所有的花朵便全都苏醒过来。蜜蜂在花园里上下飞舞，对着其他的罂粟嗡嗡直叫。湖边的花朵曾认识那朵罂粟，却已不再知道他。阳光从西多诺的山顶斜射而下，静静照耀山谷，而有一株罂粟已不在那儿向着黎明招摇花瓣了。哦，王，我在早晨走下闪光的贝壳小径，没有找到那株罂粟，从那以后也再不会将他找到。他已踏上了那不归的旅程，离开了我的花园山谷。哦，王，我作了一首挽歌哭喊，声传山谷之外，罂粟们也垂下了头；但没有任何哭喊或哀叹可以令生命回转到那株一度生长在花园里的花朵中，他从今以后不会再开。

“无人能确切地说出罂粟的生命去往何处。通往那儿的道路必然是单向的。唯有在夜间的花园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罂粟花香，风也止息，远处的孤山中响起了诗琴的声音，若有人在此入梦，梦到那些一度在他年轻时的花园中齐齐摇曳的丝绸般的红罂粟，那些早已逝去的罂粟才会再焕生机，于他的梦境中重生。同样，诸神或许也会做梦。纵使我们的身躯已经化归尘土，伴着其他灰尘在世界上长久地打着旋儿浮浮沉沉，然而当某些神明在早晨之前那色彩斑斓的原野中倚身之时，经由他们的梦境，我们或许能够重回世间。在这些奇异的梦境里，在我们希望的中心，我们的生命或许会再度经历悲欢，直到诸神在早晨醒来，去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或许还记得他们的闲梦，或许会在诸神的星光闪耀之时，于寂静之中将它们重温。

---

1. 罂粟花的词源是拉丁文papāver，为阳性词，此处为拟人用法。（编注）

八

然后国王说："我不喜欢这些奇怪的旅程，也不喜欢漫游于诸神梦境，它们单薄得就像在太阳低垂之时不得休息的疲累骆驼的影子。诸神创造了我，让我去热爱大地上清凉的树林和跃动的溪流；他们又做下恶事，把我送往我所不喜的星空。而我的灵魂依然穿越无尽的岁月瞥向大地，就像一个曾经身份高贵的乞丐在街道上盯着明亮的殿堂。不管诸神把我送到何处，我还是如诸神所造一般，是一个喜爱地上绿野的生灵。

"现在，如果有哪个站在这里的先知能和那些迈步于东天光耀之上、极至壮美的诸神说得上话，告诉他们，在大地之上，欧泊山的南边，在那片叫做扎坎德胡的土地上有一位国王。他乐于逗留在大地上的花园中，愿把暮光之上、群星之周那诸神赐给亡者的壮丽景象留给其他人。"

于是，雅门开口了，他是欧宾神庙的先知。欧宾神庙立在一个大湖的岸边，朝向东方。雅门说："我常常向坐在暮光之上、东方之外的诸神祈祷。若是晚霞红艳厚重，或是雷鸣将至，或是出现日月无光之兆，我便停止祈祷，唯恐我的祈祷会七零八落，被击落大地。而每当太阳在浅青或蔚蓝的宁静天空中落下，告别之光在孤山上久久停驻，我便送出我的祈祷，让它们拍打着翅膀，向上飞往那些定然在微笑的诸神，诸神就将听到我的祷告。但是，哦，王，从诸神那儿求得的超出期限的恩惠，从来不会完全如您所愿，而且，要是他们真的准许您逗留在大地上，年老的负担会日益烦扰您，直至您变作被时间驱使的奴隶，身披无人能解的枷锁。"

国王说："既然他们设计了年岁的负担，定然也能将其阻止。因此，在一年中最宁静的夜晚向暮光之上的诸神祈祷吧，说我想要永远逗留在大地上，并永远年轻，同时，也让诸神的责罚掠过我头顶，却并不落下。"

于是雅门答道："国王有令。然而诸神的赐福之中总有诅咒在呼号。那些曾与国王一同作乐的王侯，讲述着国王昔日的伟大功绩之人，他们将逐一老去。哦，王，而您则坐在盛宴之中高呼：'作乐吧'，并大加赞美过去的时光。您将发现花白的头颅于瞌睡中点动，人们逐渐忘却了过去的日子。然后，那些同您作乐之人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被神明唤出；那些吟唱您最爱歌谣的歌者的名字也一个接一个地被神明唤出；最终轮到那些在夜里追逐灰野猪、并在欧格呼姆河中抓到它的人——只剩国王一个。之后的新一代人不曾听闻国王旧日的功绩，也不曾与他战斗追逐，他们不敢像早已死去的王侯一般与国王作乐。每时每刻，那些死去的王侯在您的记忆中变得愈发珍贵、愈发重要；每时每刻，那些侍奉您的人于您将变得愈发渺小。

所有的旧事物渐渐消退，逐步兴起的新事物与旧事物并不相同，世界在您的眼前逐年改变，您儿时的花园中杂草丛生。因为您的童年是在旧时光中度过，所以您喜爱古老的日子，但它们与它们的习俗将被新时光倾覆，即使是一个国王的意志也无法阻止神明为所有的旧日习俗所安排的改变。您将一直说：‘过去并非如此。’而即使对抗的是一位国王，新的习俗也将永远获胜。在寻欢千遍之后您将厌倦作乐。最终，您将倦于追猎，而年老仍然不会靠近您，来扼杀那过于频繁地得到满足的欲望；那时，哦，王，您将是一个渴望追逐的猎手，却没有什么可以追逐，没有什么不是再三被您征服。当任何东西都不再能引发您的热望，年老还是不会来埋葬您的雄心。历经了多个世纪，您将变得睿智而冷酷，并异常悲伤。您的思想将超出您的同伴，您将为了他们的愚蠢诅咒他们，而他们将无法领会您的智慧，因为您的想法与他们的不同，他们所造的神明也不是过去的神明。您的智慧不会给您带来任何慰藉，您只会日渐拥有更多的知识来证明您一无所知。您将觉得自己是满世界愚人中的一个智者，不然便是满世界智者中的一个愚人，因为所有人都很笃定，而您的疑惑却一直在增长。当那些跟您谈论您昔日功绩的人已全部死去，那些未曾目睹过它们的人会和您继续谈论；直到有一人在跟您谈论您的勇武事迹时，添油加醋到甚至超过了人在御前谈话应有的限度，您将忽然怀疑起这些伟大的功绩是否真的存在过；而无人能够告诉您答案，只有诸神的声音仍旧回响在您的耳边，那是多年前他们召唤您过去王侯朋友的声音。您将听到旧日的知识被错误地讲述，然后被人遗忘。之后将出现众多先知，宣称他们发掘出了古老的知识。于是您将发现，寻求知识只是徒劳，正如追猎是徒劳，作乐是徒劳，万物皆为徒劳。一天，您将发现作国王也是徒劳。于是，民众的欢呼将令您万分厌倦，直到人们厌倦了国王为止。然后您将知晓，您已经从您的旧时光中被连根拔起，生活在不相宜的时代。当您丢掉了您的王冠，那些曾得您准许、在孩提时代被祖父带来亲吻国王之足的人，将因为您没有学会拿黄金来交易而嘲笑您，您尊贵的耳中听到的全新的笑话将像冰雹一样击打您的头。

“不是所有未来的奇迹都能安抚您的往昔记忆，那些记忆遁入诸神已收拣的岁月里，每过一年都变得更加温暖明亮。您总是梦想着您早已死去的王侯和旧日里其他国度的国王，因此看不到在无王时代中匆促又戏谑的人们所达到的辉煌。最后，哦，王，您将感觉人们在以您所不理解的方式发生改变，他们知晓了您所不能知晓的东西，直至您发现他们不再是人，统治地球的是一种以人类为先祖的新种族。他们将不再与您交谈，因为他们在加紧探寻一个您永远无法理解的问题。您将知晓，您不再能够参与塑造命运，而是生活在满是城市的世界里，唯一渴望的就是重见空气与招摇的绿草，还有林间的风声。然后，甚至连这样的世界亦将终结。诸神的身影将在黑暗中集纳所有的生命，只有您的生命除外。那时山峰将把大地长久以来贮存的热量抛向天空，大地将变得苍老而寒冷，无物生于其上，只剩下

一位国王。”

然后国王说：“还是向那些冷酷的神明祈祷吧，因为他们曾经喜爱大地，赐予了大地上所有的花园、树木和歌唱的溪流，所以他们在大地变得苍老而寒冷之后依然会喜爱它。那时地上所有的花园都将消逝，所有地上生命的目的皆告失败，只有记忆存在。”

九

然后帕哈恩说话了，他是胡恩之地的先知。

帕哈恩说：

“有一个人知晓答案，但他没有站在这里。”

国王说：

“要是我的信使骑着快马，整夜奔驰，能到达他的所在吗？”

先知说：

“您的信使一夜之间肯定能到达他那儿，但是他们永远也无法返回。在这座城市之外，有一座山谷蜿蜒穿越整个世界，最终在胡恩的绿野上变得开阔起来。在远处，山谷的一侧是闪耀着光芒的海洋，另一侧是一片古老的黑森林，遮蔽了胡恩的原野；在森林和海洋之外，除了暮光别无他物，暮光之外便是诸神。谷口上安睡着瑞斯陶恩村。

“我便是降生于此，听着牛羊的低语，看着高高的炊烟立在天空与瑞斯陶恩宁静的屋顶之间，学到人不可走入黑森林，在森林和大海之外除却暮光别无他物，暮光之外便是神明。时常有旅者从世间而来，一路走下蜿蜒的山谷，在瑞斯陶恩村中讲着奇怪的口音，然后返身再度攀上山谷，回到世间。有时国王会从世间走下山谷，伴着铃铛、骆驼、徒步奔跑的人群，但是旅者总是穿过山谷返回世间，无人会越过胡恩之地，去往更远的地方。

“吉斯奈布也降生于胡恩之地，同我一起照看牲畜。但吉斯奈布不会用心倾听牛羊的低语，也不会看高高的炊烟立在屋顶与天空之间，却一定要知道从胡恩到世界与暮光的交接处到底有多远，而从暮光到诸神安坐之处又有多远。

“吉斯奈布在照看牛羊的时候，总是陷入梦幻；而他人入眠之时，他便在不可进入的森林边缘附近漫游。每当他进入梦幻，胡恩之地的长者总会责骂他；然而在我即将向您讲述的那一天之前，哦，王，吉斯奈布仍同其他人一样，和同伴们混在一块。吉斯奈布那时二十岁上下，他和我坐在牲畜旁边，长久地凝视着胡恩之地尽头黑森林与大海的交界点。等夜晚将暮光驱赶到森林之下，我们就把牲畜一块儿带回瑞斯陶恩。我走上房舍间的街道，去瞧瞧从世间走下山谷的四位王侯。他们穿着红红蓝蓝的衣服，头上

插着羽毛，用一些闪光的石头来交换我们的羊。他们说那些石头在世间对王侯价值连城。我卖了三头羊给他们，达尼亚哥卖了八头。

“但吉斯奈布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去到四位王侯所在的市场，而是独自穿过田野，去往森林的边缘。

“第二天，吉斯奈布身上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早晨我看到他从田野回来，便用牧人彼此呼唤的方式向他打招呼，他却没有回应。然后，我停下来跟他说话，吉斯奈布却一言不发。最后我生气了，离他而去。

“后来我们一块儿谈论吉斯奈布。其他人也同他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回答。只是对一个人，他说他听到了诸神在森林之外的说话声，因此他再也不会去听人类的话音了。

“于是我们说：‘吉斯奈布疯了。’并没有人去劝阻他。

“另一个人取代了他在畜群中的位置。夜里，吉斯奈布坐在平原上森林的边缘，孤身一人。

“吉斯奈布有好多天都没同任何人说过话。只有在有人逼他讲话时，他才说，诸神每天晚上从暮光与大海之外而来，坐在森林之中。他听到过诸神的声音，便不再同人类交谈。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瑞斯陶恩的人开始把吉斯奈布看作一位先知。当陌生人从世间走下山谷，我们习惯于指着他说：

“‘在胡恩之地，我们也有一位先知。他和你们城市中的先知不同，因为他在夜里与诸神交谈。’

“吉斯奈布在保持沉默一年以后来找我说话。因为我们相信他与诸神交谈，所以我对他鞠躬致敬。吉斯奈布说：

“‘我在一切结束之前对你说话，是因为我太孤独了。在我听到诸神的声音吟唱于暮光之上以后，我怎能再与瑞斯陶恩房舍间、小巷上的男男女女交谈呢？但是，我比瑞斯陶恩更加孤独，我告诉你，这是因为当我听到诸神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的确知晓每位神明的声音，那声音永远召唤着我，让我永不满足；我知晓他们的声音，他们召唤着我的灵魂，令它不安；通过他们的声调，我知道他们何时欢欣，鉴于即使是神明也会感到伤悲，我也知道他们何时悲伤。我知道往昔的城市何时倾覆，知道诸神哀恸的挽歌里歌唱着英雄们弧形的白骨。但是，唉！我不懂他们的语言。诸神之言辞的美妙旋律击打我的灵魂然后离去，于我未知莫明。

“‘因此，我从胡恩之地出发旅行，到达了先知阿宁-约的处所，告诉他我想要理解诸神言语的含义；阿宁-约叫我去向牧人请教关于诸神的知识，因为牧人的所知恰好是人所可知的限度，若是超过了它，知识就会变成麻烦。

“‘然而我告诉阿宁-约，我听到过诸神的声音，知道他们在暮光之外，因此无法再向牧人用从山坡上亲手挖来的红色粘土做成的神像鞠躬。

“‘然后阿宁-约对我说：

“‘“尽管如此，你还是要忘记你曾经听到过诸神的声音，再度对牧人用红色粘土制作的神像鞠躬，以此来感受牧人所感受的安宁。最终死去之时，也要虔诚地铭记那些牧人用从山坡上亲手挖来的红色粘土做成的神像。因为，那些坐在暮光之外对着粘土神像微笑的诸神所赐予的既非安宁，亦非满足。”

“‘而我说：

“‘“我母亲用她得自山峦的红色粘土，造了一尊有千万条手臂和千万只眼睛的神像。在她向我歌唱它的力量之时，在她向我讲述它神秘的降生之时，那尊神像被损坏了；而我的耳边总是回响着诸神的旋律。”

“‘阿宁-约说：

“‘“如果你仍要寻求知识，你要知道，只有那些到达诸神身后的人才会清楚地了解诸神话语的含义。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乘船出海，从胡恩之地出发溯海岸而上，驶向森林。在那儿，海边的峭壁转向左边或朝向南面，暮光自大海上方彻底照耀在这些峭壁之上，你能在那里绕到森林背面。诸神于夜间降临这世界边缘与暮光相混之处，如果你能到达他们身后，你将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那声音向海大声轰鸣，并用歌声把暮光填满。于是你将理解诸神言语的含义。然而，在峭壁转向南面之处，诸神背后坐着布瑞姆多诺。他是海洋中最古老的漩涡，咆哮着守卫他的主人。诸神把他永久地拴在被暮光照亮的大海海底，让他来守卫峭壁之后的森林之门。如果你能在这儿如你所说一般听到诸神的声音，那么你就能清楚地了解它们的含义。然而，当布瑞姆多诺把你和你的船只整个拽入深海之时，听懂诸神的话也帮不上你的忙。”’

“就这样，吉斯奈布对我说话了。

“我却说：

“‘哦，吉斯奈布，忘了那些森林之外那些被漩涡所守护的神明吧，如果你的小神像破了，你可以和我一起崇拜我妈妈做的小神像。千万年以前他曾

攻城掠地，但现在他已不再是一个狂暴的神明。向他祈祷吧，吉斯奈布，他便会给你带来安慰，带来牲畜的滋蕃，带来一个温和的春天，以及在最后给你生命带来一个平静的结束。’

“吉斯奈布却不以为意，只吩咐我去找一艘渔船和几个桨手。于是次日我们便乘渔船离开了胡恩之地。和我们一道的还有四个渔夫，他们划船，我掌舵，而吉斯奈布坐在船头，一言不发。我们向西划去，溯海岸而上。晚上我们抵达了峭壁转向南面的地方，暮光闪耀在峭壁与海面之上。

“我们在那儿转向南方，立刻就看到了布瑞姆多诺。正如国王死于战争后，有人会撕碎他的紫袍，把它分给其他的武士——布瑞姆多诺撕扯着大海。他有一只粗糙的手永远拽着大胆船只的风帆，让它们绕着自己旋转。所有敢于出现在这片海域的船只，都成了由他对沉船的贪婪所造就的古老灾难的纪念品，环绕着他坐下守卫主人之地。他另一只伸得远远的手则空着，一直上下挥动，让我们不敢靠近。

“只有吉斯奈布没有看见布瑞姆多诺，也没有听见他的咆哮。等到我们不敢前行之时，他命令我们从船上放下一条带桨的小船。吉斯奈布下到小船里，毫不在意我们的话语，独自划桨前行。在他面前，布瑞姆多诺发出一声压倒了船只与人群的胜利欢呼，而吉斯奈布一到达诸神身后，就向森林看了过去。夜晚的巢穴中放出暮光，彻底照耀他的面庞，照亮了他在到达诸神背后时眼里绽放的微笑。他在诸神为暮光照亮的峭壁之上找到了他们，他终于近距离地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清楚地知晓了它们的含义。在那真理最终清晰响起之地，从这充满怀疑与骗子先知的惨淡世界上，从所有被隐藏的含义里，他被布瑞姆多诺带走了。”

然而，当帕哈恩说完后，布瑞姆多诺那为了古老的胜利与倾覆的船只所发出的狂笑似乎依然回响在国王的耳畔。

十

然后说话的是隐士先知莫洪提斯。他住在一片人迹未至的深林中，伊拉纳湖也被闭锁在那片树林里。

“我曾经梦见，在所有海洋的西边，我于幻象中看到穆恩拉-欧河的河口。金色的大门将她守卫。透过那些守卫着神秘的穆恩拉-欧河的大门门上的栏杆，我看到金色帆船的闪光。诸神就在船上，来来回回地穿梭于傍晚的暮色中。我看到穆恩拉-欧是一条梦之河。夜里，她穿过回忆中的花园，当我们沉睡于旧日房舍斜斜的山墙下时，迷醉我们的幼年。穆恩拉-欧从内陆卷来她的梦境，使它们从金门下流出，流到荒原之中，流到无情的大海里。直到它们远远地拍打着低低的海岸，对南方的岛屿低唱古老的歌谣，或是对北方的峭壁吼出狂暴的赞歌；而在了无人迹的岩石边，那些梦境不会被人梦见，孤独地哭喊着。

“那里有许多神明穿越夏夜的薄暮在河中上上下下。在那儿，我看到兴邦之神坐在高大的金船中；在那儿，我看到壮丽之神坐在龙骨上嵌着珠宝的船中；还有恢宏之神与权利之神。我看到黑色的船只以及闪烁着钢铁光芒的战争之神，我听到当音律之神穿越穆恩拉-欧河上的暮色时，竖琴弦做的缆索上成排的银铃叮咚作响。穆恩拉-欧多么美妙！我看到一艘灰色的船只以蛛网为帆，被露珠做成的灯笼所照亮。一只大红公鸡立在船头，当黎明之神在穆恩拉-欧上航行时，它大大舒展开翅膀。

“诸神按惯例载着人们的灵魂驶下河流，把他们送往东边远处面对着穆恩拉-欧的世界。于是我知道，当权豪之神与兴邦之神乘着高高的金船驶下河流、把他人的灵魂带往东边之时，在众多船只的中央，猎手之神塔恩[注]的桦皮船疾驶而下，把我的灵魂载向世间。现在我知道，他在暮色中沿着河流的正中驶下，在众船之间安静地疾驶，挥舞着一把双叶的船桨。现在，我记起来，兴邦之神大船上闪烁着金光，权豪之神的巨大的船首凌驾于我之上，此时塔恩把右叶没入河中，左叶高高抬起，晶莹的水滴从桨上落下。猎手塔恩就是这样把我带到了隔着西面大海的面对着穆恩拉-欧大门的世界。因此，也就是在那儿，尽管我已忘记了塔恩，狩猎仍然日渐使我着迷，并把我带入了生满青苔之地，带入了黑森林。我与狼成了兄弟，我曾直视猞猁的双眼，我认识了熊；鸟儿冲我叫唤的声音似曾相识，我心中燃起了对大河和所有西边海洋深沉的爱意，对城市的不信任也滋长起来。我始终都没有记起塔恩。

“哦，身披紫袍的王，当您伴着盛景返回穆恩拉-欧河时，我不知道会有怎

样的大船会为您驶来，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桨手尊奉诸神的命令摇起船桨。但塔恩会为我等候在西面的海洋扑打世界边缘的地方。当岁月从我身上流逝，我对追猎的爱沉落，黑森林与苔地的魅力在我的灵魂中熄灭，在塔恩手握双叶桨等待之处，那浪花轻拍桦皮独木舟的声音将日益响亮。

“等到我的灵魂不再了解森林，也不再与黑暗中的生灵相亲，等到塔恩给予它的一切都已失去，塔恩就将带我返回，跨越西边的海洋，所有记忆中的岁月都闲散地漂浮在那儿，随波涨落。他再度把我带回到穆恩拉-欧河上。远在河流上游，当那些在夜里窥探的生物潜行在世上之时，我们或将追猎它们，毕竟塔恩永远都是一个猎手。”

---

1. 塔恩原文为Tarn，亦有山中小湖之意。（译注）

十一

然后乌尔夫说话了。这位西斯特拉美德斯的先知住在一座古时候被敬献给神明的神庙里。谣言猜测，诸神有时曾在接近傍晚的某个时刻漫步于此。但是时间之手摧毁了诸神的神庙，残酷地对待它，推翻了它的柱子，在它的废墟上留下自己的印鉴：如今，只有乌尔夫一个人住在那里。乌尔夫说："哦，王，有条河流从大地流出，流入一个强有力的海洋。它的海水席卷宇宙，它将巨浪抛掷到每一个星辰的海岸。它们就是人类的泪之河与泪之海。"

国王说：

"人类不曾写到过这一海洋。"

先知答道：

"难道泪水之多不足以在夜间爆发，冲卷睡梦中的城市？难道在暮光降临，四周一片宁静却又无人听闻之时，万家的悲伤不曾给泪河送去溪流？难道不曾有过希望？而它们全都被实现了吗？难道不曾有过征服与苦涩的失败？难道春去之时不曾有过花朵在孩子们的花园中凋零？眼泪够多了，哦，王，眼泪之多足以流出大地，汇成这么一片海洋；它又深又广，诸神也知道它，它将它的水沫抛掷到所有星辰的海岸上。您将乘坐一艘叹息之船沿着河流而下，穿越海洋。您周围的海面上将飞舞着人们的祈祷，它们扇动着洁白的翅膀，高高地飞在悲伤之上。那些无法帮助您留在扎坎德胡的祈祷，有时会栖息在缆索之上，有时会绕着您呼喊。远方的水面上，祈祷的翅膀上，照耀着一颗不可接近之星。没有手可以触碰它，没有人曾去过那，它不具实体，只有光芒，它就是希望之星。它遥遥地照在海面上，照亮了世界。除了光芒，除了这诸神所赐之物，它实属虚无。

"仅凭这颗星辰的指引，将为您所见的您周身的无数祈祷都飞向诸神的殿堂。

"叹息将吹送着您的叹息之船越过泪之海。您将经过低沉于海中的欢笑之岛与歌声大陆，它们全都被泪水浸透，它们的岩石为叹息推动的海浪淹没。

"不过您终将与人们的祈祷一起抵达诸神的殿堂。在那儿，由缟玛瑙雕成的诸神宝座环绕着诸神中最年长者的金王座。在那儿，哦，王，别想找到诸神，您只会看到时间的身形穿着他主人的斗篷倚在金王座上。他的双手

粘着鲜血，一把滴血的宝剑松松地垂挂在他的指尖，而溅上了鲜血的缟玛瑙王座上空无一神。

“他坐在他主人的王座上，懒懒地晃荡着他的剑，或用它残忍地击打人们的祷告。它们在时间脚边堆积成山，血流不止。

“曾经有一阵子，哦，王，诸神试图破解时间的谜题，有一阵子他们让他成了诸神的奴仆，而时间微笑着服从主人的命令，有那么一阵子，哦，王，有一阵子。不曾饶恕任何东西的他并未放过诸神，他也不会放过您。”

然后，国王在王之殿堂里悲哀地开口了，说道：

“要是我最终找不到诸神，是不是我最终也无法直视他们的面庞，看看他们是否仁慈？是他们把我送上了去往地球的旅程，在回程的时候，我想跟他们打个招呼，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返乡的王者，也是作为一个尊奉命令的人，这样的遵从值得被那些折磨他的人奖赏。我想要直视他们的面庞，哦，先知，向他们询问许多事情，我就会知道许多事情的原因。我曾经希望，哦，先知，那些对我的童年微笑的神明，那些在我年轻时于夜间的花园中说话的神明，在我最终去寻访他们时仍能持有权柄。哦，先知，如果这无法实现，请为我童年的诸神作一首伟大的挽歌，铸造银铃，让它们时常摇摆于我童年花园中生长的树木之间，你就在薄暮中唱这首挽歌：唱它，于低飞的蛾子上下舞动，蝙蝠刚刚开始从巢中探望之时；唱它，于河生白雾，灰烟淡薄，花瓣已合，万籁俱寂之时；唱它，于万物皆为白日哀恸之时，于宏伟的星光照耀之前，于壮丽的夜晚取代白日之前。因为，如果古老的诸神已逝，让我们在新的知识到来之前为他们哀悼，与此同时，整个世界仍在为失去他们而颤抖。

“因为，哦，先知，最终还剩下什么？我童年的诸神已逝，只有时间孤独地在宇宙中迈着大步，寒冷月亮，苍白星光。他用双手将遗忘之尘洒向大地，覆盖英雄之地，覆灭古老诸神的神庙。”

但当其他先知听到国王在殿堂中所述的悲哀话语，尽皆呼喊：

“并不是如乌尔夫所说的那般，而是像我说的那样——还有我。”

然后国王沉思良久，一言不发。而在城市房舍间的一条街道上，站着一群人。他们中有人曾常常在御前舞蹈，有人曾用美酒斟满嵌着珠宝的酒杯。他们在城市中耽搁了许久，希望国王或能赦免他们，再度用亲切的面庞看向他们，唤来美酒与歌声。次日清晨，他们将一同出发，探寻新的国度。他们在房舍间窥视，沿着长长的灰色街道向城中看去，最后看埃巴伦王的

宫殿一眼；舞女翩飞叶哭喊道：

“我们再也不能，再也不能飘上那雕饰的殿堂，舞蹈在国王面前了。正在观看先知术法的他，再也不会欣赏舞蹈的美妙了。奇异而又充满智慧的古老羊皮纸将他包围，国王将会忘记——当我们跳起万步之舞时，我们一齐旋转，裙摆飞旋。”

同她一起的银喷泉、夏闪电、海洋之梦，全都悲叹起她们再也无法以舞蹈悦君王之目。

伊斯坦[注]在宴会上端了五十年国王的酒杯。那酒杯上嵌着四块蓝宝石，每块都有眼睛那么大。当他对宫殿伸出双手，做出告别的手势，他说：

“不是所有预言、先见、察知的魔力都能与酒的力量匹敌。穿过王之殿堂的小门，你要走下一百级台阶，穿过许多道斜廊，然后才能到达地下阴凉之处，那是一个比殿堂更加阔大的洞穴。在蛛网的遮蔽下，那儿静置着桶桶美酒，可它们却再也无法令扎坎德胡的国王心生喜悦。多年以前，从葡萄藤的心中榨出了这些美酒。东边遥远的岛屿上，那些葡萄藤曾紧攥千万只手指，高高地攀缘在上，看看海洋、古老的船只和日后死去的人们，然后再度攀入泥土，被杂草覆盖。受到积年的湿气，有三桶酒长出了青苔。为了保护它们，一座城市牺牲了所有的守护者，房舍尽燃；随着岁月的流逝，那酒的灵魂里也更添烈度。旧日里，我曾骄傲地站在宴会之前，为蓝宝石酒杯中注满老王的烈酒。我看到国王饮下闪光的美酒后，眼中亮起光芒，面容愈发高贵，更加肖似他的祖先。

“如今，国王向他的先知寻求智慧，而过去的荣光与今日的喧嚣壮丽都陈旧黯淡，地位一落千丈，被遗忘在他的脚下。”

他说完以后，斟酒人与舞者都安静地凝视宫殿。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做出了告别的手势，转身离开。正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一个隐身于黑暗中的信使加快脚步向他们走去。

沉默良久以后，国王开口了：

“我的国度中的先知们啊，”他说，“你们的预言不尽相同，每个先知的发言都批驳其他人的话，因此先知们或许无法揭示智慧。但是，扎坎德胡最老的国王于这座城市建立之前，甚至于这座宫殿建造之前，就已在宫殿下埋下美酒，我命令，我的国度中无人可以对此提出质疑。我也将发布命令，立刻在这宫殿中举办宴席，这样你们就能够知道我的美酒的力量甚于你们所有的咒语，而舞蹈比语言更加美妙。”

舞者与斟酒人被召回了，随着夜晚流逝，宴席也铺排开来，所有的先知都奉命入席，萨曼、伊纳斯、莫尼斯、伊纳、萨恩、行旅之先知、佐尔奈德胡、雅门、帕哈恩、伊拉纳、乌尔夫。还有一位不曾开口、也未曾披露自己姓名的先知，他用先知的斗篷披覆着他的面庞。

先知们全都按国王的命令享受宴席，如普通人一般交谈，只有那掩藏着面容的先知不吃也不说。一次，他从斗篷底下伸出手来，轻触桌上众花中的一朵，那朵花便凋谢了。

翩飞叶进入宫殿，再度舞蹈。国王微笑了，翩飞叶也觉得快乐，尽管她并没有先知们的智慧。夏闪电在殿堂的柱子间倏忽往返，穿梭于舞之迷宫。银喷泉时而在国王面前鞠躬，时而舞蹈开来。老伊斯坦庄重地从舞者中间穿过，往返于洞穴与国王之间，眼中的神色却温和亲切。当国王饮多了先王的陈酒，他唤来海洋之梦，令她歌唱。海洋之梦穿过道道拱门，歌唱起一座由术法建造的珍珠岛屿：它伴着一片红宝石色的大海，远在南方，被犬牙交错的礁石守护着；世间的悲伤全都被拦截在礁石上，永远无法登上岛屿；低沉的落日始终染红海洋，照亮魔法之岛，夜晚永远不会来临；有人不停息地歌唱着，无尽地诱惑着某位国王的灵魂，他或许会受到诱惑，越过守卫的礁石，在珍珠岛上寻到安宁，从此他将免受侵扰，只看到悲伤在外围的礁石上被击打损毁。然后，南方之魂起身唱了首歌，歌唱一座始终试图触碰天空的喷泉：它的泉水注定将永远落回地面，直到最后……

当晨曦黯淡了群星，不知是因为翩飞叶的舞技，海洋之梦的歌谣，还是先王的烈酒奏效了，埃巴伦友善地令先知们离去。沿着被火把照亮的走廊，国王走进了空无一人的卧室，关起门来，突然看到一个披着先知斗篷的身影；国王知道，这就是那个在宴席上隐藏面容的先知，就是那个没有披露姓名者。

国王便说道：

“你也是一位先知吗？”

那身影回答道：

“我确为先知。”

国王说：“你知道关于国王之旅的任何事情吗？”那身影回答：“我知道，却从未言说。”

国王说：“你到底是谁，知道这么多事情，却不曾言说？”

他答道：

“吾乃终结。”

那披着斗篷的身影便大步离开了宫殿；而守卫们却无一见到，国王紧随其后，踏上了他的旅程。

---

1. 此处为Intahn，和前文斟酒人的名字伊斯坦（Istahn）不符，应为原文前后矛盾。为避免混乱统一为伊斯坦。（译注）

附录
诸神、造物列表

【主神】

玛纳-尤德-苏夏（MANA-YOOD-SUSHAI）：诸神与诸世界的创造者，简称玛纳（MANA）

【裴伽纳的诸神：次代神明】

基布（Kib）：诸世界生命的缔造者（1.4）

蒙（Mung）：裴伽纳与世界边缘之间一切死亡的主宰（1.8）

斯卡尔（Skarl）：击打太鼓的鼓手（1.1）

斯什（Sish）：时间的主人（1.6）

若恩（Roon）：前行之神（1.12）

斯利德（Slid）：流水之王（1.7）斯利德这位新神率领他的军队与诸神对抗（2.1.2）曾帮尹扎纳从海里捞起金求（2.1.3）

林庞-通（Limpang-Tung）：欢笑与吟游歌手之神（1.10）曾帮尹扎纳找回金球（2.1.3）

尤哈内斯-拉海（Yoharneth-Lahai）：梦境与幻想之神（1.11）驾着梦船在寂静之河上航行（1.29）曾帮尹扎纳寻找金球（2.1.3）

多洛兹汉德（Dorozhand）：命运之神（1.14）

霍德拉宰（Hoodrazai）：传说中的觉晓之神，传说他独自站在裴伽纳，不与任何神明交谈（1.15）

斯拉密（Sirami）：遗忘之神（1.29）

佐德拉克（Zodrak）：曾经是个牧羊人，后来成为了裴伽纳的诸神之一（2.24）

昂波洛登（Umborodom）：不明，曾帮尹扎纳夺回金球（2.1.3）

尹扎纳（Inzana）：诸神的女儿，即黎明（the Dawn）（2.1.3）

莫宁·扎伊（Morning Zai）：诸神中的最长者（2.1.14）

什莫诺·卡尼（Shimono Kani），诸神之中最年轻者（2.2.5）

【未知的神明】

命数（Fate）：太初之前与机遇在迷雾中掷骰（序）与机缘对弈掌控着诸神（2.1.15）（2.1.19）

机缘（Chance）：太初之前与命运在迷雾中掷骰（序）与命数对弈掌控着诸神（2.1.15,）（2.1.19）机缘在三岛休憩（2.1.10）

【裴伽纳之外的微神明】

皮祖（Pitsu）：他抚摸猫咪（1.12）

霍比斯（Hobith），他让狗平静（1.12）

哈巴尼亚（Habaniah）：发光余烬之主（1.12）

祖比博（Zumbioo）：灰尘之主（1.12）

老格利鲍（Gribaun）：坐在火焰的中心，把木柴变成灰烬（1.12）

基洛洛古（Kilooloogung）：炊烟之主（1.12）

贾比姆（Jabim）：破烂之主（1.12）

垂布吉（Triboogie）：黄昏之主，影子的父亲（1.12）

希什（Hish）：寂静之主，蝙蝠的父亲（1.12）

沃霍（Wohoon）：夜间的声音之主（1.12）

艾梅斯（Eimës）：艾梅斯河的河神（1.13）

扎内斯（Zänës）：扎内斯河的河神（1.13）

塞加斯特里昂（Segástrion）：塞加斯特里昂河的河神（1.13）

【“人”们相信他们是神】

琊（Ya）、哈（Ha）、斯涅格（Snyrg）：三个郁孜，分别为邪恶之主、疯狂之主和恶怨之主，他们被狒狒拜为神（2.1.5）

阿斯古尔（Asgool）、特罗达斯（Trodath）、司康（Skun）、鲁格（Rhoog）：先知肖恩所追寻的古老的诸神（寻找的痛苦2.1.8）

亚尼·扎伊（Yarni Zai）：亚尼斯的人们认为，一切都是在亚尼扎伊抬手时开始的（2.1.9）

雅恩（Yahn）：佐努的人们相信，雅恩即神，他是一位高利贷者（2.1.12）

尤玛（Yoma）、苍加利（Zungari）、亚苍（Yazun）、尤努（Yonu）、巴苍（Bazun）、尼蒂西（Nidish）、桑德拉奥（Sundrao）：穆丽汀的人相信他们是神，并为其雕像（2.1.13）

【先知】

亚丁（Yadin）：使命为寻求智慧（1.16）

约纳斯（Yonath）：第一位教诲人类的先知，他说“不要求知。”（1.17）

亚格（Yug）：他说：“我无所不知。”（1.18）

阿希热斯-霍特普（Alhireth-Hotep）：他写道：“阿希热斯-霍特普无所不知，因为他曾和蒙交谈。”(1.19)

卡波克（Kabok）：他曾轻视也惧怕蒙。（1.20）

云-伊拉拉（Yun-Ilara）：不惧怕蒙的牧羊人，他建了一座日暮之塔。（1.21）

阿布-林-哈迪斯（Arb-Rin-Hadith）：除却一神的万神庙的大先知（1.22）

因邦（Imbaun）：阿拉德克的大先知，他曾经距终结如此之近（1.2）

欧德（Ood）：欧德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先知都要伟大（1.28）

斯岚（Syrahn）：国王卡纳查的先知（2.1.7）

肖恩（Shaun）：崇敬古老诸神、痛苦寻找的先知（2.1.8）

伊容（Iraun）：亚尼斯的先知（2.1.9）

乌尔冬（Uldoon）：走进沙漠前往寻找诸神的秘密（2.1.14）

奥尔德（Ord）：看见了命数与机缘的对弈后四处告密，其灵魂被诸神制成南风（2.1.15）

萨曼（Samahn）：阿兹诺恩的金之神庙的大先知（2.2.1）

伊纳斯（Ynath）：坐在戈兰德胡神庙东门的先知（2.2.2）

莫尼斯（Monith）：阿穆恩雪峰上苍穹神庙的先知（2.2.3）

伊纳（Ynar）：水晶峰上的先知（2.2.4）

萨恩（Thun）：他并不居于神庙，而是过着远离众人的生活（2.2.5）

佐尔奈德胡（Zornadhu）：这位年老的先知弃绝了世人，在他的罂粟间行走。（2.2.7）

雅门（Yamen）：欧宾神庙的先知（2.2.8）

帕哈恩（Paharn）：胡恩之地的先知（2.2.9）

吉斯奈布（Kithneb）：胡恩之地听到诸神声音的先知（2.2.9）

阿宁-约（Arnin-Yo）：告诉吉斯奈布关于诸神背后及布瑞姆多诺的先知（2.2.9）

莫洪提斯（Mohontis）：隐士先知，他住在一片人迹未至的深林中，（2.2.10）

乌尔夫（Ulf）：这位西斯特拉美德斯的先知住在一座古时候被敬献给神明的神庙里（2.2.11）

【神秘的概念】

时间（Time）：在本书中既可表现为抽象形态：马纳造出众神时，众神坐

在时间的中央（1.2），又可表现为具象形态和拟人形态，如：斯什的猎犬、诸神的猎犬（1.6），以及诸神的仆人（2.1.1），钟点的主人（2.1.16）（2.2.6），同时时间也是手持利剑的国王之旅的终结者（2.2.11）

钟点（hours）：躺在凯伊的洞穴尘土中（2.1.7）时间派钟点去攻击世界（2.1.16）拍打着翅膀的“时间的仆人”（2.2.6）

死亡（Death）:诸神创造了生死（1.2），蒙把死亡降到百兽头上却无法令它们灭绝（1.3），当你最为渴望死亡的时候，斯利德或许不会忘了把它赐给你（1.7），蒙之徽印（1.8），死亡与祈祷（1.10）国王、先知与死亡（1.27）蒙的断离之剑的名称，在末日之战中与老猎犬时间对决（1.30）死亡有三个孩子，分别是饥荒（Famine）、干旱（Drought）和瘟疫（Pestilence）（2.1.5）

干旱乌博儿（the drought Umbool）：平时在非洲沙漠中，曾受蒙之托，大败三个河神（1.13）

生命（Life）:诸神创造了生死（1.2），基布是诸世界生命的缔造者（1.5），你的哀愁将在生命断绝时消失（1.8）

诸世界（the Worlds/ worlds）：诸神创造了诸世界与恒星（1.2）

郁孜（Yozi）：恶灵。三个郁孜来到裴伽纳，读了诸神权柄上的四个字便拥有了神力；狒狒向他们祈祷，于是变成了人（2.1.5）

莫萨恩（Mosahn）：末日之鸟（1.30）

因拉纳（Imrana）：寂静之河，始于裴伽纳，终于诸世界之外的寂静之海（1.29）

凯伊（Kai）：凯伊在山洞口放哨，把守着过去的时光（2.1.7）

采尼·摩（Zyni Moe）：一条小蛇，诸神秘密的守护者。（2.1.14）

布瑞姆多诺（Brimdono）：诸神背后坐着布瑞姆多诺，他是海洋中最古老的漩涡，咆哮着守卫他的主人（2.2.9）

穆德拉-欧（Munra-O）：梦之河（2.2.10）

【次代神明的造物】

（拟人形象）

恒星（Suns）：诸神创造了诸世界与恒星，点亮了天穹中的星宫（1.2）

地球（the Earth）：思考者（1.2）

月亮（the Moon）：凝视、守望者（1.2）

闪耀者（the Bright One）：彗星，除了人以外的探寻者（1.2）

北极星（the Star of the Abiding）：休憩者（1.2）

太阳（the Sun）：太阳升起，照耀他所见的万物（1.26）

人类（man）：基布从兽类中造出了人类（1.3）

海洋（the Sea）：斯利德的灵魂在海洋中（1.1.7）

北风（the North Wind）：若恩对北风耳语，于是他不再停驻（2.1.3）驻守极地的北风把金球带回去，还给了黎明（2.1.3）

南风（the South Wind）：由先知奥尔德的灵魂制成（2.1.15）给黎明尹扎纳讲起故事（2.1.3）

东风（the East Wind）：给黎明尹扎纳讲起神庙的传说（2.1.3）

西风（the West Wind）：从远方带来了关于灰衣旅者的消息（2.1.3）

黎明（the Dawnchild）：诸神的女儿，名叫尹扎纳（Inzana）（2.1.3）

廷塔根（Tingtaggon）：世间最古老的山，诸神在创造大地之初创造（2.1.2）

萨达斯利昂（Sardathrion）：诸神的休憩之所，诸神梦中的大理石之城（2.1.1）

日蚀（the Eclipse）：与黎明抢夺金球（2.1.3）

夜晚（the Night）：与黎明抢夺金球（2.1.3）给早晨讲故事（2.1.11）

早晨（the Morning）：听夜晚讲故事（2.1.11）

地震（the Earthquake）：独居在大地之魂所在的地方，他震垮了藏着金

球的大山（2.13）

***

（没有灵魂或没有性别的事物）

裴伽纳（Pegana）：裴伽纳没有热、没有光；除却斯卡尔的鼓点，也并无声响；裴伽纳更是一切的中心（1.2），因邦对众人说：“裴伽纳是一片洁白之地，每座峰顶都住着一位神明”（1.25）

沃纳斯-玛怀（Wornath-Mavai）：地球上最美的花园（1.6）

海水/大海（the sea）：斯利德率领万千洪波形成了大海（2.1.2）（在大海还没有灵魂时，原文中用的是it-它）

兽类（beasts）：基布的造物（1.3）

【既不是神明也不是野兽的东西】

特洛古尔（Trogool）：一本记载所有已发生之事和即将发生之事的伟大的书，坐落在诸世界的边缘，牠的一个名字叫做《万物纲纪》（1.16）